



了凡四訓講記
淨空法師講述

改造命運
運心想事成

釋淨空



老實念佛



聖人之所以成聖



者無他勤於講學勇
於改過而已其教化衆生
貢獻社會亦無他勤教
學勇改過耳

淨空學



九九年八月

序

袁了凡先生生於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享年七十四江蘇吳江人本名袁黃字坤儀早年被孔先生將一生命運算定後遇雲谷禪師為其開示「命自我立」之學遂改別號學海為了凡了凡先生盡其一生實踐改過積善之法成為世人行善修德改造命運的傑出典範

了凡四訓是先生為教育子孫後代所寫的四篇家訓文理俱暢豁人心目清末民初印光大師竭力提倡因而流傳甚廣成為後人積善累德改造命運的經典淨空早年受教於朱鏡宙老人復印證於印祖畢生奉行深受利益是為解救今世眾生劫難之不二法門又為佛門信解行證入佛境界之大根大本也願與我同倫共勉之淨空時年七十有五

了凡四訓講記新版略序

《了凡四訓講記》過去由^上淨^下空導師講解全文，由淨宗同修聽打音帶整理成文字稿，經導師刪改，並題字為「改造命運，心想事成」，已大量印製流通。今華藏淨宗學會四眾同修發起再印導師最近在大陸深圳鳳凰電視台所講的《了凡四訓》，由華藏講記組校打、整理、重新印刷流通。這一部講記有補充前面講記之處，導師講經的境界，同一部經每一次講的境界都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境界的提升，從年年不同、月月不同，到現在日日不同。若讀新的講記，再看以前的講記，有相得益彰之效果，願有緣大眾見此書，再細閱之，必能更深入經義，不但現前能改造命運，念佛往生淨土亦是很大的助緣，將來生西必蓮登上品，是為序。

末學 悟道於台北二〇〇三年一月七日

目次

前言

壹：印光大師序文講記

印光大師序文原文……………

一

印光大師序文講記……………

七

貳：了凡四訓講記

了凡四訓原文……………

一二九

了凡四訓講記……………

一六九

叁：俞淨意遇竈神記講記

俞淨意遇竈神記原文……………

四三一

俞淨意遇竈神記講記……………

四三九

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了凡四訓講記

淨空法師講述

淨空法師於二〇〇一年四月十六日於鳳凰衛視講《了凡四訓》，為時五日。華藏講記組親聆音帶，摘要記錄，順文整理，草成此篇，供養讀者。

前言

《了凡四訓》對我的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說影響了我一生。我非常愛好這本書，常常讀誦，也講過不少遍。往年所講的跟現在所講的在境界上當然有些不同，但是依舊可以做參考。

當年印光大師極力提倡《了凡四訓》、《安士全書》和《感應篇

彙編》，而且流通量很大，我感到非常驚訝！印祖是佛門大德，淨宗一代祖師，為何不流通佛經，而流通這三部書？我認為其中必有大道理。因為中國在近一個世紀，捨棄了中國傳統文化，而佛教也衰微到了極處。雖然儒與佛是世間純正之法，但是疏忽的時間太久了，如果再以儒跟佛來教化眾生，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才能收到效果。因此，印祖才採取因果教育，這真是印祖真實智慧與無盡悲心的表徵。

現前世界上，每個國家社會都動盪不安，我愈發覺得因果教育之重要性。因果教育最好的教材，無過於《了凡四訓》、《安士全書》和《感應篇彙編》。若以因果教育為基礎，無論出家、在家決定能得殊勝成就，也因此啟發我宣演這三部書。

了凡先生姓袁，名黃，字坤儀，江南吳江縣人，生於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公元一五三五年，距今四百多年。這本書是了凡先生教導兒

子的四篇家訓。我們從中觀察，改過自新也是相當辛苦的事情，特別是前二十年很辛苦，到晚年功夫成熟，斷惡修善也就愈來愈容易了。

印光大師為《了凡四訓》寫了一篇序文，這篇序文非常重要。序文開端說：「聖賢之道，唯誠與明。」「誠」是真誠，真誠是一切眾生的真心本性。「明」是智慧，這種智慧也是我們本具，不是外來的。一個人如果能用真心本性處世，就稱為聖人，在佛法稱為佛菩薩。由此可知，佛聖與凡夫的差別，在於用心不同。佛聖用真心處事待人接物，我們則用妄心。真心純善！《三字經》云：「人之初，性本善。」大乘經講：「一切眾生本來成佛。」本來是佛，現在為什麼不是佛？因為我們現在不用真心，用妄心。妄心就是虛情假意，妄心造無量無邊的罪業。用真心，這是無量無邊的功德、福德。世間人求福，多半不知道福是從真心流露出來的，一切災禍都是妄心變現的。佛儒教學的目的，就是教導我們捨妄心用真心，這是基本的道理，印祖一開端

就為我們指示出來。

所以，儒佛的教學都是從「誠敬」開始，一分誠敬自然流露一分智慧，十分誠敬流露十分智慧，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過去、現在、未來，超越時間、空間，這樣的智慧德能你就有了。

但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華嚴經》云：「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這種智慧、德能和相好，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它是平等的；「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這句話告訴我們，今天我們把本有的智慧（本明）變成了無明、妄想，把無量德能變成分別，無量的相好變成執著、煩惱，這是迷而不覺。迷而不覺是凡夫，覺而不迷是佛菩薩，所以凡聖在一念之間。

可是我們迷得太久，無量劫來迷失了真心本性，一直都是用妄心行事。妄心，最基本的就是以為有一個「我」。《金剛經》云：「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有」就是執著、分別，

如果我們還分別有個我，執著有個我，就不是菩薩。祖師大德教我們從「根本修」，根本就是執著「我」，把執著「我」這個錯誤的觀念修正過來，就是從根本修。從根本上修正，就得要放下自私自利、名聞利養、五欲六塵、貪瞋痴慢，菩提道上，一帆風順。

從古至今，修行的人很多，他們不是不用功，不是不努力，他們也用了許多的時間和精神，但是一生得不到成就。原因何在？「我」沒有放下，起心動念自私自利，所以道業寸步難移。古往今來，祖師大德成就的因素何在？無非是放棄自私自利，起心動念為社會大眾著想，念念行行幫助一切大眾離苦得樂。

現前是古今中外歷史上一個大動亂的時代，人活在世間非常可憐，富貴人家縱有千億財富，或貴為總統、國王，身心都不安。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很可悲，但是也很幸運。為什麼可悲？我們不幸生在這個局勢動亂的時代，一生沒有安全、沒有幸福可言，這是可悲。幸運的是

生在這個時代，如果我們能看得破、放得下，不隨波逐流，修養道德，幫助社會，這是成就自己無邊功德的大好機會。

印祖指示我們從《了凡四訓》做起，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所以，我們把這四篇文章當作古文來讀，當作功課來做，字字句句細心研究、觀察，怎樣落實到自己的生活、思想、行為上，我們就得受用。從這個基礎再入佛門，必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印光大師序文講記

印光法師序文原文

聖賢之道。唯誠與明。聖狂之分。在乎一念。聖罔念則作狂。狂克念則作聖。其操縱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縱任也。須知誠之一字。乃聖凡同具。一如不二之真心。明之一字。乃存養省察。從凡至聖之達道。然在凡夫地。日用之間。萬境交集。一不覺察。難免種種違理情想。瞥爾而生。此想既生。則真心遂受錮蔽。而凡所作爲。咸失其中正矣。若不加一番切實工夫克除淨盡。則愈趨愈下。莫知底極。徒具作聖之心。永淪下愚之隊。可不哀哉。然作聖不難。在自明其明德。欲明其明德。須從格物致知下手。倘人欲之物。不能極力

格除。則本有真知。決難徹底顯現。欲令真知顯現。當於日用云爲。常起覺照。不使一切違理情想。暫萌於心。常使其心。虛明洞徹。如鏡當臺。隨境映現。但照前境。不隨境轉。妍媸自彼。於我何干。來不豫計。去不留戀。若或違理情想。稍有萌動。即當嚴以攻治。剿除令盡。如與賊軍對敵。不但不使侵我封疆。尚須斬將奪旗。剿滅餘黨。其制軍之法。必須嚴以自治。毋怠毋荒。克己復禮。主敬存誠。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蘧伯玉之寡過知非。加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與之相對。則軍威遠振。賊黨寒心。懼懼滅種之極戮。冀沾安撫之洪恩。從茲相率投降。歸順至化。盡革先心。聿修厥德。將不出戶。兵不血刃。舉寇仇皆爲赤子。即叛逆悉作良民。

上行下效。率土清寧。不動干戈。坐致太平矣。如上所說。則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克明明德。誠明一致。即凡成聖矣。其或根器陋劣。未能收效。當效趙閱道。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即不敢爲。袁了凡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獨擅其權。受持功過格。凡舉心動念。及所言所行。善惡纖悉皆記。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初則善惡參雜。久則唯善無惡。故能轉無福爲有福。轉不壽爲長壽。轉無子孫爲多子孫。現生優入聖賢之域。報盡高登極樂之鄉。行爲世則。言爲世法。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可自輕而退屈。或問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推極吾之知識。必使一一曉了也。何得以人欲爲物。真知爲知。克治顯現爲格致乎。答曰。

誠與明德。皆約自心之本體而言。名雖有二。體本唯一也。知與意心。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實則即三而一也。格致誠正明五者。皆約閑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其檢點省察造詣功夫。明爲總綱。格致誠正。乃別目耳。修身。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倘自心本有之真知。爲物欲所蔽。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若能格而除之。則是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矣。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方能誠意者。則唯博覽群書。遍游天下之人。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能博覽閱歷者。縱有純厚天資。於誠意正心。皆無其分。況其下焉者哉。有是理乎。然不深窮理之士。與無知無識之人。若聞理性。多皆高推

聖境。自處凡愚。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或善或惡。各有其報。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惡不出身口意三。既知因果。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帝天。不敢稍萌匪鄙之心。以自干罪戾也已。此大覺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然狂者畏其拘束。謂爲著相。愚者防己愧怍。謂爲渺茫。除此二種人。有誰不信受。故夢東云。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夫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須知從凡夫地。乃至圓證佛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者。皆自棄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惡因。常受惡果。經塵點劫。輪轉惡道。末由出離之流也。哀哉。聖賢千言萬

語。無非欲人返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德。不致埋沒。親得受用耳。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縱情。縱畢生讀之。亦止學其詞章。不以希聖希賢爲事。因茲當面錯過。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文理俱暢。豁人心目。讀之自有欣欣向榮。亟欲取法之勢。洵淑世良謨也。永嘉周群錚居士。發願流通。祈予爲序。因撮取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意。以塞其責云。

一、利根直探心源——頓修

聖賢之道。唯誠與明。

祖師的這篇序，這兩句是總綱。『聖』可以稱為佛，『賢』可以稱為菩薩。我們通常講「三賢十聖」——十住、十行、十迴向的菩薩，是賢位的菩薩；初地以上至十地菩薩，則稱為聖。我們要想成佛、成菩薩，從綱領上講，就是這兩個字——誠與明。八萬四千法門，無論修什麼法門也離不開這兩個字，離開這兩個字，方向就錯了，就是常言說的盲修瞎練。我們如果能守住這兩個字，這就是菩薩道，也就是聖道。

怎樣叫做『誠』？誠很不容易做到。在佛法裡講『誠』，就是「定」；『明』就是「慧」。誠是體，明是用，《金剛經》、《楞嚴

《經》裡面說得很多。『誠』就是如來藏的性體，就是常住真心，在菩提心裡面講，就是直心。佛在《無量壽經》裡，給我們說的「至誠心」，就是『誠』的意思。

『明』是智慧，對於一切事相、一切事理，都能夠通達明瞭而沒有錯誤，叫做『明』。所以『明』在我們初學佛的人來說，就是省察的功夫。我們要常常反省、檢點、觀察，而後才能做到改過，才能夠做到積善。改過與積善，在世尊教法中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要建立在『誠』、『明』的基礎上。我們如果沒有誠明，就不曉得什麼是惡，什麼是善，那還談得上改與積？唯有誠明的人，才懂得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要改惡，要修善。所以，『誠』也就是自淨其意。誠明兩個要同時具足，即誠而明，即明而誠，就是佛法裡講的定慧雙修，修到定慧不二的時候，自自然然就證果了。證的什麼果呢？聖道當然就是證得聖果——無上菩提；也就是《華嚴經》上講的無障礙法

界——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聖果。所以祖師在這裡給我們一語道破：『聖賢之道無他，誠明而已』。不但整個《了凡四訓》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可以說世出世間法都是以這個為根基。所以說《了凡四訓》教給我們什麼？就是教我們『誠』、『明』這兩個字。

聖狂之分。在乎一念。聖罔念則作狂。狂克念則作聖。

『聖』就是聖賢人；『狂』就是凡夫、愚昧狂妄之人。愚狂之人和佛菩薩的分別在什麼地方？祖師給我們指出來，在於『一念』；一念可以說就是上面的『誠』與『明』。以下祖師引用《書經多方章》的兩句話：

『聖罔念則作狂』，簡單的講，佛菩薩如果失掉了覺察，就是凡夫。『罔念』就是失掉覺察。『念』是覺察，『罔』是失掉、沒有了。《大乘起信論》裡面講：「一念不覺而有無明。」罔念就是不覺；起

了無明，聖人就變成凡夫。

『狂克念則作聖』，『念』是覺察，『克』是克服。凡夫要是念念覺悟，他就是佛菩薩，可見得凡夫與佛菩薩，不過就是迷悟一念而已。由此可知，覺察的功夫太重要了！在佛法裡講，就是「照」的功夫。「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就是誠，「照」就是明。誠而明，寂而照；明而誠，照而寂，聖凡分別就在此地。

其操縱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縱任也。

『操縱得失之象』，『操』是操守，『縱』是放縱。我們要是操守，聖賢之道就可以得到了；我們要是失掉了操守——放縱、放逸——我們就得不到了。這種現象，好比『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因為我們無始劫以來，就把操守失掉了，生生世世

都是放縱，而養成了放縱的習氣，現在叫我們操守，很難提得起來。因此真正有志要想修聖賢之道的人，就不可不勉力操持了，這就要帶一點勉強。誰勉強你呢？你得要自己勉強自己，要勉勵自己奮發自強，不可以稍生縱任。

須知誠之一字。乃聖凡同具。一如不二之真心。

剛才已說過，『誠』是體——宇宙萬法的理體；就是常住真心，也就是《楞嚴經》所說的如來藏性。四聖六凡皆是依據如來藏性。藏性雖然隨緣現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但藏性確確實實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來不去。我們再作一個簡單的比喻，我們每天照鏡子，鏡子好比真心，清淨光明；鏡子裡面所照的影像，好比真心照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無論照好的相、醜的相、善的相、惡的相，鏡子的體從來沒有變過。性體亦然，所以凡聖同具不二，隨緣不變，這是『真心』。

明之一字。乃存養省察。從凡至聖之達道。

『存養』的『存』，是講我們的存心，『養』是修養，『省』是反省、省察。我們要是能不斷地在這裡存養反省，我們就可以從『凡』夫達到『聖』賢的果地。這是把超凡入聖的原理、原則，給我們指出來了。

然在凡夫地。日用之間。萬境交集。一不覺察。難免種種違理情想。警爾而生。

我們現前是博地『凡夫』，既然在凡夫地位中，我們很少會用誠明的功夫。在日常生活當中，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一不覺察』，就會做錯事。一不覺察，內心生起愚癡煩惱，貪、瞋、癡、妄等等的邪念，忽然發動了，這是意業；身與口，免不了要造種種罪業。為什麼

有這些呢？因為我們沒有覺察。如果能覺察，就不會有貪、瞋、癡、妄。我們想想看，有幾個人會用？會用覺察，就是我們常講的提起「觀照功夫」，觀照功夫叫覺察。《金剛經》裡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我們如果能在日用平常，依經訓的標準觀察內心、外境，絕不會起貪瞋癡妄，這叫誠與明，這叫行菩薩道。《楞嚴經》裡有兩句經文「觀相原妄，觀性原真」。這八個字，我們要能夠時時刻刻提得起來，境界相一現前，根塵相接觸的時候，立刻就覺悟到「相」是虛妄，「性」是真實的，就不會有妄念，不會有貪瞋癡慢了，這就是「覺察」，也就是前面講的省察功夫。這一點我們千萬要記住，不能錯會了意思，如果覺察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這樣你覺察一百年，也還是一個凡夫，那是不覺，這就是會用功和不會用功的區別。我們讀誦大乘經論，有沒有受用，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依經中的教訓去做。

此想既生。則真心遂受錮蔽。

我們不能覺察善惡、是非、利害，『則真心遂受錮蔽』。佛經常講，真心被無明煩惱蓋覆住了，「如金生鏽，如鏡蒙塵，一片天真遂為人欲所蔽」。金、鏡子，比作真心。生鏽、蒙塵比作貪、瞋、癡、無明；有了這些東西，一片天真遂被人欲所蔽，這個意思是五欲六塵把我們的真性蓋覆住了。

而凡所作爲。咸失其中正矣。

我們的所作所為失掉了『中』與『正』，都是偏，都是邪；既偏且邪，就落於小人肆無忌憚之一路。我們想一想，我們現在所作所為，是不是偏與邪呢？要說我們偏見，我們就不高興；說邪行，我們也不高興。自己要檢點自己，如果自己時時被外面境界牽著鼻子走，如何

能得到中與正呢？自己要明瞭、要曉得、要承認，這才叫勇。勇於認錯，勇於改過，這是超凡入聖的根本。

若不加一番切實工夫克除淨盡。則愈趨愈下。莫知底極。徒具作聖之心。永淪下愚之隊。可不哀哉。

祖師這幾句話，都是為發心想學聖學賢的人所講的。既然發心想學聖學賢，就一定要做『切實工夫』，這裡著重在『切實』兩個字。

『克除淨盡』，克除五欲六塵、偏邪之見，不但要除，還要除得乾乾淨淨。如果不能夠把這些偏邪的知見去乾淨，就愈趨愈下沒有底極。

我們一定要曉得自己有過失，要發心改過自新，能改過才叫「大勇」。我們中國聖人所講的三達德——「智、仁、勇」，與佛講的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樣的。誰是真發菩提心？誰具足三達德？能夠承認自己過失，能夠改過自新的人，這才是真正的菩薩，真正聖賢人。否則

我們依舊是悠悠泛泛，如這裡所講的『徒具作聖之心』。『徒』是徒然；指有心，但沒有去做。我們想成佛、想成菩薩，但日用心行並不像佛菩薩的想法，永遠是個妄想。

前面說修聖賢之道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能改過修善，必然是造惡積惡；積惡愈積愈深，那有不沉淪的道理！『永淪下愚之隊』，入了下愚那一隊去了。這對於一個發菩提心，已經聞到佛法，知道發心，知道佛法功德利益，而不能夠確實去修證的人，實在太可惜了！

然作聖不難。在自明其明德。

成佛作祖難不難呢？成佛作祖這樁事情，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問題是我們肯不肯做。諸位同學，這次啟講，感觸很深！我讀此書是在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五三年）前，如今我講經已經講了十八

年，講《了凡四訓》是頭一次，應當在二十年前就要講了；以往都是在大乘經典裡面兜圈子，好高騖遠，建的是空中樓閣，沒有好好地在基礎上下功夫！二十年前我就看過印光大師這篇文章，雖然是看了，沒有看清楚，沒有把它當一回事，也不覺得很重要。一看《了凡四訓》是世間法，是父親教訓兒子的，講的話還不錯，還有點道理，就不再去理會它了。現在二十幾年下來，都搞的空中樓閣，一事無成。回頭再看這本小冊，大徹大悟，才曉得這是無價之寶。

這本書是大小乘的基礎，沒有它，大小乘都落空。我們現在要作聖，確實不難，從這裡打基礎。我們把這個道理明白了，在日常生活照著去做，命運立刻就會改過來。大家要能好好的做，三個月就能見效了。祖師告訴我們為什麼作聖不難呢？因為在『自明其明德』。這是《大學》上的一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本性，也就是前面講的誠與明。「明德」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人人本

具照耀天地之真心。明德上面再加一個『明』字，可見這個明德，現在是不明。為什麼不明呢？被五欲六塵的煩惱所蓋覆住了。我們想作聖，只要把我們的明德恢復就行了。換句話說，把本來的明德上面那些障礙、蒙蔽去掉，我們的明德就恢復光明了。

下面是教給我們明明德的方法。

欲明其明德。須從格物致知下手。

『物』是物欲，是對於物質上生起種種貪求的欲望，我們把它歸納為五欲六塵。『格』是格正；司馬光解釋『格』為格殺。格殺什麼呢？格殺五欲、貪、瞋、癡、妄念。尤註為「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之謂」。明明德要從這裡開始，這就是佛法常講的「放下萬緣」；『格物』就是放下萬緣。萬緣是什麼呢？「萬緣」就是物欲；物欲障礙我們真心，障礙我們清淨心，如果我們不能將它放下，不能將它格正，

清淨光明的覺性就不能透出來。

『致知』就是看破，我們得要有智慧，『努力覺照，勿令昏散之謂』。這裡的『知』，不當一般的知識講，這個『知』是覺的意思，尤註註得很好——『覺照』的意思，就是前面所講『明』的意思。『致知』是覺照，念念覺照，這是真實學問，『格物』是真實功夫；『看破』是真實學問，『放下』是真實功夫，要從這裡下手。

倘人欲之物。不能極力格除。則本有真知。決難徹底顯現。欲令真知顯現。當於日用云爲。常起覺照。不使一切違理情想。暫萌於心。

這裡再細說功夫與學問的方法。『倘』之一字是假設，假設人欲之物，如果不能極力的格除——拿佛法來講，就是放下再放下，徹底地放下。這確實是很難，有人對錢財放得下，對名利放不下；有些人

名放得下，利又放不下。換句話說，五欲六塵總有一兩樣放不下的。世間法放下了，出世法也要放下；極力格除，除到乾乾淨淨。

《楞嚴經》說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說得相當精闢。空、不空如來藏，都是給我們講這個道理。為什麼要我們徹底放下，因清淨心中一法不立。要真正做到像禪宗六祖惠能大師所講的「本來無一物」，就是此處講的「極力格除」，格除得乾乾淨淨，心裡面一物不存，一法不立。這時真如本性裡的般若智慧、光明就現前了，本有真知就透出來了。真正的智慧是我們本有的，不是外面求來的，像明鏡一樣，明鏡的光明不是外面來的，是它自己本來有的。鏡子上面的灰塵蓋得很厚，失去照的作用，只要把灰塵去掉，便恢復它「照」的作用。「能照」是鏡子本來的，並不是我們給它的。聰明智慧是本來具有的，心地愈清淨，智慧就愈高。心愈淨、愈定，智慧就愈大，這是一定的道理。

我們看一個人的心定不下來、靜不下來，心裡一團糟，這個人絕

對沒有智慧。世出世間法是一樣的，辦大事的人，心常常是靜止不動的。什麼境界現前，他都能如如不動，這樣的人才有智慧光明，才能把事情處理得恰到好處。如果事情一臨頭，心裡就慌亂，這種人絕對成不了器。我們要開智慧，就要從定境中下手。所以我們要是不能夠極力格除物欲，本有的真知沒辦法現前，亦難徹底顯現。換句話說，我們本具的般若智慧，我們有一分格致的功夫，智慧就透一分；有十分的功夫，就透十分的智慧。智慧的顯現，就以我們格致功夫的深淺而定。

『欲令真知顯現，當於日用云為，常起覺照。』這句話也就是教我們平常用功的方法。『日用云為』就是日常生活，從早晨起床到晚上睡眠。就在日常生活當中，長期不斷覺照，就是使覺照的功夫不要間斷。為什麼呢？覺照的功夫一間斷，無明就起來，煩惱就現前。我們覺照的功夫提起來的時候，無明沒有了，煩惱也沒有了。煩惱好像

霜露一樣，覺照就像太陽一樣，太陽一出來，霜露就溶化了，煙消雲散了。可見得這覺照的功夫，對我們是非常的重要。

『常起覺照』，重要是在『常』字。偶爾的覺照我們也有，就是不能保持『常』這個字。其實覺照的功夫，在我們現在的人來講，有五分鐘、十分鐘，就很不容易了。我們自己想想，在一天當中，有沒五分鐘、十分鐘的覺照？恐怕從早到晚，一剎那也沒有。但我們聽經的時候，也許會有一點，在認真聽講的時候，會有一點覺照的功夫。但是離開講堂以後就又忘掉了，功夫又提不起來。如果不常常聽經、看經的人，單單燒香拜佛，恐怕一生當中，難得有幾次覺照現前。失去覺照的現象，就是『違理情想』。『理』就是指前面的『誠』與『明』，『真心不二』之理。也就是《楞嚴》所講的「相妄性真」之理，《金剛經》所講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違背這個理，一定是落到情識一端去了。『情想』起來就是分別執著，這時候就是「識」。

作主了。理是「性」，情是「識」。換句話說，轉本性成阿賴耶識，成為情想。轉真如本性成阿賴耶識，就是「轉聖作狂」了，這是大大的顛倒。祖師在這裡教導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提起覺照功夫，『不使一切違理情想，暫萌於心』。不要常有違理情想，連暫時有這個現象，也不可以。由此我們可體會得古人常講「不怕念起，只怕覺遲」的深意。「念」就是違理情想，我們不要怕，怕的是沒有覺照。只要有覺照，違理情想立刻就煙消雲散，常住真心就立刻又恢復光明。

「如此則庶乎處暗室無虧，履平地若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不驚。」這是尤註舉幾個例子，說我們心安理得。也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提得起觀照的功夫，雖處暗室也不做虧心事，因為我們的心地永遠是清淨光明的。

常使其心。虛明洞徹。如鏡當臺。隨境映現。但照前境。

不隨境轉。妍媸自彼。於我何干。來不豫計。去不留戀。

這幾句話，對我們修行人作用太大了。我們為什麼被境界轉呢？所謂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這是我們不會修。印光祖師在這裡，才傳授我們看家的本事。首先叫我們『常使其心，虛明洞徹』。心要虛、要明，『洞徹』兩個字是形容虛明的。心裡不能有一物，也就是不能有牽掛，不可以有執著。為什麼不可以有呢？因為真心裡本來沒有。凡是心裡有牽掛、有分別、有執著，都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裡面沒有這些。我們要覺悟，心裡有牽掛，就要想到這錯了。妄心在用事，就要認識這是妄心，不是自己的真心。

『如鏡當臺』，心好像明鏡一樣。『隨境映現』，隨著外面的境界映照。古人講：「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時候的外國人，我們稱作胡人。外國人走到鏡子的前面，鏡子就現一個外國人的影相。

「漢」是我們中國人，中國人在鏡子面前，現的是中國人的影相。事實上鏡子裡，並沒有漢跟胡，鏡子裡面空空洞洞，什麼都沒有，它可以隨著境界而現像。雖隨著外境現像，『但照前境，不隨境轉』；它只是照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並不能轉變它，因為它永遠如如不動、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心地裡頭一物也沒有，無牽無掛。如果說看到鏡子的像，覺得這像不錯，把它畫上去，那就染上了，就為境界所轉了。

我們現在很可憐，隨著外面境界轉。眼見色，為色所轉；耳聞聲，為音聲所轉，一點都作不了主。古人把這樣的人比喻作老牛，牛被人用一根繩子穿在鼻子上，牽著走；叫他到東就到東，到西就到西。我們現在，鼻子就被五欲六塵牽著走，我們想想看可不可憐！為什麼呢？就是我們自己的心作不了主宰。我們不知道，真心是不動的、是空寂的、湛然的、靈虛的。換句話說，我們自己不認識自己。禪家話頭裡

面，有參「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就是自己本人，我們不知道。沒找到本人，把假的當作真的，真的完全不知道在那裡，迷失了。外面境界相與我們有沒有干涉呢？沒有干涉，正如同明鏡現像一樣。

『妍媸自彼』，『妍』是美好，『媸』是醜陋。鏡子照的像，美也好、醜也好，與鏡子何干呢？並不相干。所以我們自己的心就是一面鏡子。神秀大師所講：「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五祖也很讚歎，因為初學的人能夠這樣用功，也就不錯了。我們自己要常常想，我們這個心像明鏡一樣，照雖然照，一塵不染。好、醜、香、臭是外面的境界，我之心如鏡子，實在不染，如如不動，我們初學能夠這樣用功就不錯了。雖然這不是第一義，也算是第二義，與第一義就相差不遠了。《楞嚴經》所謂的第二月，捏目所見的第二月，而不是水中的月影。所以把心比喻作明鏡台，是第二月，也就相當難得了。

所以外面五欲六塵的境界，確確實實與自己心性沒有關係，這個道理要是明白了，自然『來不豫計，去不留戀』，這有多自在，多自由！境來的時候沒有歡喜心，也沒有期望我要等待著它；去了，心裡也沒有煩惱，不留戀。就像明鏡照物一樣，來的時候，明鏡沒有歡喜；去的時候，也沒有煩惱。幾時我們六根對外面六塵境界，能做到這樣，我們在佛法裡面，基礎算是打好了。好像蓋大樓，地基已經打好了。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如如不動，這是何等的重要！當然我們都想得到這樣的功夫，可是話說回來，這個功夫真正的修學起來，又談何容易。難與易，在於我們自己的誠心，如果我們誠心去做，就不難；假如我們放縱地去做，那就難了。我們不認真，馬馬虎虎地做，很難有績效。下文是祖師教給我們對治的方法。

若或違理情想。稍有萌動。即當嚴以攻治。剷除令盡。

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心裡面妄想分別、貪瞋癡慢的念頭，只要一動，馬上就要對治。這種念頭一動就是病。在這一動念時，立刻就下針砭，要治療它是很容易辦得到。必須要想法子對付它，『剷除令盡』。

如與賊軍對敵。不但不使侵我封疆。尚須斬將奪旗。剷滅餘黨。其制軍之法。必須嚴以自治。

這個比喻很好懂。把煩惱比喻為『賊』，這是佛經常用的比喻；六種根本煩惱，也稱之為六賊，因為它能賊害我們的真心本性。把我們真如本性裡的功德智慧都障蓋住，而不能現前，所以把它比喻為賊。也有的地方，把六塵比喻為賊，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若心執取，這些也能染污我們的真如本性。所以對待煩惱，對付五欲、六塵，正『如與賊軍對敵』一樣。我們要是不能克服它，它就要戰勝

我們；換句話說，不是它投降，便是我投降。我們要能夠戰勝了，我們就是聖人，就是佛菩薩；要是敗了，就是凡夫，還是在六道輪迴，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所以對付五欲、六塵，要像作戰一樣，不但不能叫它侵犯我們的本性，而且要把它消滅得乾乾淨淨，這功德才能算圓滿，才能夠成就。『其制軍之法』，就是平素對自己的訓練，自己訓練成一套看家的本事，來對付五欲、六塵，對付無明煩惱。

以上是修行理論的依據——祖師教我們破除妄念的方法，應當常使我們的心『虛明洞徹，如鏡當臺』。如果做不到，怎麼辦呢？印祖又教我們，應當在妄念剛剛動的時候，就要覺悟，才能把妄念止住。所以好比作戰一樣，不但我們要阻止敵人侵入我們的疆土，而且還要把敵人消滅乾淨。一般講，掃除賊寇當然要靠兵力，而平素練兵，要『嚴以自治』。換句話說，一定要嚴格自治。

毋怠毋荒。克己復禮。主敬存誠。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蘧伯玉之寡過知非。

怎樣『嚴以自治』呢？在古人當中，舉三個具體的事例給我們看。我們要想道業上有成就，在德學上有所建樹，看看古人是怎樣做的。首先教我們『毋怠毋荒』，『怠』是懈怠（懶惰），『荒』是荒廢，這是求學修道很大的障礙。懈怠、荒廢必然不能成就，這兩點首先要戒除。可是這兩點確實很不容易戒除，十個人中恐怕就有五、六個人有懶惰的毛病。我們怎樣才能對治懶惰呢？如何對治荒廢？對治的方法，就是要從『克己復禮』做起，首先克服自己的毛病，就是前面所講的兩大毛病——懈怠、荒廢。

『主敬存誠』，這是老法師教誡學人，成敗關鍵的所在。就在『誠』、『敬』。如果內有誠，外有敬，確實毛病就能克服了。真有

這樣的志氣，有這樣的決心；再做不到的話，那就學古人。尤註說得好：「顏淵善用克己工夫，恪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聖訓。」

這是孔夫子教給他的，顏淵之所以能夠成就，就是得力於這四句話，他能夠守得住。「禮」是講節度，不能超過也不能不及，凡事都要合乎禮節。這四樁事情，在佛法裡面講，就是類似四威儀，此處特別注重視、聽、言、動都要合乎禮。在今日環境之下，相當麻煩，為什麼呢？現在大家不講禮，也沒有禮。換句話說，我們視、聽、言、動，沒有標準。

古書裡面《禮記》、《儀禮》是周朝的禮；《二十五史》的《禮樂志》，是各朝各代的禮。現在我們民間，有一些婚喪的禮節，還守著滿清時代的禮法。目前講到守「禮」就相當難了，現在政府公布的國民生活須知，就是現代的禮，我們要遵守。但是所訂的可以說是綱

領，不夠週詳。學佛之後，佛門裡面有禮節，有生活的標準，就是「戒律儀規」。在家有在家的律儀，出家有出家的律儀，那是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訂的禮，比世間的禮更為詳細、更為週密。我們視聽言動都應該遵守這個禮，因為律儀之禮是凡、聖的區別。我們要想超凡入聖，就應當要學習。我們讀《了凡四訓》，就能找到最好的標準，不學佛的人，要找到禮的標準，在現代社會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曾子之三省』，《論語》裡面就有記載。曾子是孔夫子的學生。尤註：「每日以為謀不忠、交友不信、傳授不習，三者密密在身心上勘驗去。」

曾子每天反省三件事：

第一、別人拜託我們辦的事情，我是不是盡心盡力的做到了。「忠」就是忠實，盡心盡力的做到。也許有人會說，今天沒人託我辦事，如果這樣說那就錯會意思了。比如說，你是一個公務員，長官交

代你辦的事情，就是別人託我辦事。要是經商，或是做一個店員，你是不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忠職守，把事情做好呢？縱然是出家人，也不例外。在寺院裡，常住有執事，做當家，或者做知客。今天是不是把自己的職務，盡心盡力做到圓滿了，都屬於這一條。

第二、交友不信。你對待朋友，有沒有守信。換句話說，有沒有信用。

第三、傳授不習。「習」是溫習、複習。老師教你的，你有沒有溫習，有沒有照著做。「習」有溫習、實習的意思。曾子也是了不起的人，他的成就就是靠每天以這三樁事情，來反省、來檢點自己。

『蘧伯玉之寡過知非』。「蘧伯玉是衛國的大夫，春秋時候的人，名瑗，字伯玉。年二十，已始行返省工夫」。這就很難得了，二十歲就覺悟了，就不迷了。天天反省，天天檢討，每一天都是這個樣子。所以說「逐日如是，日日自檢」。天天反省，天天檢點，他才曉得每

天都有做錯事情。事情不怕做錯，怕的是不知道，知道就能改過自新。蘧伯玉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改過遷善，常見前非。至五十歲時，猶追咎四十九年之非」。人家的功夫就做得貫徹到底，不是做一天、兩天，一年、兩年。只要活一天，這種『克己復禮』的功夫，就要做一天。這是祖師舉出來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也正是袁了凡先生自己取法的榜樣。祖師在序文裡提出來，也教導我們學習。

加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與之相對。則軍威遠振。賊黨寒心。懼罹滅種之極戮。冀沾安撫之洪恩。從茲相率投降。歸順至化。盡革先心。聿修厥德。

這還是從比喻上來說。『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是形容戒慎恐懼的樣子。中國大陸，黃河流域一帶，冬天都結冰，人可以從冰層上走過去。如果冰結得很薄，走的時候，就要步步小心，

一不小心就會沉下去，比掉在水裡還危險。掉在水裡面還可以游得出來，掉在冰層裡，那是游都游不出來。所以在薄冰上走要小心謹慎。深淵是像蘇花公路，看那萬丈懸崖，人走在那裡得小心謹慎，絲毫不敢大意。以此形容修心、養性、求學，都應該要有這樣的態度。以這個態度，與妄想、雜念來相對；好像你自己練精兵，與敵人相對一樣。

『軍威遠振，賊黨寒心』，這是從前面比喻說的。只要你自己能『主敬存誠』，能做到『克己復禮』，一切的邪思自然都不能侵入。好比賊兵，看到對方有這樣好的訓練，這樣好的士氣，不必打，賊兵就投降了，從此以後就洗心革面。邪念與正思惟，從體上講是一個，並沒有兩樣。「體」是一個，「相」不同。「體」是什麼呢？在《楞嚴經》裡面講是如來藏性，隨緣現相；此處講是『盡革先心，聿修厥德』。這是指人人本具的明德，明德就是《楞嚴》裡面講的如來藏性。只要我們有修德，性德就能現前，這樣才能轉凡為聖。

將不出戶。兵不血刃。舉寇仇皆爲赤子。即叛逆悉作良民。

賊『寇』，譬喻七情五欲種種的妄念；『赤子』，譬喻真心、明德、如來藏性。可見得我們只要有修德，煩惱就變成了菩提，「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這要有修德，才能真的明瞭。覺悟時，煩惱原來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這個比喻好懂。賊寇投降了，洗心革面，他就是良民，就是好的老百姓。這個道理在大乘經論裡面講得多，這裡我們就不必詳細說明了。

上行下效。率土清寧。不動干戈。坐致太平矣。

『上行下效』，還是從比喻上說。什麼叫『上行』呢？上行是從根本上修，就是修心；在大乘經論裡面講的三如來藏，就是此處講的上行，是從心地下手——心正了，行就正了——而不是在枝枝葉葉上

著手。諸位想一想，顏子的四勿，當然就做得圓圓滿滿。如果心不正，勉強去做，向枝葉上尋求，功夫還是不得力，所以會修行的人從心地上下手。

『率土清寧』，『率土』是指心地，就是比喻心地清淨，罪障就消除了。罪業要想消除，實不容易！我們造作罪業不是一生一世，無始劫以來，生生世世都在造罪業。固然我們常常講懺除業障，能懺除得了嗎？幾個人懺除了？為什麼懺除不了？因為都是在枝葉上用功夫。好比鋤草，把上面剪乾淨了，根沒有挖掉，過兩天又長出來了，這就是永遠沒有辦法懺除得盡的道理。在家禮佛、念佛、拜懺，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不夠，再去請幾位法師，拜幾天《梁皇懺》，罪業就懺掉了嗎？好比草長得快，找個人來修剪修剪，沒有除根。除根的懺法，別人幫不上忙，不但別的法師，就是佛菩薩來了也幫不上忙。那怎麼辦呢？要自己去做。幾時心清淨了，無始劫來的業障都消除了。所謂是

「罪業如霜露，慧日能消除」。無始劫來的罪業，好比霜、好比露水一樣，心清智現時霜露就消除了。

如果我們心地不清淨，業障就沒有法子消除乾淨，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們的心地沒有達到究竟清淨，但是我們向清淨的路上走。心地清淨一分，就消除一分的業障；清淨兩分，就消除兩分的業障，不是沒有效果；到了究竟圓滿的清淨，那就成佛了。無始劫以來的業障全都消除了，這叫做真正的修行。我們會不會呢？要是不會，下面祖師再舉聖人用功的方法來教我們。

如上所說。則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克明明德。誠明一致。即凡成聖矣。

這是孔子的話，實在講與佛陀教我們沒有兩樣。這幾句話，我們好好的記住。從那裡做起？從『格物』做起，從『致知』做起。尤

註說：「因攻治罪過而覺照。」『物』是指物欲，拿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指物質的誘惑。『格』是拒絕的意思，『格物』就是你要有能力拒絕物質上的誘惑。由此可知，五欲六塵包括在『物』字裡面，五欲六塵誘惑我們六根，我們六根跟它格鬥，要能夠抗拒它，不為它所動，不為它所誘，這就叫做『格物』。我們想想，我們六根要被六塵所動搖，那裡還有智慧！沒有智慧，就迷惑了。要是有了智慧，就不會被物欲所動搖；所以格物之後，才能致知，正知正見才能現前。這一個『知』就是智慧，本性裡面的智慧，而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為什麼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因為這是從格物裡面得來的；世間聰明才智，沒有格物的功夫。可見得這個『知』，即是佛法裡面講的「覺照」，就是這個功夫。

『由致知而克明明德』，尤註說：「因覺照而回復本具真心，照耀天地之本能。」這就是我們的『明德』，在佛法裡面就是恢復了本

性，是禪家所說的明心見性。我們要知道，明心見性，孔夫子也做得。為什麼他能做到？功夫路子正確。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誠意，由誠意而正心，所以才能明心見性，而後發揮全體大用；大用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夫子所教誡的，就是菩薩道！後世人不

如孔子，為什麼不如？不懂得格物兩個字怎麼講法。你看後來的大儒，將格物看作研究物質的道理：研究物理，變成現在的物質科學——完全用分別心、執著心、妄想心去研究，觀察外面的境界、物相，那麼怎麼能見性呢？怎麼能得到真智慧呢？換句話說，怎麼能得到聖人的智慧？可見一個字錯解了，根本一錯，後面完全都錯了。格物就是「格正物欲」，古大德司馬光就是這個說法。他是宋朝的宰相，也是個學佛受了菩薩戒的在家大居士，他的講法與佛法的講法沒有兩樣。

『誠明一致』，祖師在這一篇序文裡面，一開頭『聖賢之道，唯誠與明』，就把這兩個字標出來了。誠明要一致，這就成聖了。『誠』

是定、是體；『明』是慧、是用，誠明一致，就是定慧等用，也就是體用不二，這才能證入。佛法裡面講證、講入，《華嚴經入法界品》說的不二就叫入。誠就是明，明就是誠，誠明不二；誠是體，明是作用。我們應當從那裡修起？要從『誠』字修起，誠了就會放光明。若要從『明』上修起，就不容易，相當之難。明瞭這個道理，可見得千經萬論、無量的法門都是叫我們修定，修定就是叫我們學誠。

前清曾國藩先生解釋『誠』字，他的定義是：心裡面沒有一念的時候叫做『誠』，動了一念就不誠了。心裡面一念不生，這是定，在佛法叫做『三昧』現前。可見得儒家並不是不懂，他懂這個道理。可是現代人對這個字的真正意義，還有許多人不知道，說到『誠明』，都覺得我很誠心，以為自己心很誠，以為自己很明，看東西大概不會看錯。一天到晚胡思亂想，他還以為很誠了，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過失。沒有顏回的反省功夫，沒有曾子、蘧伯玉每天檢點自己的功夫，

自己有了過失還不知道，所以沒有成就。如果曉得自己的過失，天天改進自己的過失，得到「定慧等用」、『誠明一致』的時候，我們就不知不覺轉凡成聖，證得聖果了。

二、鈍根斷惡修善——漸修

其或根器陋劣。未能收效。當效趙閱道。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即不敢爲。

『根器陋劣』，是指「夙障深重之鈍根眾生」。這是過去世造的罪業太多、障礙太重，這一類的眾生不容易入道。那怎麼辦呢？還是要自己努力認真去做。再舉出一位前賢來做榜樣，叫我們學他。是宋朝人，他姓『趙』名抃，『閱道』是他的號。他的官階做到御史，要以現在的政治體制來說，相當於監察委員。他「彈劾不避權倖，時稱鐵面御史。游宦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合郡晏然。以太子少保致仕」。「致仕」就是現在說的退休。退休的時候他的官階是太子少保，太子少保就是太子的老師。「卒諡清獻」。清獻是諡號。

我們中國古人所謂蓋棺論定，死了以後棺材板蓋下去，皇帝給他一個評語，這個評語是代表他的一生。他這個諡號很好，「清獻」就是一生清高。他一生，「為人長厚，存養功深。日間所為事，每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這是他了不起的所在，也是鐵面御史他能得到的道理。這個人不做虧心事，每天白天做的事情，到晚上就穿著做官所穿的衣袍帽子，慎重焚香禱告天帝，報告自己今天白天做了些什麼事情，每天都是如此。我們想一想，他要是做了壞事，他就不敢禱告了。天天如此，天天不敢做壞事。「晚年學道有得，臨終與後人訣別，神智不亂，安坐而歿。有趙清獻集刊行於世。」他的文章流傳到後世，《趙清獻集》收在《四庫全書》的集部。這是祖師提舉他給我們做一個好榜樣，叫我們學他。

『日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帝』，他是焚香禱告天帝，我們做早晚課，是不是也將一天所作所為，在佛菩薩面前禱告回向呢？我們今天

做了些什麼事情，不敢告者就不敢為。這一個辦法，對一個業障深重的人，很有效。可見得我們過去世的業障深重也不怕，怕的是自己不肯發憤，不肯立志；真正肯發憤立志，佛慈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不管什麼樣根性的人，即使業障再重的，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有做不到的事情！成佛作祖，不是求人幫忙，這事要問自己。上面講的這三重對治方法，上根當然容易，中下根性，乃至於業障深重的人也有辦法。這一段，可以說把改過自新、超凡入聖的事理都說個大概了。

袁了凡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獨擅其權。

袁了凡先生的《四訓》裡，《立命》篇只是個引子而已，好像我們一般經書裡面所講的序分；《改過》、《積善》是屬於正宗分；末

後《謙德》等於是流通分。這三分最重要的是改過、積善兩篇，就是佛法所說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是《四訓》的宗旨所在。真能做到，命確確實實是自己建立的。

我們要扭轉自己命運，改造自己的體質，只要如法的做，快的，三個月就能辦到。再慢，就是講業障深重，三年一定見效，可見得不難。我們願不願意改造自己的命運？這一種效果，說老實話，比佛講的一切經典還有效。而這一部《四訓》，所謂的理論與方法，給諸位同修說，完全是依據佛經說的。看起來雖然不是經論，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當做經論看。這也是印光大師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大力流通的道理。

『福自我求』，那一個人不想求福呢？求得到求不到呢？答案是求得到。如果懂理論，懂方法，如理如法，便能自求多福。若不明道理，不懂方法，誤以為初一、十五到廟裡面去拜拜，燒幾枝香，供養

幾根香蕉，福就來了，那有這種道理！做了惡事還敢求福，昧著良心做惡得來的財富，一百萬拿了一萬來供佛修福，以為這樣就修了很多福報了。老實說，昧著良心得一百萬，即使一百萬都做了福，也抵不過罪業，我們要明瞭這個道理。真正的福報是什麼？「心地清淨」就是最大的福報，這是福德的根基。心地不清淨，做一天的善事，縱然有福，也是「有漏福報」，有漏的福報還是業障，可見心地清淨，是多麼重要！所以祖師一開口就提出『誠明』，你看看多要緊！

『誠明』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基礎。如果沒有前面誠與明兩個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是世間有漏福報；縱然是做，所得到的很有限。我們想一想序文開端兩句，用意就很深了。這兩句話就是佛教大意裡的「自淨其意」。千經萬論，十方諸佛菩薩教化眾生，總綱領就是這三句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心地要清淨，要做到一塵不染，要做到如如不動。才能談得上光明磊落。

而後斷惡修善，這才是成佛作祖的根基。

仔細看看序文，看看袁了凡居士的修持，與趙閱道的辦法相類似。趙閱道是將一天所做所為，焚香報告天帝。袁了凡將一天所為，無論做的善事惡事，都把它記在功過格上。了凡一生就是做這個功夫，以此來檢點自己身心，改造自己的命運。讀了《立命》這一篇，我們就可以看到袁了凡是一個業障深重的凡夫，他能改造，我們為什麼不能改造？我們當然能改造，而且要比他更殊勝，我們這一生的成就，應當要超過他才對，因為我們的機緣比他好。

受持功過格。

『受持功過格』，『受持』，依法受持也；『受』是接受，『持』就是依教奉行、保持不失掉的意思。現在有許多人把這兩個字錯解了，比如說，有人『受持』《金剛經》，誤以為只要每天早晚念一遍，就

是『受持』《金剛經》。如果我們要『受持』《了凡四訓》，打開書本，把《了凡四訓》念一遍，而一天的所作所為與《四訓》的道理全不相干，這就錯了，既沒有『受』，也沒有『持』。

千萬不要說早晨把《金剛經》在佛菩薩面前念一遍——我今天交了差，這是自己騙自己。受持《金剛經》最低限度，要認真去破四相，照《金剛經》的道理、方法來修行，在日常生活當中運用這個道理、方法時時起觀照，於一切境緣中，學習不住相布施，這才叫『受持』。天天不斷，年年不斷，這是『持』的意思。希望我們自己，大經大論有機緣要多聽，阿賴耶識裡面多落一些善根種子，能依教奉行實在不容易；我們應該從受持《了凡四訓》做起，這個比較不難。『受持』兩個字是真正做到的意思。真做到就有效果了，所以說快則三個月，命運就能改變，業障深重的，三年一定見效。

尤註說：「功過格一書，規定一切善惡行為，應得功過數量。」

須有能力辨別善惡，大的善事功就多，幾十功、百功；小的善事一功、二功，自己記。大的惡事有百過、十過；小的惡事一過、兩過，自己要天天記。要有恒心，不要記三兩天，把功過格一丟，算了！太麻煩了！那就不能成功。了凡居士有耐心，天天記，讀後面《四訓》就明白了。不但他自己記，他的夫人也是如此。她不識字，用鵝毛管點朱砂，功點紅的，過點黑的，她用這個辦法去記。我們想想看，不識字的人，她也能修，也能改造命運。

「先賢如周濂溪、朱晦菴、邵堯夫及韓魏公、蘇文忠公，俱受持此格，信受奉行。」這幾位都是過去的大儒，韓魏公是韓琦（宋朝的宰相），蘇文忠公是蘇東坡，這些人都是這樣來受持功過格，是我們要認真學習的。我們現在要真正發心來受持的話，可以參考幾種過去的功過格，如蓮池大師的《自知錄》、《感應篇》、《德育古鑑》等書以為依據。著重他的精神，配合現代的潮流，自己可以修定一冊適

合自己用功的功過格來受持。不能完全依照古代的格式內容，那會增加許多無謂的煩惱，反而不好了，因為現代生活意識和古代不同。

凡舉心動念。及所言所行。善惡纖悉皆記。

只要『起心動念』，隨時隨地都要記載。『所言所行』，『言』是言語。言語有善有惡（功過格裡記得詳細，而《戒經》裡只說綱領），不妄語是善，妄語是過。十善裡將妄語分開為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四條——這是善，反過來就是惡，但是都沒有功過格上記得詳細。這是教我們要依照功過格來修行，目標很明顯，希望善日增而惡日減。自己記載自己知道，是不是善功天天增加，過惡天天減少呢？如果是這樣，就有進步，就值得歡喜了。假如我們的善天天少，過天天增加，那就不是福了，倒過來就是災難不遠了。《太上感應篇》說得好，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是福是禍都是我

們做出來的。福是我們自己修的，禍也是我們自己召的。自己召的惡，怎麼可以怨天尤人呢？一有怨天尤人的念頭又是過——唯恐自己過太少，還得大量的去增加，那裡能得到福報現前呢？

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

這兩句話我們要是聽到不甚歡喜的話，再把它改兩個字，我們警覺性就提高了。「福」日增而「災」日減，這就歡喜。福報天天增加，災難天天減少，當然歡喜。我們要曉得，禍與福是從果上講，善與惡是從因上講的。佛說的話，真的一點都不錯，眾生畏「果」，他不怕「因」。善、惡無關痛癢，不要緊！沒關係！要講到禍福了，不得了！這個事情大了！菩薩比我們凡夫聰明，菩薩畏因，那怕是一點點的小善事、小惡行，都戰戰兢兢非常謹慎的斷惡修善。要曉得，善的果就是福，惡的果就是禍害、災難。這是勸我們學袁了凡，依照功過格來

信受奉行，像這樣才真正叫學《了凡四訓》。

初則善惡參雜。久則唯善無惡。故能轉無福爲有福。轉不壽爲長壽。轉無子孫爲多子孫。現生優入聖賢之域。報盡高登極樂之鄉。

這是說袁了凡依照功過格修持，他一生的感應事實。最初修行的情形，是『善惡參雜』。了凡修的是這樣，我們去修也是這樣，所以不要怕。最初修的一定是善惡參雜，我們每天記下來的，有善有惡，混雜在一起。慢慢的善多惡少，幾時做到『唯善無惡』，功過格一打開都是善沒有過惡，只要做到這一天，命運就轉變了。換句話說，三個月做到，三個月就轉變；三年做到，三年就轉變了。怎麼轉法呢？我們那一天功過格一打開，只有善沒有過了，從那一天開始，命就轉過來了。袁了凡就是這樣改造命運的，了凡福報很薄，可是他『轉無

福為有福」。

了凡也轉壽命，孔先生給他算，說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結果他活到七十多歲。壽命操縱在自己手上，『轉不壽為長壽』，他也做到。他命裡沒有兒子，後來有兩個非常好的兒子，『轉無子孫為多子孫』，他都做到了。我們讀《四訓》，可以看到真是有求必應。那麼我們現在有求，為什麼求不應？要是打開自己的功過格一看，每天還有那麼多的黑點，怎能求得感應呢？不可能感應。到沒有黑點，沒有過失了，我們看看有沒有感應。那個時候，我們才真正的相信，佛在經上講「佛氏門中有求必應」。「現生優入聖賢之域」，現在我們這個身體，還沒有捨報的時候就可以做聖賢了，『聖賢』是指世間的聖人、賢人。『報盡』，捨報之後；當生『極樂之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尤註說：「吾人現生無論貧富貴賤，智愚榮辱等等，無非夙業所

驅，緣熟斯來報盡便休，人身難得易失，若不急趁命光未遷謝時，勤修善業以自救拔，倘一墮落設欲再得人身，不知經歷幾何年月矣！如之何不懼。」

我們現在生在這個世間，富貴也好，貧賤也好，無論是愚，或是聰明才智，世出世間那些大覺的人告訴我們，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過去世修得的，是夙業所召的。由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人生並不是一世就完了。我們總要記住，一世的光陰非常的短促，真正是數十寒暑彈指就過去了。四十歲以上的人，對於這個體驗，都相當的深刻。讀到祖師的教訓，當然比年輕人的感受要來得深，這就是有了幾十年親身的經歷。尤其在這一本書裡面告訴我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是我們要學、要記住的。明瞭這個事實真相，在日常生活當中就要記住，我們要修福，要培福，要惜福，福報才能享之不盡。好比我們耕種，今年有收成了，還要繼續準備明年的種子。如果不懂得修福，

不懂得培福，也不知道惜福，縱然用盡心機，所得到的一切享受，還是屬於宿世的福報。

譬如說我是個出家人，想出種種的花樣，來引誘大家來供養我。俗話常說：「和尚不作怪，居士不來拜。」來拜——把你們的錢財送來給我，這是偷盜的行為。這樣得來的錢，還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本來就有的。命裡沒有，作怪，居士還是不去拜。可見得來拜、來供養的，還是命中注定的，絕對沒有無因之果。這個福報，就是不用作怪的手法，機緣也會慢慢的成熟，慢慢的受用。用了這些手段，只是使機緣提前成熟，只不過是做增上緣而已，但是福報享盡就沒有了。這好比在公司裡面服務借支薪水。你要不借支呢？按月給你，月底一到公司就發給你，你的生活很穩定。我今天想個理由借錢，把一年的薪水都借過來，花得很自在，幾個月花光了，但是後幾個月就要受貧窮之累了。所以這些道理明白之後，我們敢不敢再作怪呢？敢不敢再想

花樣呢？縱然想盡了花樣，得來的還是命中有的那一份，這要明瞭。

我們不但不借支、不透支，更要常常積蓄。怎麼積蓄？就是要改過修善、積功累德。若能「離一切相，修一切善」，則有求必應了；這幾句話是《了凡四訓》最重要的效用。教我們初學的時候，大家都一樣，了凡居士也不例外，開始的時候很難，善惡參雜。初學的方法，還是用功過格。對於業障輕的人，他可以不必要，因為他每天起的惡念少，善念多；對於業障重的人，每天起的善念少，惡念多，功過格就很重要了，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功過格一打開，看我今天起多少個惡念，起多少善念，做多少惡事，做多少善事。一日之中善多，還是惡多，天天比較，月月比較。如果大家要這樣認真去做，我想三年之後，就可以做到『唯善無惡』。心裡面不起念則已，一起念就是善，不會再有惡念。到這個時候，就是佛法裡面所講的「有求必應」相應。本來福薄，現在福報現前了。福報從那裡來呢？因就是行善。善

有善果，惡有惡報，善惡報應絲毫不爽。你要以為沒有報應，那就大大的錯了，決定是有報應的。也許有人會問，我起心動念都是善，為什麼我的報應不好呢？那自己就要明瞭，應是過去世的罪障太重了。現在幸虧是修善，要是不修善恐怕連人身也保不住，眼前受這一點小苦，正是消過去世的重罪，佛經裡常講的「重罪輕報」。所以對於因果報應的道理，要深深地相信，不可以有疑惑。我們讀過《四十華嚴》，裡面所講的十種惡人，就是教導我們自己檢點。換句話說，首先我們要明瞭，什麼叫善，什麼叫惡；萬萬不要把惡事當作善，把善事當作惡，那虧就吃大了。自己造罪業，還以為自己在行善、積功累德，那就太冤枉了。

所以世出世間的學問，無非是叫我們辨別善惡、辨別是非、辨別真妄、辨別邪正，這才叫有學問。真有學問的人，他才能轉無福為有福，轉不壽（短命）為長壽。這幾樁，都應驗在袁了凡自己身上。

了凡沒有福報，壽也沒有，命裡沒有兒女，這些他都轉過來了，這是說的世間法。我們不能輕視世間法。為什麼呢？假使世間法裡我們要求都求不到，還有障礙轉不過來，出世間法就沒有指望了。因為出世法的善根福德，要比世間法的善根福德高得多了，我們自己修的善根福德，連世間法的水準都夠不上，那麼出世間就不必講了。

因此《了凡四訓》一書，我們要認真的去修，將來的效果，自然更殊勝了。現在照這樣修，現在就是聖賢。完全照這樣去做，即是世間的聖賢；要用佛法的修持，就是出世間的聖人，所以說『現生優入聖賢之域』也。『報盡』是說我們這一生的壽命，這一期的業報盡了的時候，你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也可以上品上生。你修淨土才能得力，才能用得上功。尤註裡面所講的警惕話，我們自己要認識、要明白。佛給我們講的，我們人生在世，為的是什麼？是酬過去的業——「人生酬業」。換句話說，人生就是來受果報的，過去世造的善多，

這一世就享福；過去世造的惡業多，這一生就要受苦報，怎能怨天尤人呢！

俗話講要認命——我們命該如此。如果單單講認命，這是很消極的；雖然消極，給諸位說，真能認命，他不造業，比那些不肯認命，在跟命運掙扎，再造無量罪業的人，還是要殊勝得多。佛法不是消極的，而是教我們如何來改造命運，指示我們改造命運正確的理論與方法。我們看《了凡四訓》多麼積極，袁了凡先生舉心動念、所作所為，積極的在改造命運，這一點我們要懂得效法。

「人身難得而易失」，佛經裡說似「須彌穿針」，這是講機緣的不容易。須彌山很高，從須彌山頂放一條線，在山下放一根繡花針，那條線下來剛剛好就穿進針孔。諸位想想看，就是放一百條線，有沒有一條能穿得進去？不要說須彌山，就說我們講堂在三樓，若從窗口上垂一條線，底下叫一個人拿一根針來穿穿看，看看能不能穿進去一

條？佛告訴我們，人身失掉了，再要得人身，就像那須彌山上穿針，剛剛好穿進了。給諸位說，那不是僥倖，經上給我們說得非常清楚，在這一生當中，五戒不缺，來世才能得人身。五戒，單單講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些戒條聽起來很容易懂，實際上不容易。這個裡面有微細的行相，有開、遮、持、犯，如果不明瞭，怎麼能守呢？怎麼能持戒呢？所以稱為戒學，要好好的去學習。

不殺生裡面包括些什麼？應當怎麼做法。不偷盜裡包括些什麼？不是說我沒有當小偷。上面所講的，凡是用欺騙手段得來的，如要花樣使人家來供養的，都是偷盜行為，這些微細相真正是難持。我們也常常見到，譬如在普通信封裡面，寄一張鈔票，不必掛號，這也是偷盜——偷郵政局的郵資。機關團體公司裡用的信紙信封是公事用的，我們私人拿來寫信，也是偷盜。天天在幹偷盜，還以為我持不偷盜戒很清淨，談何容易！換句話說，凡是有意無意侵佔到別人的財物，就

是偷盜行為，就犯了偷盜的戒。戒律這些細相，我們不知道，犯了還不曉得。所以持戒不是簡單的事情。五戒要能條條不缺，能達到六十分以上，來生才能得人身。五戒怎麼修呢？依功過格去做，就是教我們受持五戒；不照功過格修，五戒怎樣持好！從前的功過格有三、四百條之多，太繁瑣了，也不容易受持。古大德再把它歸納、簡化，大概也有一百多條，我們能照這個修學就很好了。尤註是砥礪自己、警惕自己，要知道人身難得，得來實在不容易；既然得到了，就要好好的修行，不要把這一生空過了。所以，趁著現在身體康強的時候要努力，求一條自新自救的道路。如果這一生沒有修成功，人身就失掉了，那就不曉得要到那一生、那一劫，再能得到人身。因此，我們學佛要從根本上修，如有時間，大乘經典也要抽一些時間來看看。為什麼呢？可以破除我們的疑惑，增長我們的信心。

在理論上，大經大論講得透澈，像《華嚴》、《法華》、《楞

嚴》、《深密》、《涅槃》這一些大經，有機會要涉獵涉獵，至於修行還是要從《了凡四訓》下手。為什麼我們要多看大經、多聽大經呢？是為了增長學問，才不至於得少為足，尤其是《華嚴經》，此經所講的要義就是「世出世間法沒有兩樣」。例如在《甘露火王》這一章講得很明白。做一個國王，應該作為眾人的君、親、師，對於全國老百姓所做的善與惡，他要負很重的責任。如果全國老百姓都行善業，這善業的功德是歸於國王的領導有方，所以國王所得的福報不可思議。但是他如果教導無方，老百姓要是造作罪業，那他的罪就比大海還要深。因此，世出世間法展現在一個團體裡，團體的領導人就很重要了。

我們現在把範圍縮小，就說一個家庭，你是一家之長，一家所造的善與惡，你也是負擔很重的責任。一家人都行善，你一家人大小小所行的善業，善業是屬於家長；如果一家造惡，換句話說，家長也要負一切罪業的責任，是一樣的道理。要做一個寺院的住持，教導寺

院裡的清眾以及信徒，也都是同樣的道理。若是做一個住持，他自己沒有做壞事；但是寺院的清眾、信徒造罪業，他們所做的罪過，住持必須承擔，因為沒有盡到領導的職責。

我們讀經要知道舉一反三，不要看到這裡，認為那是國王才有的，別人就沒有了，那是我們不會看、不會聽。佛菩薩將這些道理、事相，一條一條說得那麼清楚，是要我們覺悟——我們自己要修善，還要勸勉一切人修善。做一個領導人實在不容易！現在大家都搶著做領導人。能不能叫屬下都行善業呢？如果不能，等於是自己叫大家快幫我一點忙，加重我一點罪過，叫我趕快墮地獄，只是這個事實而已。所以居領導地位是相當的困難，即使自己不造惡業也不免不了要承擔下屬所造的惡業。

像這些道理、事實，佛菩薩在經論裡說得很清楚。所以在家裡，你若是一家之長，對於家庭就負有教化的責任，這是「教育」。所謂

「教育」就是教人改過修善，就是教人成聖成賢。至於在社會上謀生的技能，那是教育裡的枝葉，不是根本。教育的根本是在德行上，是在道德上，教我們明白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天地大自然的關係。換句話說，《了凡四訓》是真正的教育、根本的教育，這是我們應該要記住的。

尤註說：「不為命數所拘，不為夙業所縛，永謝沉淪苦趣，安住寂光聖境，非大修行人、大解脫人，烏能致此？到此地位，一切世福無與比倫，稱之曰極樂，豈夸辭哉？」

袁了凡在一生修持當中，善業的力量超過了他的夙業，所以他的果報當生就轉過來了，就「不為命數所拘」了。我們世間人看相算命，如果說你的命相，被人家看得很準，不要歡喜。某人看得很準，就是自己毫無改變的能力，還被命運所轉，自己轉不了命運。袁了凡被孔先生算得很準，遇到雲谷禪師給他說：「你是博地凡夫，被業力牽著

走，你沒有能力超出業力的圈子，這就叫凡夫。」

真正是大丈夫、是有為之人，必須要跳出命運的拘束。怎麼樣跳出來呢？努力修善，才能超越。善業修到成熟，再加上淨業，不但命運、體質超出了宿命，三界六道輪迴也可以超越。

「安住寂光聖境」，這是講西方極樂世界四土裡的「常寂光淨土」。這已經到了頂點，要不是大修行人、大解脫人，達不到這個境界。念佛得到「理一心不亂」，就到了這個境界。一切世間的福報、天上的福報、二乘羅漢、辟支佛的福報，都不能跟他相比，這絕不是誇大的話，所以西方稱之為極樂世界。

行為世則。言為世法。

你自己真正做到了這一步，你的行為就是世間人的模範、世間人的榜樣；『則』是法則的意思。你的言語就是世間人的教訓，人人願

意效法、願意遵從。

尤註說：「此大聖賢言行，自尋常人觀之，方以為高不可攀；自法門中了義言之，如是苦心力行積德累功，尚屬初級工夫。」

到了最後，我們看了凡先生一生的言行，在大乘佛法裡，確實是初級。我們想一想，了凡先生的一生所做，是佛門裡的初級功夫，有初級才有中級，有中級才有高級。我們現在一心祈求的是無上菩提，但是初級的功夫還沒有；天天還打妄想，想成無上菩提。那怎麼不落空呢？怎麼會有成就呢？反過來說，所成就的都是一些惡業、惡習氣，到後來就不學佛了。從前有些老法師告訴我，寺院裡有一些初出家的僧尼，有些住持不讓他們去讀佛學院。在我們一般在家同修看來，覺得這寺院的住持很跋扈，念佛學院是好事情，為什麼不讓他們去呢？其實我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他還沒有念佛學院時，人老老實實的，還能替常住做一點事情，還能修一點福。等佛學院念三年，畢業

了，成了有學問的法師，回到寺裡，這看不順眼，那也看不順眼。連常住的師父也指揮不動，眼睛裡沒有師父，認為師父沒有念過佛學院，不如我——貢高我慢。這就是不念佛學院，還是個老實人；念了之後，就學成貢高我慢的習氣。善的、好的沒有學會，造惡業的增上緣，倒學會了不少。

諸位要曉得，真正的學問增長了，品德也自然增長，換句話說愈學愈謙虛。你看孔夫子對人多謙虛！對小孩子都很恭敬。你看釋迦牟尼佛多謙虛！在路上看見那些貧苦的人、貧賤之人，也會停下來跟他們打個招呼，問他好。那有貢高我慢的聖賢？如果一學出來之後，瞧不起師父、瞧不起父母，這個叫「背師叛道」；背師叛道的罪業，就是地獄的罪業。其實師父不讓徒弟去念佛學院，就是不讓你入地獄，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世間法也一樣，我也曾見過，當然這不是多數，這是少數；但是

世風日下，恐怕將來慢慢會變成多數。有兒女大學畢業了，母親只念小學，父親也只念初中；他的學問大了，回家連父母也瞧不起了。父母好不容易培養他學業完成；若不培養，待在家裡眼睛裡還有父母。當知這不是學問，不是教育，在有德學人的面前，你沒有立足之地。要是在從前的社會，你有這樣行為——忤逆父母、背師叛道，在社會上想找一個謀生的小工作，人家也不給你，連要飯人家也不肯給你。

這些道理，現在學校講得少，佛法經論裡面雖有，要自己去體會。真正詳細毫無保留的說出來，就是《感應篇》、《了凡四訓》。古大德們註解得詳細，毫無保留的將這些善惡果報說得詳細，而且舉出古今的事證。佛法裡講的信、解、行、證，「證」就是入，「入」就是證。要有初級的功夫，才有中級的希望；有了中級的功夫，才有高級的希望，佛法裡沒有躐等的。

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希望走近路，認為這些功夫不容易修，最好都

不要。想一步登天，學什麼呢？學禪。我們冷眼旁觀，看看有幾個人學得成就？永嘉大師是禪宗裡大徹大悟、透了三關的人。你看看他的教學，學禪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參禪那裡會有希望？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這一千多年當中，山林的寺院庵堂，在大陸上有多少？在家、出家的，參究的人有多少？有幾個人成就？為什麼參禪的人那麼多，成就的人那麼少呢？換句話說本身已具備初級、中級、高級的功夫，參禪才能成就。本身連初級的善根、福德都沒有，想求一步登天，那有這種道理呢！

經上理論說得很清楚，也很明瞭。我們六根接觸六塵，有沒有本事不動心？如果心地真正清淨、一塵不染，那就是初級、中級、高級的功夫都具備了。六根接觸六塵境界，還是樣樣放不下，樣樣起分別，樣樣起執著，甚至於還用心機來奪取，那是連初級的功夫都沒有，道業如何能成就呢？六祖惠能大師，在忍大師會下，幾句話之下他就成

就了，那是什麼原因？是他心裡「本來無一物」，乾乾淨淨。我們做得到嗎？你請六祖大師來，說我的廟很大，供養你。他要不要？他不要。他若是要了，心裡面就有一物了，他就不能成就了。送給他，他都不要，還會用心機去欺騙奪取嗎？這更不可能。

也許同修要問，有道場可以弘法利生，這不是好事嗎？諸位要知道「好事不如無事」；最好的事情是無事，大家千萬要記住。道場裡面常講，佛菩薩隨緣，你看看十大願王有一條叫「隨喜功德」。而我們一般所做的是攀緣，「本來無一物」是隨緣，心裡要想有一個道場，想有一個寺院，想弘法利生，這都是攀緣。攀緣——心地不清淨，煩惱重重。《楞嚴》裡面所講的，「如來舉心動念，先放光明；眾生起心動念，塵勞先起」。原因在那裡呢？一個是隨緣，一個是攀緣，一字之差，凡聖永隔。我們幾時能夠做到隨緣而不攀緣，這才能成就。

換句話說，修行人求什麼呢？求心地清淨，遠離塵勞煩惱，遠離

攀緣，把這攀緣心斷掉，一切隨緣。即使沒有人供養，明天沒有飯吃，也不找人化緣。若明天沒有飯吃，沒有道糧，就求人趕緊來幫幫忙，這就叫「攀緣」。要怎麼呢？明天沒有，餓一天，念一天佛；後天沒有，餓兩天，念兩天佛；餓到死，則念佛往生，心裡面還是如如不動，這叫「隨緣」。這才能成佛作祖，才能成就，這是用功關鍵所在。真正能做到隨緣，沒有不成就的，因為隨緣是不動心。有人來請你說法，他來請，當然你隨緣去了；沒有人來請，絕不要自己找上門。找上門也得是機緣成熟，真正是可度之機。那是什麼呢？那是自己已經成就了。最低限度已經有他心通、有宿命通，自己成就之後，倒駕慈航，才行菩薩道。菩薩為眾生作不請之友，萬萬不要以為我現在是行菩薩道，他不請我，我也可以去找他。像阿難尊者在《楞嚴經》裡所表現的，他怎麼不墮落呢！阿難證了初果，還要墮落。而我們連初果功夫都沒有，博地凡夫就想學菩薩，作眾生不請之友，那不墮落才怪！所

以要曉得自己的程度，曉得自己的功夫；菩薩的心、願、行，我們的程度是不夠的。

現在我們眼前要做的是發心，要發成無上菩提的大心，要從斷惡修善最初步的功夫做起，才能有成就。所以這些大經大論可以看、可以聽，暫時不要學。為什麼呢？學不到的，別說那些佛菩薩的行持我們學不到，祖師們的功夫都學不到。不要看遠的，近代的虛雲老和尚，我們有沒有學到呢？印光大師有沒有學到呢？所以要學就要從《了凡四訓》下手，學袁了凡。先把這個基礎真正打好了，得到的效果是轉無福為有福，轉無壽為長壽，轉無法緣為有法緣；那時再進一步學祖師；祖師學成了，再進一步學菩薩；菩薩學成了，再進一步學佛，按部就班的來，才能有成就。一步登天，在中國佛教史上只有惠能大師，再沒有看到第二個人了。你要自以為不比惠能差，你要有這一念，就比惠能大師差得太多了，惠能大師沒有這一念。

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可自輕而退屈。

『彼』是指袁了凡。這一段都是講袁了凡先生的事，以及像袁了凡一樣的人；他們能認真的修學、斷惡修善、改造自己的命運，能得到成佛作祖。我們為什麼要自輕？為什麼要自卑呢？他能做得到，我們也能做得到。

尤註說：「彼丈夫我亦丈夫，彼能是我豈不能是？然則自暴自棄者，實等於自殺耳。」

我們要回頭來想想自己，是不是自暴自棄？如果不能效法前賢，就是自暴自棄。換一句話說，我們要不能在三年之內把命運改轉過來，就是自暴自棄。萬萬不要貢高我慢，萬萬不要抬高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們能比得了誰呢？文章到此是一段。這是拿袁了凡居士一生的行持來勉勵我們。下面再細說斷惡修善的要領。

三、格物致知之真義

或問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推極吾之知識。必使一一曉了也。何得以人欲爲物。真知爲知。克治顯現爲格致乎。

這是假設一個疑問。或者有人這麼問，儒家常講的『格物致知』，『物』是講天下事物之理，『格』當窮盡講，我們要研求一切事物、一切萬法的道理，這叫『格物』。『致知』是推展我們的知識學問，使我們對一切法樣樣都能夠明瞭。這跟大師所講的不一樣，大師是以人欲爲物，以本性裡的真智慧顯現出來爲知；去妄克欲之內功顯現，稱做『格物致知』。

答曰。誠與明德。皆約自心之本體而言。名雖有二。體本唯一也。

印祖在這一篇一開端，就把修學的因果提示出來了，後面的文章，不外乎是發揮這個道理而已。聖賢之道就在誠與明，這兩個字在前面講得很詳細，現在不必再說了。誠與明都是講我們自己真心本體。

尤註說：「誠即惟真無妄之性德，明德即一真湛然之心體。」所以誠與明都是從本性上說的，本性的理體、本性的作用，用這兩個字來形容、來解釋。誠與明，在名字上講的是兩個字，體上是一個。

知與意心。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實則即三而一也。

『知、意、心』這三個名詞，也是從真心理體上說的。誠、明是從兩方面說的，知、意、心是從三方面說的。三即是一，一即是三。

說是有三，體是一個，便曉得一而三，三而一了。

格致誠正明五者。皆約閑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

兩方面、三方面，綜合起來還不是一樁事情嗎？此指明明德之明與誠明之明。『皆約閑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什麼叫做『閑邪存誠』？『閑』是防範的意思；『閑邪』就是防範邪思、邪知、邪見。一個人常常能夠提起警覺心，預防邪知、邪見不讓它侵入，才能做到誠明的功夫。誠明為什麼失掉？就是邪知邪見侵入了。

其檢點省察造詣功夫。明爲總綱。格致誠正。乃別目耳。

講到做功夫，關係到我們日常修持的事情了。『檢點、省察、造詣』，『造詣』，全神灌注不到不罷之意。修行一定要成功，從那裡做起？明是總綱，明就是真智慧。諸位想想看，世出世間法都是以真

智慧為基礎，而不是以聰明。世間的聰明與真實智慧不一樣，這千萬要把它分別清楚。佛說世間聰明是八難之一——世智辯聰。世智辯聰與真智慧的揀別在那裡？世智辯聰是有分別、有執著的；真智慧是沒有分別、沒有執著。作用看起來一樣，用心不一樣，作用受用也不一樣。一個是從分別心生出來的，一個是從無分別心生出來的。

佛經確實是智慧，真智慧。我們現在念佛經，為什麼我們真智慧不能現前？那就是我們仍用世智辯聰來讀佛經，所以把佛經也變成世智辯聰了；不但不會開智慧，也開不了悟，成就不了。我們心清淨了，用無分別心來讀經、來聽經，一看就開悟了。換一句話說，那些開悟的人，會用功的人，我們跟他用的方法似是一樣，而用心則全不一樣。人家念一句阿彌陀佛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我們念八十萬句阿彌陀佛，也消不了一個罪業。他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們也念南無阿彌陀佛，為什麼效果不一樣？人家是以無分別心、真心念的；我們是攀緣心、

分別心、雜亂心、希求心、慳吝心，亂七八糟的心在念，怎麼會一樣呢？當然不相同。如果有人問學佛有什麼秘訣？很簡單，秘訣就是：「於一切法當中無心。」在一切法裡有心就不行，你一分一毫也入不進去。

我們細看佛菩薩日常生活形式與我們沒有什麼分別，《金剛經》表現的尤其明白。釋迦牟尼佛發起般若大經，在穿衣、吃飯、日常生活當中發起。我們那一個人那一天不穿衣？那一天不吃飯？人家穿衣、吃飯，是證無上菩提；我們穿衣、吃飯，是造生死根本。那怎麼會一樣呢？這就是說明了事是一樣，心不一樣；他穿衣、吃飯沒有心，我們穿衣、吃飯有心。穿一件衣服，要講究什麼質料？什麼樣式？吃飯要適合口味，要挑挑揀揀的，這就是生死根本。

諸位想想看，我們穿衣、吃飯是不是攀緣？佛菩薩穿衣、吃飯是隨緣。古德說得好，「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怎樣是造新殃？

攀緣就造新殃，隨緣就不造新殃。所以大家要時常要記住，十大願王之「隨喜功德、恆順眾生」。修行必須依真智慧（明）為總綱，下面的細目，一一都是以智慧為根本，這就是佛法。如果沒有真智慧作總綱，則所修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世間法。

若是依真實慧隨緣，一一法皆是佛法，穿衣吃飯都是佛法，待人接物也是佛法。若用攀緣心，則天天念經、拜佛，弘法利生都是世間法，都是生死根本。用攀緣心弘法利生，依然是生死根本，確實是生死根本，只在人天裡修一點癡福而已。

此處所講的句句真實。如果在日常生活當中會用隨緣，而不用攀緣，則你行的就是「菩薩道」，修的就是「無上菩提」，即是古人所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果法法攀緣，則一切法皆非佛法。祖師這幾句話的意思很深，希望我們能依照《了凡四訓》來修行，事相上要

照這樣做；再用隨緣的心，那就是行菩薩道，《了凡四訓》變成無上醍醐。本來是世間的福報，結果變成出世間無漏的福報，這真是不可思議。所以這一句『明為總綱』非常的重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行的別目。

修身。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

這些功夫有深淺、有次第、有目的，其目標是一致的，都是要恢復我們的明德。

倘自心本有之真知。為物欲所蔽。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

我們的『意』為什麼不誠？『心』為什麼不得其正？就是面對五欲六塵，我們做不了主，被它牽著走了。換句話說，五欲六塵是你的主人，你是它的奴隸，它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自己沒有一點

自由，身不由己，為境所轉，所以意不能誠，心也不得其正！還是剛才一句老話，心離不開攀緣，所以心被境界牽著走，做不了主宰。隨緣就作得了主，不被境界牽著走，在萬物當中自己作主，這才是「誠意、正心」。見到好吃的，就想把它得到，心就被貪欲境界牽著走；見到好玩的，也想得到，心被好玩的境界牽著走，心那裡會有誠！那裡會有正呢！甚至於此地有一部很好的經書，我們看了很喜歡，也想得到，這心被佛經牽著走了，心還是不誠，還是不正。為什麼呢？佛經還是一物。見到釋迦牟尼佛來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心裡要是歡喜、高興得不得了，馬上頂禮膜拜；你還是薄地凡夫，被釋迦牟尼佛的幻相牽著鼻子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禪家說「佛來佛斬，魔來魔斬」道理在那裡？就在不被他牽著走，心裡頭一塵不染；要是動一念，「佛來我斬他，魔來我斬他」，還是被牽著走。既然礙不了事的時候，你斬他幹什麼？動一念就是攀緣。

請細細想想這個味道。我們還想真正學佛，真正培養自己圓頓的根性，要從那裡修練起呢？要從萬境上不動心練起。也就是說六根接觸六塵的時候，像《楞嚴經》所謂的「用根不用識」。根不會用，用識也不妨，不要用心所。我用心王不用心所，這也就很了不起，那跟明心見性，就隔一張紙而已，很接近。可是我們現前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真性不會用，心王也不會用，心所當家。展開《百法明門》，五十一個心所當了家，五十一個心所作主宰，所以是處處攀緣、時時攀緣、念念攀緣，無時無刻不在那裡造罪業。那一天才能離得了輪迴！那一天才能得到解脫呢！縱然是修福，未必是真福！怎麼說不是真福呢？我們對於什麼叫做福？什麼叫做罪？實在是分不清楚。往往把罪當做福，把惡當做善，把邪當做正，自己搞不清楚，還以為做了很多好事。這是愚癡，這是無明。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外面邪教很多，拜神、拜鬼的也叫菩薩。

有些廟祝來找你化緣——土地菩薩像壞了，請你發發心來修補、來修廟。你出了財力，以為做了一樁功德，殊不知那是邪神、邪鬼，你出錢幫助他作怪，他造作罪業，他是主犯你是從犯。這是邪正、是非不明。《楞嚴經》說得尤其好，「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恆河沙」，這是講我們佛門裡面邪正不分、善惡不辨。佛門以外我們容易辨別，佛門裡面不容易辨別。要是沒有智慧，沒有明德，往往自己以為修很多功德與福報；將來報盡之時，到閻王老子那裡，一算帳都是罪業，自己還不肯承認，幾時才能覺悟呢！所以這一段特別注重在智慧上，是教我們轉世間有漏的福報，而成就出世無漏的福德。無漏福德是無量無邊，有漏的福報很有限。這是印祖在序文裡大慈大悲，開導我們學袁了凡，要把心境轉過來，把世間福轉變為出世間無量的大福，這是祖師這篇序文立意之所在。

若能格而除之。則是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矣。

斷惡修善的方法，祖師開導我們以「明」為總綱，明就是「智慧」。修學無上菩提，如果智慧不能現前，再好的方法，還是免不了盲修瞎練。菩薩六度中，如果沒有「般若」，其餘的五度——從「布施」到「禪定」，皆是人天有漏福報。修行的目的是要明心見性、要成佛作祖，而其結果還是在人天兩道享福，這就是自己路子走錯了，所以說是盲修瞎練。

假使我們修學的目標是求人天福報，般若智慧就不會現前；福報能不能得到呢？也未必能得到。我們讀完《了凡四訓》之後，也許就明白了。原因就在我們凡夫對邪正、善惡、是非，很難辨別，而人天福報是要斷惡修善才能得到。我們經常自己以為修的是善，斷的是惡，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斷的是善，修的是惡——，將來的果報就不

堪設想。所以這一層，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然後才能改造自己的命運。

在序文裡面皆是指導我們智慧第一。為什麼呢？明為總綱。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乃至於修身、齊家，這一套是方法。首先我們要做的是把物欲格除。換句話說，要做的第一樁事，也就是修行的大根大本，是什麼呢？先在境界裡面學「不動心」。在一切境界之中，將自己的貪、瞋、癡、慢斷除，這就是『格物』——要從心地格除物欲——，只要你做到這一步，你本有的般若智慧就透出來了；縱然不能全部透出來，透出一分就很難得。為什麼呢？這一分是真智慧。從此以後，有智慧作為我們修證無上菩提的基礎，一切的修為皆得其正，如此怎麼會不成就呢！所以祖師在這裡引用古人兩句話教導我們，這兩句偈是：

『慧風掃蕩障雲盡』，『障』就是五欲六塵障礙自性智慧德能，好像雲彩障礙陽光。智慧比喻大風；風把雲彩吹走，就沒有障礙了。

這說明智慧一透出來，障礙就沒有了。

『心月孤圓朗中天』，這句容易懂。明月中天，才能將一切事物真相照得清清楚楚。

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

這是自古以來，佛、菩薩、祖師大德們教人修行的次第，千萬不可疏忽。我們修行功夫不得力，研教之所以不開悟，就是把順序弄錯了；所以路走不通，越走越艱難，到後來多少同修們，連信心都喪失了！原因就是沒有按照祖師指導的順序修學。換句話說，我們將綱目顛倒了，亂了頭緒。印祖在此地，把我們向來修學的毛病給我們點破，並指出古德修學得以成就的一條道路來讓我們走。

『從泛至切』，『泛』是泛泛；整句表示慢慢走上切實。

『從疏至親』，『疏』是疏遠；『親』是親切。這是一定的次序，

不容忽視。

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方能誠意者。則唯博覽群書。徧游天下之人。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能博覽閱歷者。縱有純厚天資。於誠意正心。皆無其分。況其下焉者哉。有是理乎。

這一段話說得很好，就是說明『格物』的大意。一般人把格物講錯了。錯認「格物」就是要研究天下萬物的道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常講的博學多聞。博學多聞畢竟是少數人，這樣說起來，成聖成賢只有少數人有分，那大多數人都沒有這個希望了！佛在經中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皆當成佛。」所以祖師在這裡說得非常明白，「格」是格除，「物」是物欲。要懂得這個講法，就是不認識字，沒有念過書，『格物』、『致知』也能做得到。可見得聖人之法乃是

人人有分，不一定要博學多聞的大學問家，他們才有分，不認識字的人也有分——沒有念過書的同樣可以做聖做賢，可以成佛做祖。

假如是要『窮盡天下事物之理』，這是過去一般人解釋『格物』的說法——格物致知而後才能做到誠意正心。照這個講法，只有『博覽群書』，博覽群書還不行，還得要『徧游天下』，所謂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種人可以夠得上格物致知的條件。確實有很多人，有這種誤會，這種說法我們仔細的想一想，並不是聖人說的。聖人的意思，這個『格』確確實實是『格除』的意思；唯有格除物欲，我們清淨心才能現前，清淨心中自生智慧。

諸位讀《六祖壇經》，你看六祖大師對忍大師講：「惠能心中常生智慧。」他一個字也不認識，他心裡面生智慧。他為什麼生智慧呢？就是他將格物的功夫做得很深——離相離念，心地清淨——，所以他心裡生智慧。我們凡夫所以不能生智慧，智慧不能現前，就是被物欲

所蓋覆住了。物欲蓋得愈多，向外透的智慧就愈少；物欲蓋得愈薄，透的智慧就愈多。無論透的智慧多少，我們都是為物欲所障礙了，凡夫、小乘、權教菩薩皆不例外。到什麼時候物欲（貪瞋癡）才真正從心地裡面斷除？就是世間的萬法，乃至於出世間的佛法，你都能「一塵不染」；佛菩薩在你面前，你的心地也如如不動了，這個時候，才可以說是格物的功夫到家。為什麼呢？本性裡面的真智慧，毫無障礙地透出來。

『純厚天資』，就是佛經講的「善根深厚」。《彌陀經》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所以一定要深厚（多）的善根、福德、因緣。只要心地純厚，這種人修道，比那些世智辯聰要容易得多；對於誠意、正心、格物、致知的功夫，這些人比世間那些有學問、博學多聞、行萬里路的，反而來得快，來得踏實，絕不是沒有分。這是印祖從反面給我們說的。

四、深明因果·止惡修善

然不深窮理之士。與無知無識之人。若聞理性。多皆高推聖境。自處凡愚。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

這裡也說了一些毛病，我們細心觀察這些毛病，確實是很多。

『窮』是追尋究竟，直窮到底之意。這就是對於理論的探討，應當要追根究柢——宇宙人生的真相，我們一定要徹底的明瞭——，這是有智慧的人。『與無知無識之人，若聞理性，多皆高推聖境』。這裡提出兩種人，一種人對於理性沒有深究，一種是無知無識的人。這兩種人，我們要是跟他談到理性、宇宙人生的大道；講到佛性，講到佛法，他往往不敢承當；以為那是佛菩薩才能做到，我是凡夫怎麼能做到！『高推聖境』，實際情況還沒有搞清楚，自己就先認為不行了，認為

自己做不到了，這是『自處凡愚，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

尤註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無思、無慮、點塵不染之心。如具此心則亦大人而已矣。」此處所說的大人，可以解釋為佛菩薩。佛菩薩跟我們有什麼差別呢？佛菩薩的心是清淨的，是一塵不染的。「塵」是什麼？就是前面講的物欲。「物」是一切的物相，『欲』是欲望，是貪瞋癡，是煩惱。五欲六塵一執著，心裡面就產生欲望，就不清淨，心地就為其染污。「大人」是佛經裡面講的大丈夫，佛菩薩的本事就是心地永恆不染。物相有沒有？物相（五欲六塵）的相是有的；功夫要自己做，要在這裡面訓練不染著，不染就是不起心動念，此地比喻赤子之心。「赤子」是小孩。多大的小孩呢？兩三個月的小孩，他對於一切物相不動心，在菩薩行裡面有一種修行法，叫「嬰兒行」。諸位顧名思義，就可以體會到，怎樣修菩薩行呢？看那嬰孩，你就學他。他不會說話，也不會攀緣，他對於一切境界的

好醜，都不起分別心，這就叫「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我們那一個沒有呢？我們個個都是從這兒來的，可惜保持不住，年齡稍微大一點，赤子之心就喪失了；那是佛心，真正叫清淨心，喪失了！

『自處凡愚，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尤註說得好：「狂夫欺慢。如何有入道因緣？多眾自疑。竟忘卻本來面目。」這兩句話有責備、感歎的意思在。可見我們本來不是凡夫，本來不是愚人，就是因為『高推聖境』，以為那是聖人的境界，我們做不到。真正是自暴自棄！這是自卑感所造成的，以為我們不如佛菩薩，甘心當凡夫，甘心情願做個愚癡人，所以不肯奮發，因此隨波逐流，『遵循從事』。我們看現前多數人，是在這個境界當中隨業流轉，當然是凡夫。對於這些人有什麼方法來勸他回頭呢？你要以佛法的理論來跟他講，辦不到！為什麼呢？他以為那是佛菩薩的事情，我不敢當，這才不得已用另外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底下所講的。

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或善或惡。各有其報。

講「因果報應」，他能接受，他就害怕了，這是佛度眾生的一種善巧方便的法門。「報應通三世」，『三世』是指過去、現在、未來；果報是通三世的。「現在，時期為至暫」，這是我們俗話講的「現世報」，現世報時間不長，一生當中就能看得見的。「過去、未來，時期則甚長」，有多生多劫種的因，現在果報現前了；或者是多生多劫種的因，我們現在還沒有受報，未來世緣成熟才得果報，這種情形多的是。現在造的因，現在就受果報，這是「現因現果」；現在世造的因，來世受果報，這叫「生報」；或者是現在世造的因，多生多劫以後再受報，這叫「後報」。大家要明瞭，佛法裡講的三世因果，事理說得非常透澈。可知三世因果主要是勸導中下根性的人，可以由此入道。

「藏經中所載因果報應之事，往往有經多生多劫，而酬償夙債

者。」諸位要是查《藏經》，單找這些因果報應，也是相當難的一樁事情。為什麼呢？這些事情散在諸經論中。古人把經論裡的因果報應摘錄出來，編輯成書，書名叫《經律異相》、《法苑珠林》。但是這兩本書的份量都相當大，單是《法苑珠林》就有一百卷，差不多等於《華嚴經疏鈔》；《經律異相》有五十卷，內容都是佛在經典裡面講三世因果的事。

「身口意三，所作諸善諸不善業，緣熟時至，一一自食其報，報盡方休。」這幾句話我們確實要牢記在心。我們身、口、意三業天天在造，時時刻刻都在造。所造的業有善、有惡、有非善非惡的無記業，善業與惡業都有果報。什麼時候果報現前呢？「緣熟時至」。我們所造作的在阿賴耶識裡留下業因；因變成果，當中要有緣。什麼時候機緣成熟了，果報就現前，絕對不會沒有報應的；換句話說，有因一定就有果。也許同學們要問，成佛以後還有沒有果報呢？成了佛以後依

然不免。釋迦牟尼佛在世，示現三個月馬麥之報，成了佛還要受果報。不過成佛受果報或者已經證得阿羅漢以上的果位受果報，與我們受果報不同——我們受果報感受到苦，而他們受果報沒有這個感受。為什麼沒有感受呢？他對於前因後果都明白。

舉個例子來講，我們不曉得因果報應，我們今天身上帶的錢財被人偷了，心裡很難過、很煩惱，這就是苦受。佛菩薩受果報，知道這是自己前世造作偷他的因，今天被他偷回去了，還他的債，沒有事了，心裡有樂受，沒有苦受；一報還一報，清清楚楚。所以說，悟了以後，只有還債不再欠債；還一筆，心裡就舒服一層，他越來越自在，心地確實是清淨平等覺。

我們凡夫迷惑顛倒，一面還債一面又欠債；欠的比還的更多，永遠還不盡，苦不堪言。這是舉個比喻來說，所以說「報盡方休」。「報盡」就是還完了，但是真正講到「休」，那是要般若智慧現前才辦得

到，換句話說，自己不會再造業了。

古德講，「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隨緣消業，消業就是還債，不再欠債了。心地真正到清淨，一塵不染，這個時候，只有還債。隨緣跟攀緣不同，「隨緣」是菩薩行，「攀緣」是凡夫行。隨緣就是普賢菩薩所講的「恆順眾生」，「恆」就是永遠是這個樣子。永遠都是順著眾生，這才能消得了業；你不能隨順，就動心了，動心就造業，所以要想不造業，就學著隨緣不要攀緣。我們想做善事，但是攀緣做善事好不好呢？古人告訴我們「好事不如無事」。無事，心地是清淨的；你在做好事，心是不清淨的。可見我們真想要做到心地清淨，唯一的辦法，要隨緣不執著，才能辦得到。

「眾生障重慾深，昧卻本明」，「障」是業障，業障太重了，欲望太多了，所以本性裡的智慧光明失掉了。「逐妄造孽紛紛擾擾，無時無處不在迷境。處火坑而不覺，遇怨對而不知」，「火坑」是指三

界，三界六道就是火坑，如《法華經》所說的三界火宅，那有安穩處呢？「遇怨對而不知」，誤將怨家對頭當做親人。

「千秋長夜萬劫沉淪，可憐亦可悲已」，這是說眾生相；不但指現前人道，還包括諸天在內的六道眾生都是這個樣子。所以因果報應是一切事實的現象，作用非常廣大。對中、下程度人，講因果報應的道理，容易體會，容易接受。

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惡不出身口意三。既知因果。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帝天。不敢稍萌匪鄙之心。以自干罪戾也已。

我們讀了這一段文字，知道修道先決的條件，要深信因果，才肯認真修行；如果撥無因果，根本就不相信因果報應，那就沒有辦法了。有一些人，講高深的理論他不懂，不能接受，他以為那是佛菩薩的事

情，凡夫辦不到。那麼講淺一點的呢？因果報應他又不相信，他以為是神話。這樣的人佛菩薩也沒有法子度他，在佛經裡，稱為「一闍提」；「一闍提」就是沒有善根的人。

如果你不想得惡果報，那麼你必須先斷惡因；不造惡因，當然就不遭受惡的果報。試問那一個人不希望好的果報呢？好的果報從那裡來？由善因來。可見得我們要想離開不好的果報，得到如意的果報，就必須要懂得斷惡修善才能獲得。斷惡修善的重點在身、口、意三業，因為造善、造惡，都離不開身、口、意三業。

尤註說：「身口意三業，簡言之。各各都能為十善業及相反之十不善業，詳大乘戒律中之《十善業道經》。」這裡舉出修行的綱領。眾生身、口、意種種造作無量無邊，佛將我們身、口、意的造作，歸納為十大綱領。所謂身三、口四、意三。稱之謂十善業道。「身三」是身體的造作，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這是身的三善業。「口四」

是言論四種造作，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這是口的四種善業；「意三」就是心裡三類念頭，不貪、不瞋、不癡，這叫做意的三善業，這就是《十善業道經》裡所講的十種善業，其功德果報不可思議。十善業反過來就叫做十惡業，這是佛為眾生指出善惡的標準。我們身、口、意，一動念、一造作，就要想到這十條——思惟我所造的是屬於善業，還是屬於惡業呢？那麼善惡的果報自然就明瞭了。佛菩薩以這樣的法門，來接引中下根性的眾生入菩提大道。所以「斷惡修善」是大乘佛法裡的根本法門，無上菩提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我們如果深信因果、深信報應，就可以入大乘之門了。

『既知因果，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心』就是意。一個明白因果的人，對於身口意三業，自自然然懂得防護了，換句話說就是知道『改過修善』。

『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帝天』。尤註說：「君子戒謹恐

懼，雖處暗室中，覺（也好像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常若有多人監視然，常存明明在上鑒察不爽意。」古代的中國人，對於天非常的尊敬，民間所稱的玉皇大帝（天公），佛門稱為忉利天王。「帝天」，如同面對玉皇大帝、四天王一樣。

『不敢稍萌匪鄙之心』，『匪』同非；『鄙』同醜。不敢稍存非理之心，不敢稍存醜惡之念，當然就也不敢做惡事，這才能斷惡業。

『以自千罪戾也已』，『干』是干犯；『戾』就是罪過。就是常如面對帝天、面對大家，不敢故意造作惡業。

此大覺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

大聖大賢、佛菩薩度眾生，也不捨棄這個法門。這個法門對於中下根性的人很有效，上根利智的，也不例外。上根利智通常是偏在心

性的理論上。後面有兩句話說得好，『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因果』，這是對上根利智的人講的。所以真正上根人沒有不相信因果的，他的信心比中下根性的人要堅固得多了。為什麼呢？他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的修行必然是如法的。

尤註說：「大覺，究竟真空實相，澈底盡源，更無遮障之謂。」『大覺』，是指佛。「究竟真空實相」，「究」是窮究；「竟」是畢竟、圓滿的意思。對於真空實相的理體，「澈底盡源，更無遮障之謂」稱之為大覺，這是從大乘佛果上講的。

「凡夫不覺悟，聲聞自覺不覺他，菩薩自覺亦覺他，但功行未圓滿。」這是說明佛、凡夫、小乘、菩薩不同之處。「惟諸佛如來自覺覺他皆圓滿，故獨稱之為大覺。世尊乃佛之尊號，以佛具足萬德，為一切世界所尊奉，故曰世尊。」佛為究竟圓滿之大覺，為一切世間所尊敬，他以圓滿大智，教化眾生，『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之大法』，就是深信因果，斷惡修善的法門。

然狂者畏其拘束。謂爲著相。愚者防己愧怍。謂爲渺茫。除此二種人。有誰不信受。

這是說，那些沒有善根、撥無因果的人，你給他講深、講淺都不能接受。我們現在要反過來問，別人接受不接受與我們自己不相干，他做佛，他做他的佛；他墮地獄，他墮他的地獄，與我無關。問題是自己怎樣？這才是接受佛度化的真正緊要處。所以佛所講的一切經論，必須看作是爲我一個人講的；佛所制定的戒律，是教給我一個人修的，與別人無關。我們要這樣的直下承當，才能夠得益，才不致於造業。要是不能這樣直下承當，常看某人破了戒，某人做了壞事，再從口裡講出來，就是口的惡業；你意動了念頭，是意的惡業。外面境界一動就在那裡造惡業，這叫「迷」，這就是「不覺悟」。須知外面善與惡

與我們不相干，我應當怎樣呢？「如如不動，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不迷，如如不動是不造業。心地清淨不染，不為外面境界所動搖，這才叫做會修行。這兩句話很要緊，我們要常常檢點反省。

『狂者』，是指狂慧之人。所謂狂慧，多半是指世間聰明智慧的人——世智辯聰者。這一類的人對於佛的經典非常喜歡，認為這是哲學，很有道理。可是一提到戒律、孔夫子的禮教，他就不願接受（戒律比禮教還嚴格），以為這是不合時宜的生活教條，又何必學？學他的理論就好。這種情形大有人在，總是自以為聰明。他們認為戒律是三千年前外國人的生活規範，我們何必要遵守？佛經的道理不錯，我們可以學學、可以看看，戒律用不著！三代之禮與今不同，何況是外國的古禮；我們是現代人，何必學古時候的禮節呢？現代人見面最敬禮是三鞠躬，我們何必還要跪地頂禮呢？這即是『狂者』。以為戒律是約束我們、拘束我們的，反而說那些持戒的人著相——《金剛經》

裡講破相，要離相修行，何必執著戒律，死在戒相之下！有沒有真正死在戒相之下呢？真有！不是沒有。但是對於那些持戒的人，也未必完全都著相，裡面還有極高明的人，他不著相，修一切善。

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有許多是古佛再來的，絕大多數都是明心見性的人。他為什麼還要在戒相上斤斤計較呢？那是唱戲表演給我們看的。換句話說，我們還沒有明心見性，著相修行對現前有好處。「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縱然不能成佛作祖，絕不會墮三惡道；不受惡的果報，這有什麼不好呢？所以不可被那些狂慧之言所蒙蔽，認為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很有道理，就把戒律看輕了，這是錯誤的。

『愚者防己愧作，謂為渺茫』，這是第二類人，這種人自己虧心事做多了，心裡有鬼，他不敢提戒律，一提戒律，就覺得自己一身都是罪過。但在表面上又不好意思說，說了難為情，因此一談到戒律，就說善惡果報之事渺茫，不足憑信。這個論調與前面不太一樣，但意

思是一樣的，都是不能夠接受，而不肯斷惡修善。這都是護短，自己有毛病、有短處，而不知悔改。祖師給我們講，除了這兩種人——不是狂，就是愚——之外，有誰不信受呢？那一個人不相信因果報應呢？

「人惟苦不知愧恥耳，知愧便不敢遂過，知恥便不敢因循。有愧恥之心，即為其人入道因緣。」尤註在此說的「愧恥心」，就是佛法講的「慚愧」。有慚愧心的人，就有入道的因緣。換句話說，不知道慚愧的人，入道就很難。至於因果問題，下文引夢東禪師的兩句話，說得非常之好。

故夢東云。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夫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

夢東禪師（即徹悟禪師）此言，是說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上根利智），他絕對不會不相信因果報應的。中下根性者，能夠深信因果

報應，他將來一定能明白心性之學，與上上根相同。換句話說，他也能明心見性，也能成佛作祖。印祖引用夢東禪師這兩句話，非常的重。實際上就是祖師開導我們，學大乘佛法的人，乃至於到佛法的最上乘，也不能離開「因果」。

『善談心性者』，這是指禪宗的大德，所謂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這在大乘法裡是最上乘者。禪師說這一句話，並不是沒有依據，我們在《藏經》裡面可以考察得到。凡是真善知識，絕對不會背棄因果的。我們以近代虛雲老和尚來說，有不少同修看過虛雲老和尚的《法彙》。但是老和尚在圓寂前的兩、三年，也就是最後的遺教——《方便開示錄》，自始至終都是教我們注重因果的道理，念佛求生淨土。

尤註說：「夢東禪師為前清乾嘉間法門第一人。」乾嘉是指乾隆、嘉慶年代。『法門中第一人』，這是推崇他，在當時佛法裡是一代的

高僧。他本來是禪宗的祖師、禪宗的大德，他以禪宗祖師的身分，大力的弘揚淨土。因為淨土法門才是真正的三根普被、利鈍兼收。尤註說：夢東禪師「晚年退修直隸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蓮風大扇，遐邇（遠近）向化，道俗歸心。迄今淨因廣植，法門中咸推紅螺寺為中國黃河以北第一念佛道場。有《徹悟禪師語錄》刊行於世，言言金石，字字牟尼。今日方便攝心之化，流布益廣，師之宏法功德無有限量矣。」徹悟（夢東）禪師也是淨宗的一代祖師，對於淨宗確實貢獻很大。北方之有念佛法門，是他老人家一個人提倡弘揚，猶如晚近印光大師在蘇州靈巖山的道場一樣。

他這這兩句話——『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非常有名。尤註說：「過去所造為因，現在所受為果。現在所造為因，未來所受為果。」這是告訴我們因果通三世。故菩薩畏之。尤註說：「苦樂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十方三際一切事相，無一不發生於瞥爾妄動之生

滅心中，亦無一不消除於本來清淨之真如心中。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事相無量，無一而非因果；無量因果，無一不出之於心性，心性不易見，即可借因果以見之。」

這是將因果與心性的道理，講到了極處。心性是指「體」，而因果是指「相」與「用」。在《十四講表》裡說的體、相、用。所謂體，就是講心性，心性是十法界依正莊嚴的本體；因與果，就是十法界依正莊嚴的相、用。這個關係怎麼能分開呢？如果要真正懂得其中的關係，就曉得心性與因果是一而二，二而一，一體之兩面。

修持若是偏重在心性上，不談因果，不理會因果，則心性的道理也不能透徹，這是必然的，因為理與事是分不開的。如果我們真正要在理性上通達，事相上絕不能捨棄。這一句話是對上根利智的人講的，下面一句合起來看，則是三根普被。我們沒有那麼高的天分——頓悟明白心性的道理確實不容易——，但是我們從事相上下手，可以說人

人皆有分。我們都讀過《彌陀經》，《彌陀經》的極則就是說心性的道理；但是帶業往生的事相，完全是因果感應。阿彌陀佛在因中發的願是「因」，現在修成極樂世界是「果」。我們現在深信淨土法門，發願求生是「因」；將來報身盡了的時候，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們往生是「果」。諸位必須要深信這個法門，佛法殊勝的功德利益才能獲得。

深信因果將來一定可以明心見性。只要往生極樂世界，縱然是下品下生，也能證得圓滿佛果。經上說往生極樂世界，就證得三不退，就是經上講的一生補處菩薩，這豈不是人人都有分嗎？到了補處菩薩才大明心性，大明是究竟圓滿的明瞭。我們娑婆世界是苦因苦果，極樂世界是樂因樂果。在這個地方，果報我們不必重視，須要看重的是在修因上。由修因上來說，這一本小冊子，就是教我們造「樂因」，後來的果報當然就是「樂果」。但是不善於修學的，像袁了凡居士，他所造作的是苦樂相對的樂因，將來果報還是在娑婆世界人、天兩道

享福。而人天兩道的福報，是萬萬享不得的。

享福就容易迷惑顛倒。人間再大的福報，你能享幾年呢？縱然活兩百歲，也不過是兩百年而已。兩百年享完了以後怎麼辦？依然六道輪迴。這個事情太可怕了！太可悲了！所以說人間天上的福報我們都不要。我們修什麼才是真正的樂因呢？修淨業。什麼叫淨業？所謂淨業就是在斷惡修善之中，以至誠心、清淨心，老實念佛求生淨土。

斷惡修善的目標是在自己心地清淨，除此以外什麼都不求。正如同《彌陀經》講的，我們念佛主要是在求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清淨心，這是無漏的善法。這一種的業因與西方極樂世界的果報才相應，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假如我們不懂這個道理，斷惡修善祈求人、天福報，那也能得到。但這麼一來，我們一生修行所下的苦功，也不過換得來生享一生福而已，這實在是得不償失。而享福沒有不迷惑顛倒，所以享福報當中又造無量罪業，這是我們特別要警覺的。

菩薩在這個心最初一動的時候，就能知道後來果報是否清淨，這是與我們凡夫不相同的所在。十方三世一切事相，皆是講的果，有果必有因。這個因，沒有一椿不是由我們心地最初一念的生滅心中，現起十法界依正莊嚴。明心見性成了佛之後才明瞭，真心理體上本來沒有一切妄想。這個道理雖然很難懂，但是不能不懂。我們在講堂裡面，大經大論上常常討論這問題，常常提起這個問題。一遍、二遍、十遍、二十遍，我們悟不過來不要緊，千遍、萬遍必然有個悟處，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瞭的。所以經一定要多看，一定要多聽，目的就是要開悟。

我們獲得清淨心的現前，然後才曉得，像《華嚴》裡面所講的無障礙法界。此地舉了一個例子：「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這一個例子是指事事無礙的境界。由此可知，不但在我們六道凡夫境界裡，六道以外四聖的境界中，也就是說整個十法界的依正莊嚴，沒有一椿不是因果感應的道理——成佛有成佛之因，做菩薩有做菩薩之因，三

途有三途之因，這是我們要明白的。明白之後，十法界就可以隨意選擇，我希望到那一個法界，我就造什麼樣的因。換句話說，十法界裡就可以自作主宰了，就不會隨業力飄蕩了。

《了凡四訓》就是教我們在境界裡作主，改造命運。而凡夫沒有一個不隨命運轉移的，那一個人能逃得出命運呢？能逃得出命運的，過去講只有修行人。所以看相算命的，他不看修行人。為什麼呢？修行人的命相看不準，就是他自己能改造。如果修行人被看相算命的算得很準，還對看相的誇獎幾句，自己還不曉得反過來慚愧——修了這麼多年，還是在命運手中，一點都沒有轉過來；那他的修行是一點都沒有進展的！

袁了凡是個凡夫俗子，都能扭轉命運；我們是佛門四眾弟子，要不能改造命運，那還談什麼修道呢？無論在家、出家，學佛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自己命運，這是祖師特別提倡流通本書的用意所在。也就是

給我們在佛法裡面，奠定良好的基礎，而後大、小乘的經典，我們才能得受用。末後一句『此理，勢所必然也』，這個道理勢在必然。

須知從凡夫地。乃至圓證佛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者。皆自棄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惡因。常受惡果。經塵點劫。輪轉惡道。末由出離之流也。哀哉。

這是祖師對於一般凡夫的悲痛與感歎。由夢東禪師的兩句話，我們就明白了，因果的道理，凡聖皆不能避免，皆不能超越。現在先問我們自己相信不相信呢？如果能相信因果報應，這一種人就是經上所講的多善根、多福德。不相信因果報應，那是少善根、少福德。不信因果他就不肯修善因，不修善因就是自己放棄可以得到善果的機會，這真叫做自暴自棄。在這裡最重要的一點，我們要注意「斷惡修善」是我們本分上的事情，我們應該要這樣做，至於善的果報根本不要理

會。富貴、功名、長壽、多子孫，一概都不要。你的善因厚了，自然就報得了，何必要求呢？如果你要求，那個善就不是真善。古德教我們「只問耕耘，莫問收穫」；即是只問修善因，不理會善果——善積厚了，果報自然現前。這多麼自在！不相信善惡果報的，必然是常造惡因；常造惡因的人，惡業成熟，焉有不受惡報的道理！果報不可思議。印祖在此地給我們講『常受惡果，經塵點劫』，常受惡報。「塵點劫」是指時間之長。

尤註說：「劫，最長時間也。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為一小劫，二十小劫為一中劫。歷第一中劫曰成劫，歷第二中劫曰住劫，歷第三中劫曰壞劫，歷第四中劫曰空劫，循環往復多不勝計曰塵劫。」「塵」是指微塵，成、住、壞、空四個中劫合起來稱為一大劫。這就是說明我們要是不相信因果報應，依然造作惡因，沒有不墮惡道的。一墮惡道，苦報的時間就太長了。我們學佛的同修們，要想在這一生真正有成就，

必要從深信因果上做起。換一句話說，最低限度的好處是不墮惡道，這是給那些凡夫俗子，沒有志氣的人所講的。對於真正聰明智慧有志氣的人說，最低限度也要帶業往生，這才不辜負自己，不辜負佛菩薩教誨之恩。要能帶業往生，現前我們所做的正助雙修就要精進。所謂正修，即二六時中佛號不間斷，憶佛念佛，一切時、一切處，心上只有阿彌陀佛；助修則斷一切惡，修一切善，也就是這一篇給我們講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斷惡修善，不希求一切福報。求什麼呢？只求臨命終時心不顛倒，這就決定可以帶業往生了。這樣修學正是再穩當不過的，決定可以成功。如其不然，縱然來生享人天福報，福報享盡了，還是免不了輪轉惡道，這是很可怕的事。須知「眾生以善惡業力輪迴六道，(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羅道，(四)地獄道，(五)餓鬼道，(六)畜生道。地獄、餓鬼、畜生為三惡道。」『末由出離之流』，這就是講我們六道生死凡夫，不相信因果報應，所以才出不了輪迴，是很

值得哀傷的。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返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德。不致埋沒。親得受用耳。

此處說的『聖賢』，包括世出世間。世間的聖賢人和出世間的聖賢人，都是這樣教導我們，所以說千言萬語，目的只是一個——教我們『返省』、教我們『克念』。反省是「慧」，克念是「定」；反省是看破，克念是放下。念是什麼呢？妄念。克服自己的妄想念頭，妄念能夠息滅，真心理體才能夠現前（真心裡面本具之光明，在佛法裡稱般若智慧），孔夫子所說的明明德，也才能夠現前。換句話說，性體本具的光明德用，才不致於埋沒。

『親得受用』。『親』是親自。你能得到理體上的受用，就像諸佛菩薩的受用沒有兩樣。這種受用，是指法身、般若、解脫。你證得

清淨法身，證得無量的智慧、無量的神通，得大自在，這是聖賢垂教的目的所在。

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縱情。縱畢生讀之。亦止學其詞章。不以希聖希賢爲事。因茲當面錯過。

這幾句話很值得我們警惕，聖賢書現在人讀的固然不多，但我們的同修可以說人人都讀過。縱然沒有讀過世間的聖賢書，佛教的經典、祖師的語錄，這是出世間的聖賢，我們讀了不少年。但是我們的法身、般若、解脫，有沒有親得受用呢？如果三德秘藏還沒有現前，還沒有得到受用，原因在什麼地方？這裡就給我們說出來了，把我們的毛病診斷出來了，我們的毛病是「不相信因果」。口頭上說因果，這是沒有用處的。為什麼？身心還是『肆意縱情』、六根放逸，這就不相信因果。

經上佛教我們應怎麼做，我們自己在日常生活當中，卻沒有依教奉行。佛說的是一樁事情，我們自己做的又是另一樁事情。我們的心行與佛的教誨不能相應，還是肆意縱情。這樣的心態，縱然讀之，不要說讀一年、兩年，就是念一輩子也是枉然。何以故？這樣念一輩子經，也不過學其章句而已。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發心要做菩薩、要做佛，所以不能成就。

『希』是希望，希望做聖人、希望做賢人。『聖』就是佛，『賢』就是菩薩。我們反過來問自己，有沒有發這個心——我要做佛。什麼時候做佛？這一生就要做佛，不必等來生；現在就要做佛。要發這樣的心才行，這樣才能得受用。要是不發這樣的心，大乘經典、世出世間聖賢的教訓，焉有不當面錯過之理！這一句話點破我們四眾同修的毛病，我們應該要覺悟。

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文理俱暢。豁人心目。讀之自有欣欣向榮。亟欲取法之勢。

袁了凡先生這四篇文章是他教兒子的家訓，在文字上、在義理上，都能夠達到「通暢無阻」。「豁人心目」，就是佛法裡講的開悟。只要你認真去讀，都能夠叫你開悟的。『讀之自有欣欣向榮』，這裡的欣欣向榮，是以植物來做比喻。就是自然生起遠惡向善之心。尤註說：「指心地上一片生機。」確實有這個味道在。『亟欲取法之勢』，念了之後，你心裡就會起效法之心。了凡先生這樣做是對的，我也應該這樣效法；他能夠改造命運，我為什麼不能？不但我們能，我們要比他更殊勝，我們前途比他更光明。因為我們藉這個基礎，可以直接入大乘佛法。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修學大乘佛法也是落空了。

在彌陀法會中，我向諸位強調「念處、正勤」，四念處、四正勤

要不曉得怎麼修法，讀《了凡四訓》就行了。有《了凡四訓》，就可以代替了。你看看這多麼重要！要是沒有這個基礎，等於沒有根。我們五根（信、進、念、定、慧）裡要具足前面三根，才能帶業往生，就像植物的根。根生在那裡？根生在土壤之中。要是沒有土壤，根要生在什麼地方？土壤是什麼呢？就是念處、正勤，換句話說，就是《了凡四訓》。

我們現在學的大乘佛法沒有立足處，所以我才普勸同修們，先修《了凡四訓》。這太重要了！好比我們心裡面，想興建高樓大廈，得先找地皮。《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就是土地。把土地找到了，再蓋房子才有可能。土地沒有找到，在什麼地方蓋房子？因此這兩本書是我們當前不可或缺的課程，應該積極的取法。

洵淑世良謨也。

『淑』，善也，言此書具改善世道人心之偉力也。這是極力稱讚這部書，這部書確確實實具有改造世道人心的力量，也可以說這部書是修行成佛作祖的根本。

永嘉周群錚居士。發願流通。祈予爲序。

此處說出流通這一部書的因緣。什麼人發心流通呢？永嘉就是現在的溫州，溫州有一位姓周的，周群錚居士，他發心流通。將這一部書重新翻印，贈送給十方結緣，請求老法師給他做一篇序文。序文就是對這部書裡面的要義以及功德利益，作一番介紹。

因撮取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意。以塞其責云。

這是祖師謙虛的話。『撮取』是僅舉大要。『聖賢克己復禮』，尤註說：「戰勝私欲之謂。即孔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修省工

夫。」這是儒家（孔子）教誡學人用功的方法，在佛法上就是離一切相。《金剛經》教我們，不要取相，不要著相，也是這個意思，這是講的克己功夫。「毋意」的意，我們用佛法的名相來說，大家更容易懂，意就是意識，再說得粗淺一點，就是分別心，就是第六意識。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要用第六意識。你看看孔老夫子，他不是不懂，他講的跟佛法沒兩樣。佛教我們離心意識，這就是離意識——第六意識。毋必、毋固，固就是固執，必就是一定要這樣，這兩個字可以說就是末那識。必與固都是執著，在境界當中，一切不執著。「毋我」就是忘我，在佛法裡就是破我執。破人我執、破法我執，豈不就是離末那識？你看看與佛法離心意識參，有什麼兩樣？參禪要離心意識，研教也要離心意識，念佛還是要離心意識，才能明心見性。

『復禮』，說實在的話就是見性的境界。性是講體，禮是講用，是從相用上說，得其相用必然見性。孔夫子為什麼多禮？釋迦牟尼佛

為什麼多禮？對待任何人都恭敬——佛教我們一切恭敬。真正有禮貌，絲毫不欠缺的是聖人，有體有用。如果說世出世間一些大德們，學問增長，道業增長，卻貢高我慢，瞧不起人，這就顛倒行事，絕沒有這種道理的。愈有智慧，愈有修持，對待眾生是愈謙虛。你從謙敬當中，才能真正體會到智慧光明。如果說學問增長了，脾氣也大了，貢高我慢習氣增長了，這決定沒學問。在佛法裡面講那是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他已經遭難了。也就是說他走的不是佛道，他已經落到魔道裡面了，決定不是佛，決定不是在正法上。

『復』是回復恭敬。可見得從前不知道恭敬，明心見性之後才知道恭敬，才曉得平等，才知道謙虛。懂得盡量把自己壓下來，抬舉別人，一切眾生皆是佛，一切眾生皆是善知識。尤註說：「恭敬可謂之為無形之禮服。」從這些地方也可以勘驗我們自己的功夫，我們對一切人、對一切事、對一切法，我們謙敬之心是不是在增長？傲慢的習

氣是不是天天在斷除？這是很值得我們檢點反省的。假如我們傲慢習氣在增長，謙敬的功夫沒有進步，自己就要覺悟，我們沒有在菩提道上；換句話說，在佛法裡面，無論學那個法門，一定有過失，一定有毛病，道業不會增進，善果不會現前的。怎樣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道上？就用這個功夫就行了，不必請教別人。別人都說客氣話，都恭維你。為什麼呢？說真話的人很少（因為聽假話我們歡喜），口裡說的是一樁事情，心裡面想的是另一樁事情。我過去不懂，人情世故知道的少，就犯說真話這個毛病。

以前有一個同期的戒兄弟，感情非常好。他講經，我也在下面聽。講完了以後，他說：「我講得不好的地方，請指教、指教。」我就以為是真話，就告訴他，你那個地方有毛病，要改過。他臉馬上就紅起來了，眼睛瞪著我，不高興了。我就改說：「你講得很不錯，很好！很好！」只好講客氣話，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說實話。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請教別人，別人也一樣恭維我——說假的，不會說真的。我們怎麼能有進步呢？真正想求進步，只有自己反省，自己檢點。不要檢點別的，就這兩樁事情就行了——我是不是做到一切恭敬？是不是把貢高我慢的習氣，天天在減低？就這麼兩樁事情，就能夠觀察得出，我們是不是在菩提道上，在道業上天天精進。

尤註說：「防閑邪念，使勿踰越範圍，防心如防賊之意也。」『閑邪存誠』，『閑』就是防止的意思。這在《十善業道經》裡面常說的，防意如城。這個『邪』是指邪思邪念、邪行邪說。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防，念頭一起來就要覺悟，提起覺照的功夫，知道我這一念是善念或是惡念。念頭不起則已，一起就曉得這個念頭是善念、是惡念，將來果報是善報、是惡報，立刻就覺察，這叫做『閑邪』，這叫做『存誠』。

閑邪與存誠的功夫是一體的二面，印祖說他做這一篇序文的意思，最後結歸到這兩點，是希望我們像聖賢一樣，要做克己復禮的功夫，

要做閑邪存誠的功夫，才不辜負他老人家，作這一篇序文來介紹《了凡四訓》。同時在這一篇序文裡面，我們也明瞭修學《了凡四訓》，特別著重在「自淨其意」上。

舊序裡說明這本書精深博大、中正精微。改過、積善兩篇是正文，前面也曾經提到，好像經書裡面的正宗分一樣。立命之學是現身說法，等於序分一樣。第四篇謙德之效，等於流通分一樣。諸位要知道這本書裡著重在得福報——修善根福德。善根福德你會修還要會保持。用什麼方法能保持呢？謙德能保持。剛才講的「一切恭敬」才能把你的福保持得住，要不能一切恭敬，所修的福報都漏掉了——有漏的福報。一面修一面漏，修的還不夠漏的，修了一輩子依然沒有福報。這是佛經所說的「可憐憫者」。

了凡四訓講記

了凡四訓原文

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舉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何不讀書。余告以故。並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正傳。數該傳汝。余引之歸。告母。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謀之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開館。我送汝寄學甚便。余遂禮郁爲師。孔爲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

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余竊疑之。後果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歎曰。五策即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窗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己巳歸。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禪師。於棲霞山中。

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余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非是凡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

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蓋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

氣。宜無子者四。喜飲鑠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擴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及否。余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語余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

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天壽不貳。夫天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夭。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之命。天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天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能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

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禮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時方從李漸菴入關。未及回向。庚辰南還。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啓。余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

復請性空輩。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曰。我前在家。相助爲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夜間偶夢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余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驚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吾即捐俸銀。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孔公算余五十三歲有厄。

改造命運 心想事成

一〇

余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矣。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又云。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即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

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改過之法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記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

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懍懍。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厲。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沈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第三。須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

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噬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

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
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
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
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
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
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
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讒佞薰天。如
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
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
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
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過
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

爲善。正念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即覺。覺之即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

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蜚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孔子稱舜之

大孝。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至論也。試以往事徵之。楊少師榮。建寧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鄞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之霽顏。

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路忍饑。菜色可掬。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址。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廉憲。又俱爲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昔正統間。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眾。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孫丕。復中探花。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即

與之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馮琢菴太史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殭矣。遂解已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夜當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

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
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
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
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修。
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
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
今累累也。常熟徐鳳竹氏。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
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
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
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怠。修
橋修路。齋僧接眾。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於
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

終兩浙巡撫。嘉興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爲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埧。應坤。應峻。皆顯官。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爲池陽太守。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之學。一日東游泖湖。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解囊中得

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
 復取松布四疋。檢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置。其
 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聖像無恙。吾雖裸裎何傷。僧垂淚
 曰。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後
 功完。拉老父同遊。宿寺中。公夢伽藍來謝曰。汝子當享
 世祿矣。後子汴。孫檉芳。皆登第。作顯官。嘉善支立之
 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
 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
 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
 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囚
 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
 吾有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

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若復精而言之。則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峯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眾曰。善惡何致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人

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眾人歷言其狀。中峯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聖人則寧取狂狷。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而必以爲德之賊。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爲曲。純

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自俗眼觀之。

子貢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窮民白晝

搶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眾始定。不然幾亂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僧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師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師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

鍾離授丹於呂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雖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一軸。僅如筋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筋者反重。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

正即是。不待犯也。因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常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朝廷不從。於事無補。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論爲仁。亦曰先難。必如江西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隨緣濟眾。其類至

繁。約言其綱。大約有十。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雷澤。見漁者。皆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暮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夫以舜之明哲。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

且爲艷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己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觀。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愛者。愛敬眾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眾人之志。即是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爲聖賢而安之也。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

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翼之。其功德最宏。何謂勸人為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溥。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為善。雖有形迹。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瘵之在身。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

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饑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所有。無不捨者。苟非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萬物。何以脫塵離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飭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當勉勵。何謂敬重尊長。家

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事。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知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縣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蠹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

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當與殺生等。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謙德之效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字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

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

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瞇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張遽移怒道者。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不見我文。烏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公罵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個轉變。張曰。既是命。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何能爲。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

一冊。中多缺行。問旁人。曰。此今科試錄。問何多缺名。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然感動天地。

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
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王之所樂甚。齊
其庶幾乎。予於科名亦然。

一、立命之學

本書共分四篇，第一篇「立命之學」。立命是說命運決定有，但是命運是可以改造的。什麼人主宰命運？自己。自己主宰命運，自己當然能改造命運，這是立命之學的原理。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舉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

「余」，了凡先生自稱。「舉業」，讀書求取功名。了凡先生童年時，父親很早過世，家境並不富裕，母親勸他不要念書，希望他能學醫，這樣既可以養活自己，也能救濟一些病苦之人，而且這也是他父親的心願。人能有技術謀生，在物質生活上就不會缺乏。如果醫術精明，成為一代名醫，也可以說是大善知識。

古時候念書，目的是考取功名，志在為社會大眾服務，這是好事情。如果沒有天分，沒有福報，沒有緣分，這也是不能強求的。

宋朝名宰相范仲淹，童年的時候遇到一位算命的老先生，他問算命先生：「你看我將來能不能作宰相？」

算命先生就笑他：「你年紀輕輕，過分自負！」

范仲淹把話題一轉，說：「你再看看，我能不能作醫生？」

算命先生覺得很奇怪，怎麼一下從作宰相掉到作醫生，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范仲淹說：「唯有宰相跟醫生能夠救人。」

算命先生送他一句話：「你有這種心，真宰相也。」

後來，他果然做了宰相。由此可知，范仲淹從小立志是以救天下為己任，所以勤奮好學，目標不是為自己，是為幫助社會、國家，幫助世人離苦得樂。

從這個故事就能體會到古人讀書志在聖賢。何謂「聖」？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與因果道理通達明瞭的人，這是聖人，在佛門稱為佛菩薩。所以，佛菩薩是人，不是神，也不是仙，是個明白人。凡夫對於宇宙人生真相不清楚，是個糊塗人。所以，佛勸導眾生要學佛，學佛就是學做個明白人，不要做糊塗人。

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禮之。

「慈雲」，比喻佛陀的教誨、教學。「慈」是愛，「雲」代表無心，就是無私心；「慈雲」就是無私心的大愛，以真誠的愛心，清淨的愛心，平等的愛心，愛護一切眾生。「寺」是古代朝廷永久設立，直屬皇帝管轄的一級單位。在當時建立佛寺主要的工作，第一是將梵文經典翻譯成中文，第二是講經教學。所以，佛教是佛陀教育，不是宗教，這是我們要辨別清楚的。

中國從後漢以後，教育有兩大主導：一是佛陀教育，一是儒家教育。儒家以孔孟為主導，由禮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教育部長）負責推動儒家的教育；佛陀教育直接由皇帝親自推動。所以，佛教在中國民間的影響遠遠超過儒家，全國各地寺院林立。

佛教寺院都是教學的場所，中國古代學校少，大多數人都到寺院來讀書。寺院藏經樓就像圖書館，不僅陳列佛教典籍，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典籍無不收藏，內容非常豐富。出家人都是有學有修的學者，所以讀書人借住在寺院，既可以利用藏書，有疑問時也可以向出家人請教，這是寺院真正的功能。可是現在幾乎變質了，這是非常可悲的一個現象。

我們稱出家人為法師，「師」是老師，遵照佛陀的理論與教學方法，自己如是修行，亦如是教化眾生。佛教教學是多元文化的教育，不分國家，不分種族，不分宗教，有教無類，平等教學。只要你肯學，

法師認真教導，而且都是義務，不計報酬的。

了凡先生十五歲時，在慈雲寺遇到一位老人，「修髯偉貌」，鬚鬚很長，相貌魁梧。「飄飄若仙」，不像是凡人的樣子。了凡先生看到之後，對老人生起恭敬心。由此可知，人能不能成就，就在這些地方看，一分恭敬就有一分成就，十分恭敬就有十分成就。了凡先生從小家教好，雖然年紀輕輕，處事待人接物很懂規矩，這才能討人歡喜。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何不讀書。余告以故。並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正傳。數該傳汝。

這個老人告訴他，你是作官的命，明年就會考取秀才，為什麼不讀書？他就把母親教導他不要念書，去學醫的緣故告訴老人。並向老人請教貴姓，從何處來？老人告訴他，姓孔，雲南人，得邵康節先生

《皇極經世書》之正傳，從定數上來看，應該傳給你。

《皇極經世書》屬於高等數學，一個人的命運，乃至國家、世界的命運，都可以從《易經》卦數來斷定。

孔先生何以一見了凡這位十五歲的小孩，就要把自己平生所學傳授給他？這是緣分，同時也是了凡先生好學，知道禮敬，謙虛、誠懇，這是他本身具足法器的資格，所以有條件接受大法的承傳。

如果你對於學問、德行、道業沒有誠意，對於長者沒有敬意，縱然遇到賢德之人，人家想傳授給你，你不能接受，也無可奈何！古時候，高僧大德以及世間的學者，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找到傳人。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人，自己一生縱然建功立業，成就輝煌，如果沒有傳人，他死了，事業也就告終。這個成就不是真正的成就，圓滿的成就一定要後繼有人。如果是真實偉大的成就，他的傳人成就必定在他之上。所以，他要全心全力栽培他的傳人，決定沒有嫉妒、障礙，這是

我們應當要學習的。

余引之歸。告母。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謀之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開館。我送汝寄學甚便。余遂禮郁爲師。

「開館」就是教私塾。了凡先生引導孔先生回家，並告訴母親。母親說：「好好招待他，並試試他算得靈不靈？」一試，果然很靈。因此，他對孔先生的推算就有信心，也生起讀書的念頭。於是跟他的表兄商量，到郁海谷先生那裡寄學，了凡先生就拜郁先生爲師。

孔爲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

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記之。

「提學」，相當於現在一個省的教育廳長。「補廩」，廩是廩生，這是秀才的一個等級，領取國家發給的米糧，相當於現在的公費生；但是有一定的名額，有缺額才能補。「當貢」，貢生是秀才的最高階級，廩生為其次，貢生就有資格入太學讀書。「大尹」，縣長。

孔先生替他推算說：「你明年縣考秀才是十四名，府考是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是十六歲，果然考取了，而且名數完全吻合。可見得孔先生算命的功夫相當高明，他不是江湖術士，他是個真正有實學的數術專家。

了凡先生經過這一年三次考試，與孔先生所算完全相符，這才真正相信命運，於是請孔先生為他算一生的吉凶禍福。孔先生告訴他，

你在某年參加考試考第幾名，某年你可以補廩，某年當貢。你在出貢後某一年，就會當選四川大尹，在任三年半就要告老還鄉。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壽終正寢。可惜命中無子。他就將孔先生為他算一生的流年休咎，做了備忘錄。

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余竊疑之。

「懸定」就是算定。「宗師」是當時的提學，管一省的教育。自此以後，每年讀書考試，名次都被孔先生算定，絲毫不差。唯獨他當廩生，領國家九十一石五斗米糧，就能從廩生升到貢生，這一點好像算得不太準。因為他領廩米七十餘石時，屠宗師就批准補貢生。因此，他心中開始有了疑惑。

後果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歎曰。五策即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窗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

「署印」，代理提學。「五策」，五篇論文；「奏議」，從前大臣對皇帝建議的文字。「博」，見聞廣博，學識豐富；「洽」，對理論了解得透徹；「淹」，文義透徹；「貫」，功夫一貫。

屠宗師批准他補貢的文件，被代理提學的楊先生駁回，不准他補貢。一直到丁卯年，了凡先生三十三歲，這時主持教育的長官殷秋溟先生，在閒暇時重新翻閱考卷，突然發現了凡先生的考卷，非常感歎的說：「這五篇文章的見解文字，等於五篇奏議，寫得真好！怎能使這樣一位有學問有德行的人，老於窗下，一輩子當窮秀才？」於是再

次為他申請補貢，這一次批准了。孔先生算得一點沒錯，確實他的廩生米領到九十一石五斗才出貢。這時他才完全相信一個人有命運，遲早都有定時，強求不得。於是他的心定下來，妄念沒有了，真正做到「於人無爭，於世無求」。

這種人是標準凡夫，而我們連一個標準凡夫都做不到，一天到晚胡思亂想，到處妄求。所謂「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哪裡求得到？

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己巳歸。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禪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

「燕都」，北京。「南雍」，南京的國子監（國家大學），升為貢生就要到國子監念書。

在北京住了一年，他終日靜坐，不閱文字。既然一切皆是命，想什麼都是枉然，所以把妄念止住了。實在說，他是被命運所拘，無可奈何。

第二年，他從北京回到南京的國子監。在沒有上學之前，先到南京棲霞寺訪問雲谷禪師。「雲谷」是大師的號，法名是「法會」。雲谷禪師是當時佛門的一位高僧大德，十九歲開始參學，尋師訪道，開悟之後，韜光養晦，專做苦行。以後被一些地方名士、官員發現，幫助大師復興了棲霞道場。但是他老人家無意於名聞利養，在山後人跡罕至的「天開巖」苦修。

大師平常接眾，不管誰去訪問，一句話都不說，丟一個蒲團叫你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了凡先生去參訪，跟雲谷大師對坐三天三夜，未曾說一句話。

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

雲谷禪師說：「凡夫所以不能成為聖人，就是因為妄想、分別、執著纏縛，心定不下來。你靜坐三日，不見你有妄念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平常很少說話的雲谷禪師遇到了凡先生，跟他說了這麼一大堆話，這也是特別的緣分。我們要曉得人與人之間確實有時節因緣，他遇到雲谷禪師，這才開始轉變命運，「立命之學」就是雲谷禪師傳授給他的。

余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

他說自己的命運被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二十

年沒有絲毫差誤，想起心動念也是枉然，因此把心定下來了。

了凡先生一生如果按照命運過日子，到五十三歲壽終正寢，一生沒有大過失，來生肯定不墮三惡道，這是標準凡夫。凡人只要有妄念在，就不能沒有數；也就是說，你就不能沒有定命。如果沒有妄念，就能超越命運。了凡先生能改造命運，但是並沒有超越命運，不過這已經非常難得，同時也給我們帶來莫大的鼓舞，我們應當認真努力向他學習。

為什麼雲谷禪師沒有把高一層超越命運的方法教導了凡先生？這就是觀機授教。這些有道德的高僧都有能力觀機，觀察你是上根、中根還是下根，應機說法，所以一切眾生遇到這些高人沒有不得利益的。觀察了凡先生的本質、天賦，他是中等的根性，對中根當然不能說上法；說上法，他不能接受。因此，說法必須要契理契機，法不契機，等於是閒言語。

我們要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有命運，都有定數，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了凡先生一生的命運被人算定，因此他清楚自己一生所行的方向、目標，就照著命運過日子。我們可憐，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在茫茫人海中盲目摸索。如果在摸索的過程中隨順煩惱，就會造作罪業，造罪業會損福減壽，這種情形在社會上比比皆是。善根福德深厚之人，雖然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但是心地善良，無非分之想，存心、行事都能守規矩，不做傷天害理損人利己之事，必定替自己增福增壽，不知不覺當中就得福報。

現前的社會，這個大環境是古今中外有史以來沒有過的濁惡。凡夫之人不可能不受環境影響，環境不善，造不善業的機會就多，而且不知不覺在造。李老師曾經講過一則故事，從前有個地方發生了一件兒子殺父親的逆倫命案，這件事在從前是不得了的大事，結果這個兒子處以死刑，皇帝並下命令將縣長撤職查辦。縣長犯了什麼過失？這

個地方是你統治教化的區域，你教化出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這是你的教育失敗，縣長撤職，巡撫（相當省長）記過。這種行政處分還是其次，朝廷下令將那個縣的城牆拆掉一個角，這就表示這個縣出了一個大逆不道的人，這是全縣人民的恥辱。

這種事在現在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由此可知，古時候的教學跟現在的教育相比之下，我們就能明瞭，何以古時候社會能長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美滿，而今日無論是富貴貧賤，普遍都不幸福、不快樂。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這裡面有定數。我們每天起心動念、語言造作，導致定數都在變化。如果變化的幅度不大，與你的定數就不會差距太多，一般算命看相的都能算得很準。如果我們的惡念善念、善行惡行變動很大，就把定數改變了。如果你有大善，你命本來不好，它會變好；如果你造的是大惡，你命本來很好，就會變壞。

尤其在現代社會，事事都在誘惑人，人心如何能定得下來？所以，

今天修道、做學問不容易成就。在這個時代，學業、道業有成，都要有相當的善根、福德、因緣。你有善根，能夠明理；你有福德，面對一切誘惑，不會起心動念，這是真功夫，這是真福德。

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

雲谷禪師聽了哈哈大笑，我本來以為你是一個英雄豪傑，原來你也是一個凡夫。何謂豪傑？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這個人就是英雄豪傑。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妄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了凡先生做到了。

我們從這個地方要真正省悟過來，看看雲谷禪師如何開導教化了凡先生，如何幫他將這些錯誤的觀念扭轉過來，這是真實的學問。了凡先生能接受、能明瞭，這是他的善根。能深信不疑，依教奉行，這是他的福德。有善根、有福德，又遇到好的善知識開導他，這是因緣。

善根、福德、因緣三個條件具足，所以他改變了命運，道理在此地。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非是凡夫。

「人未能無心」，這個心是指妄想心，就是起心動念。雲谷禪師告訴了凡先生，只要起心動念，你就有數；換言之，只要起心動念就有命運。什麼人能超越命運？沒有妄念的人，沒有妄念的人是英雄豪傑，不為命數所拘。雲谷禪師舉兩個例子：極善的人，天天行善，其福天天增長，所以他的命算不出來；極惡的人，多半是過去生中修大富大貴，因為造惡把福折損了，雖折損還有餘福。譬如，秦始皇作皇帝時，短短幾十年就把過去生中修積的福統統享盡，兩代就亡了。如

果他能修德積善，不造違理的惡事，他的福報能傳很多代。明太祖朱元璋傳十七代。如果他作帝王時，胡作妄為，造作惡業，就不可能有這麼多後代子孫。雲谷禪師告訴他：「你這一生會被命運拘束住，是因為你還有妄念，不能算是功夫，只可以說是個標準的凡夫。」

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

了凡先生聽了之後，反過來向禪師請教。了凡先生問：「人既然有命運，命運能夠逃避嗎？」禪師告訴他：「命是由我作，福是自己求。」我們要相信，古聖先賢、諸佛菩薩是過來人，他們對於這個事實真相徹底明瞭，絲毫無誤。命數從哪裡來的？用科學家的說法，一

般講三度空間、四度空間、五度空間。在理論上說，空間是無限的。我們在人道，生活在三度空間，對於四度空間以上維次的眾生，我們就不知道。今天科學已經證實有十一度空間的存在，但是如何突破空間維次，還在研究中。空間維次突破了，就知道過去、未來，清楚明瞭過去造的是什麼因，現在得的是什麼果報；這一生造的是什麼因，來世是什麼果報。這不是推算，這是現量境界。孔先生是從《易經》數理上推斷，推斷的相當正確；但是不敢講完全正確，因為只要有絲毫誤差，結果就完全不同。但是如果能夠突破空間維次，就決定正確，因為過去、現在、未來是親眼所見。

古印度婆羅門教、瑜伽、數論這些大師們都修禪定，都有這個能力，因此六道之內的空間維次，他們幾乎完全突破，所以他們很清楚六道的狀況。但是他只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六道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他就知道了。因此，

釋迦牟尼佛出現在這個世間，就是為了這些人有能力觀察到這些境界，但是對於這些境界還有許多疑惑不能解除。所謂眾生有感，佛菩薩就有應，所以釋迦牟尼佛應化到這個世間，為我們說明這些現象之所以然。

不同維次的空間是怎麼發生的？佛告訴我們，都是從妄想、分別、執著變現出來。我們冷靜思惟觀察，眾生的妄想無量無邊，前念滅了，後念就生，一天不知道起多少個妄念，不知道有多少分別、執著，才造成不同維次的空間，造成種種不同的現象。佛常講十法界依正莊嚴，這是「唯心所現，唯識所變」，這是佛一語道破宇宙人生現象的根源。就像螢光幕上現的相，這是心現的；這個相能活動、能產生變化是識變的，識就是妄想、分別、執著，它將現象變得非常複雜。

因此，雲谷禪師講「命由我作」，不是別人做的，與別人毫不相關。自己身外的境界是一個幻境，《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不是真實的。這種現象，不能說它有，也不能說它無。

如同作夢一樣，你不能說沒有夢中境界，夢中境界確實存在，但是你不能說它有，因為它是虛幻的，確確實實了不可得。我們細心觀察，人生在世的確是一場夢。你晚上睡著了，有人把你的身體抬走，你都不知道。由此可知，身不是我。西方哲學家很聰明，知道身不是我，於是提出一個理論：「我思故我在」，就是承認物質的身體不是我，是虛幻的，能夠思惟想像的才是我。這是比一般人要高出一等，是不是真相？不是。我思是妄想，不是事實真相。佛法的境界更高，連我思也放下，徹法底源，恢復到真心本性，然後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即「一真法界」，或者稱為「真如」、「第一義諦」。

既然起了妄想、分別、執著，我們想要斷除，問題是斷不掉，妄念還是一個接著一個，這就是我們的功夫不得力。雖然從經教中明白了，深信不疑，這只是解悟，沒有契入真實的境界，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因此，解悟之後要把這些理論、方法落實在生活中，逐漸提升自

己的境界，這樣才能解決問題，於是才說「命由我作」。

人的一生命運富貴，這是命。命有定數，定數從何而來？自己造作的。佛法講因果通三世，人決定有過去世、未來世。時間單位最小的是秒，佛法講剎那；一彈指有六十剎那，一剎那有九百生滅。一彈指，如果彈得快，一秒鐘可以彈四次。四分之一秒的六十分之一，這是一剎那。一個念頭生，一個念頭滅，一剎那當中有九百念頭生滅，實在太微細了，我們粗心大意，覺察不到。什麼人能觀察得到？把妄想、分別、執著統統伏住，到相當深度的禪定功夫，就可以見到這個生滅現象。大乘佛法講能夠見到剎那生滅的頭數是圓教八地菩薩，與如來的果位非常接近，這才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我們動一個善念，利益別人，利益社會，利益眾生，果報是福。我們動一個惡念，損人利己，果報是凶、是災禍。一個人一生的吉凶禍福是自己起心動念、言語造作的果報，所以說「命由我作」。真正

明白通達的人，肯定這個說法與事實，他在這一生當中，無論遭遇什麼樣橫逆不善的環境，決定不怨天尤人；反過來怪自己，我自己造作不善，才受這種苦報。明瞭之後，福要自己去求。怎麼求法？改過遷善。

早年，章嘉大師勸我出家，弘揚佛法，這是他老人家為我指出一條明路。我跟大師三年，奠定我學佛的基礎。以後我在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居士，學教十年。爾後這一生，福自己求。從二十六歲開始學佛，我就小心謹慎，依教奉行。年輕時，看相算命的說我過不了四十五歲。四十五歲那年，果然害了一場病，我不看醫生、也不吃藥，因為我明白醫生可以醫病，不能醫命。所以，關起門來念佛，求生淨土。一個月之後，身體慢慢好了，就繼續從事於講經弘法的工作，再沒有生過病。記得有一年，甘珠活佛告訴我：「淨空法師，從前我們都在背後說，你這個人很聰明，可惜沒有福報又短命。你這些年弘揚佛法，命運完全轉過來了，不但有福報，而且很長壽。」

所以，命可以改，改命的方法就是覺悟之後再不造惡，起心動念為別人想，為社會想，為眾生想，不要為自己想。然而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不容易。了凡先生做了十幾年，感應才現前。我自己差不多做了三十年，感應才能覺察。到晚年，確實甘珠活佛講的話應驗了，愈來愈順利，心地也愈來愈清淨。我今天在這個世間為別人活，不為我自己，自己沒有了，名聞利養、五欲六塵的享受早就放下了。印光大師晚年常說：「我一無所有，也不怕死。」我現在差不多也入了這個境界，自己一無所有，真的也不怕死。死對我來講是一樁歡喜的事情，因為我知道死了到哪裡去。明白生從哪裡來，死往哪裡去，這就是「命由我作，福自己求」。

了凡先生改命運改得很辛苦，我這一生很幸運，比他改得順利。原因是我始終沒有離開老師，老師常在身邊督促、指導，十三年的耳提面命，這個利益太大了。年輕時雖然很用功，但是沒有達到古人所

講的標準，給自己打分數，充其量也不過六十分剛及格而已，現在大概能到八、九十分，所以效驗愈來愈明顯。

有人問我：「法師，你怎麼修的？你怎麼教人？」我結合自己五十年的修學心得，寫了二十個字：「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念佛」，前十個字是存心。無論是物質環境（順境與逆境）、人事環境（善緣與惡緣），我們必須在境緣當中磨鍊自己，一定要以真誠心處事待人接物。別人用虛妄心對我沒有關係，那是他，與我不相干；甚至於他毀謗我、侮辱我、陷害我，與我都不相干。自己要一味真誠待人，這樣轉禍為福就轉得快，災消福來。

平時以清淨心處事待人接物，清淨就是一塵不染，順境不起貪戀之心，惡境不起瞋恚之心，永遠保持自己清淨平等之心，自然常生智慧。愛護一切眾生之心油然而生，就是慈悲心。慈悲心，二、三年就有效驗。印光大師早年住的寮房有蚊蟲、跳蚤，他的侍者想把牠們趕

出去。大師說：「不必，有牠們在顯示我自己修行的德行不夠，不能感動牠們。」大師到七十歲以後，這些蚊蟲等果然不見了。我現在也七十多歲了，以前我居住的房子也有螞蟻、蟑螂，這兩年逐漸少了，我很歡喜有了效果。

我在圖文巴的小道場，剛開始螞蟻、蟑螂、小蟲很多。山上住了兩位同修，我告訴她們決定不殺生，對於牠們要以清淨心、恭敬心、真誠的愛心來對待；不但不可以傷害，連害牠們的念頭都要斷絕。看到牠們，我們合掌稱「螞蟻菩薩，蟑螂菩薩」，我們要以這樣的心對待牠。告訴牠，我們生活的環境不一樣，房子是我的生活環境，房子外面是你們的生活環境，希望我們和睦相處，互不干擾。這一年半以來，螞蟻少了百分之九十，不像從前成群結隊了。不僅對這些小動物如此，對植物也不例外。我們花園裡種了很多樹木花草，還有蔬菜，我們也是用愛心對待它們、照顧它們，花開得特別美、特別香，這些

小樹、蔬菜長得特別好。我們不用化肥，不用農藥，純以愛心來照顧，因此樹木花草都有感應。

這些都是說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這是我五十年學佛所體驗到的，命運完全轉過來了。雖然不敢說得大自在、大圓滿，但是接近自在、圓滿了，有信心可以得到。

「詩書所稱，的為明訓」。古聖先賢著作中所說的訓示，我們要相信。「我教典中說」，「我」是雲谷禪師，「我教」是佛教。佛經講：「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我早年學佛，心裡也是有希求，章嘉大師告訴我，「佛氏門中，有求必應」。他老人家教我求的方法，說得比雲谷禪師簡單，非常有效，他說：「你真心祈求，沒有感應，這是自己有業障。障礙不在佛法那一邊，障礙在自己本身，只要消除業障，有求必應。」我向老師請教：「如何消除業障？」他說：「懺悔。」懺除業障絕對不是拜梁皇懺、拜水懺，佛

法重實質，不重形式。什麼是實質？後不再造。譬如，我們起了不好的念頭，說了不善的言語，做了不好的事情，現在知道這是罪過，從此以後不再犯錯，這是真懺悔，如此方能消除業障。假如你在佛菩薩面前念經念咒，念完之後再造，造了以後再去念，以為這就是懺悔，那你完全錯會了佛的意思。

業障真正消除了，一定有求必應。業障習氣深重，不要怕，要有耐心來消除。了凡先生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我也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沒有這麼長的時間不行。毛病、習氣一定要克服，常常提醒自己，所以古人重視讀誦，非常有道理。我自己這一生能成就，得力於四十多年沒有離開講台，天天講經，天天勸別人，天天也勸自己，別人有沒有得到利益，我不知道，我自己真得利益了。這就是佛法說的「一門深入，長時薰修」，如果沒有長時間的薰修，怎麼能成就？我們的毛病、習氣是無量劫薰習而成的，現在我們要把壞的習氣捨掉，學古

聖先賢、諸佛菩薩，同樣也需要時間。因此，要有決心，有毅力，長期斷除自己的習氣，這樣才能圓滿成就。

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

了凡先生進一步向雲谷禪師請教，孟子說：「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是我可以求得的，功名富貴乃身外之物，如何能夠求得？

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

雲谷禪師說：「孟子的話沒有錯，是你錯解了。」錯解在什麼地

方？此地沒有多說，但是若能細心體會前面所講的，這兩句話自然能明瞭。

「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方寸」指我們的心地，禍福吉凶都是念頭變現出來的，不離方寸。

「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我們求感應，從哪裡求？從真心中求。所以，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懂得求的道理與方法，如理如法的求，哪有求不到的！世出世間最難的是成佛，成佛尚且可以求得，何況世間功名富貴！

「求」，最重要的是通。何謂「通」？就是貫通空間維次。用什麼方法貫通？真誠心。何謂真？真就是沒有妄，絲毫虛妄都沒有。何謂誠？曾國藩先生說：「一念不生是謂誠。」佛法講「無妄念」，這叫真誠。真誠心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世出世間一切法都是從真心本性變出來的，你把真心本性找到了，哪有求不得的道理！這些理事，

釋迦牟尼佛在大乘經論講得太多了，稍稍涉獵大乘的人都知道。什麼人得受用？依教奉行的人得受用。如果你只會讀經，不了解經義的道理，不能將這些道理、方法落實到生活行為上，你得不到利益，還是不通。不通，雖有求，不會得感應。

我初學佛的時候，講經需要參考資料，那時在台灣很不容易找到，香港的智開法師對我幫助很大，凡是我所要的書籍，他都盡量蒐集寄來給我。其中只有《中觀論疏》的時間最長，大約半年才寄來。我求的是道，這是我所需要的，我如理如法的求，真的是有求必應。

所以，我對於經典所說及老師的教誨，深信不疑。「從心而覓，感無不通」這八個字，就是有求必應的理論與方法。求在我，不獨道德仁義可以得到，連身外之物，譬如功名富貴也能得到，內外雙得，這是求有益於得也。

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

「道」是求的方法與理論。不論是求內在的德行，或者求外在的資生之具，只要反躬內省，向內心裡去反省，回頭是岸，就能求得到。如果你不能反省，不能充實自己的德行，只是向外攀緣，那就「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譬如，現在有許多商業鉅子出書，寫自己努力奮鬥的成功經驗與教訓，提供一般人做參考。你用他們的方法去求，你要是得到了，那是你命裡有的；你命裡沒有，你還是得不到。為什麼？你不是向真心求，不是向心性求，這種求法必然是「內外雙失，故無益」。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

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蓋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

雲谷禪師問：「孔先生算你這一生的流年如何？」了凡先生如實報告。雲谷禪師說：「你自己想想，你應不應該得科第？應不應該有兒子？」他想了很久，說：「不應該。」了凡先生是個讀書明理之人，他能找出自己毛病之所在。「科第中人」是指官場中的人物，都是有福相之人。我自己福太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沒有從基礎上培養自己的福德。「不耐煩劇」，不願意做太繁瑣的事情。「不能容人」，心胸狹小。「時或以才智蓋人」，喜歡出鋒頭，壓制別人。「直心直行」，此地並不是指古聖先賢的教誨，如《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直行是沒有妄想、分別、執著；這裡是指心裡想說

什麼就說什麼，這是習氣毛病。「輕言妄談」，說話不經過大腦，隨便妄說。這些都是「薄福之相」，他了解自己有這麼多的毛病，天天造業，當然無法考中功名。這是說明他不應該考取功名的原因。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捨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喜飲鑠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

大地雖然很骯髒，但是土地肥沃會生長很多東西；水清就沒有魚。他有潔癖，這是沒有兒子的第一個原因。「和氣」非常重要，諺語常言「家和萬事興」，一個國家上下能和睦相處，哪有不強盛的道理！

不和即是衰敗的預兆。他喜歡發脾氣，這是不和；換言之，貢高我慢，狂妄自大，目中無人，這是第二個原因。

「愛」，慈愛。「忍」，殘忍。慈愛是生生之本，他沒有愛心，心地殘忍，殘忍乃不育之根。他愛惜自己的名節，常不能捨己救人，這是第三個原因。他很愛說話，愛發牢騷，喜歡諷刺、挖苦、捉弄別人，常在大庭廣眾之下讓別人下不了台，這是第四個原因。嗜好飲酒，傷害自己的精神體力，這是第五個原因。偏愛徹夜長坐，晚上不睡覺，不知道保養元神，這是第六個原因。反省之後，毛病過惡實在太多了。

「徹夜長坐」，在佛家有「不倒單」，這是禪定功夫。打坐在定中是清醒的，不是睡眠。若是用打坐代替睡眠，不如躺著睡舒服，坐著睡多難過！真正大修行人，心境空明，沒有自私自利、五欲六塵這些陰氣之侵襲，所以常在定中，智慧念念增長。心地清淨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斷除睡眠。「財色名食睡」這是五欲，欲界才有，色界與

無色界沒有。由此可知，睡眠可以斷除。如果煩惱習氣沒有斷除，勉強坐在那裡睡覺，對身體決定有害，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所以，在修行場合千萬不要好面子，自己做不到勉強去做，最後把身體毀壞了，這是愚痴。

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

雲谷禪師說：「豈獨是考功名而已！世間大富大貴有千萬財產者，定是千金人物。」要有福分才能享受。過去生中沒有修福，怎麼能得

福報？過去生中修積得厚，這一生中得大福報；過去生中修積得薄，就得小福報；沒有修福，應該餓死的，也是過去造的罪業深重。這個報應是自作自受，與老天爺、鬼神、佛菩薩毫無關係。所以，「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老天爺對一切眾生確實是公平的，這是自然的果報，老天爺確實沒有加絲毫成見在裡面。這是至理名言，我們要細心玩味。

雲谷禪師藉著一般人的知見，勸了凡先生積功累德。「百世之德」，在中國歷史上，祖宗有德者，如夏享國四百年，商享國六百年，周享國八百年。周朝享國最久，這是文王、武王、周公所累積的功德。「百世之德，定有百世子孫保之」，這是就世俗眼光來說。不在王位者，如孔子，孔子以大公無私、真誠愛心，有教無類，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離苦得樂，他積的功德大，他的子孫後代至今還受世人的尊敬。

「十世之德」，像中國歷朝的帝王。我們再看世間，現在一般富貴人家傳二代三代，已經不多了，有的傳一代就完了，有的甚至中年發達，晚年破產，這是「德至薄」。他沒有積功累德，起心動念、所作所為都是自私自利，縱然做一點好事，也不捨棄名聞利養，所以德至薄。在社會上做一點慈善事業，必須要得到大眾的褒獎、政府的獎勵才肯做，這是假善，不是真善。

雲谷禪師舉出這些例子說明，然後教導他針對自己的缺點，徹底改過自新，就有救了。

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

改造命運從何改起？從自己的習氣、過失做起。你既然曉得自己

的過失，要把這些不能考取功名以及無子的過失都改正刷新。一定要積德，過去貢高我慢，常以自己的才智壓抑別人，處處好強好勝，不能容人，現在將這些缺點改過來。「包荒」是拓開心量，包容一切。佛菩薩之所以偉大，就是心量大，「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因此，一定要拓開心量，拓開心量的人有福。「務要和愛」，一定要和氣，有愛心。「務要惜精神」，不要喝酒、熬夜，要愛惜自己的身體和精神。雲谷禪師提出這幾個重點，教導他認真修善積德，改正毛病。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前的已經過去，不要再去想它。「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人只要改過自新，就能夠超越命數，命數拘他不住。佛家講發願，世人講立志，都是同樣的意思。佛教人發願為眾生服務，但是必須先要有服務的能力；換言之，你要有道德、學問、能力，才有條件為社會大眾服務。因此，這個心一發就要修養品德，修習善法，斷除煩惱習氣，積功累德，成

就學問、德行，才有能力如願以償。你想要幫助社會上苦難的眾生，如果本身不具備這些條件，你發的願是空願，這是永遠不能兌現的虛願。如果發的願虛假，這就是欺騙佛菩薩，欺騙眾生，這個有罪，沒有功德。

四弘誓願第一願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眾生無量無邊，我們要發心幫助他們破迷開悟，離苦得樂，自己本身要有能力。發願之後，就要積極斷煩惱，學法門；斷煩惱成就自己的德行，學法門成就自己的學問；然後成佛道，圓滿自己的功德。這個願就真實，不是虛假。如果願力強大，超過業力，就是佛門講的「乘願再來」，你的命運自然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就是「義理再造之身」，你成功了。

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

「血肉之身」，就是我們現前的身體，因業力變現故，這是業力

之身。我們無法離開妄想、分別、執著，所以落在數裡，用數術就能推斷出一生吉凶禍福。若想超越命數，就要從心理上做一個改變，把從前不善的觀念、行為都改正過來，一切與義理相應，這個身就稱為「義理之身」。以佛法而言，若願力大過業力，就稱為願力之身，亦名乘願再來。血肉之身，充滿自私自利；義理之身，大公無私，為一切眾生之利益著想。在世間，身體是為社會、為人民、為眾生服務造福的工具，與自己的業力完全脫離關係，這個身就稱為義理之身，就稱為乘願再來。眾生有福，這個身就會常住世間；眾生沒有福，這個身自然捨離。佛家講「了生死，出三界」，就是這個意思。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這裡引古書為證：天然災害猶可避免，若是自己作孽，就無可挽

回。自然災害如何能避免？大乘經云：「依報隨著正報轉。」依報就是自然環境，這是隨著人心而轉變。若社會上人心淳樸、善良，其居住的環境，自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實在講，不僅人為的災害是人造作的，自然的災害也是人造作的。以佛法言，一是共業，一是別業。大家共同造作的就變成自然災害，個人造作的就變成吉凶禍福。社會大眾共同造的業，我有辦法避免，自己造孽就無法挽回，這是真理，亦是事實真相。

《詩經》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言」就是常說，古聖先賢常說；「配命」，就是與上天的心相應，人心同天心。天是什麼心？「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心是無私的愛心、公平的愛心、平等的愛心。如果我們能修養此心，將自己的心願提升到大公無私，平等對待一切人事物，就是「永言配命」。當然福在其中，自然現前。

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擴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

過去生中造作不善業，因此今生沒有功名，也不會有兒子，這是「天作之孽」。過去生之造作可以挽回，如何挽回？「汝今擴充德性」，改過自新，「力行善事，多積陰德」，自己造的福，自己當然可以享受到。陰德是做好事不讓人知道，陰德報得厚！若做一絲好事，即大肆宣揚，唯恐人不知，福立刻就報掉了。因此，真做好事，勿讓人知。若做好事，又要廣為宣傳，不是真好事。這樣的心態尚未離開名聞利養，不是真心在做，所做乃是假善、偽善。古時候，真正大德大能之人，韜光養晦，隱居深山，德愈積愈厚，到機緣成熟時，方能為國家、為民族建功立業。其中含藏著很深的學問，我們要深思善學。

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

前兩句是加強了凡先生的信心。如果說命運是一定的，不能改變，《易經》教人「趨吉避凶」就講不通了；換言之，命運是可以改變的。我們起心動念，若是善念便增一分福，惡念便減一分福。因此，我們每天的言語造作，就會影響命運的增減。世間人的命運會被人算定，就是他增減的幅度不大，離開中線不太遠，所以算得很準。如果增減的幅度很大，命運就算不準。前面說過，大善之人命運拘他不住，大惡之人命運也拘不住他，就是增減變化的幅度太大。因此，有大善，禍會變成福；有大惡，福會變成禍，道理在此地。

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及否。余

信其言。拜而受教。

這些古聖先賢的書籍，了凡先生平常念得很熟。雖然念得很熟，但是了解得不夠深；換言之，無法落實在生活、工作、處事待人接物之中，所以他的命運絲毫不能更改。雲谷禪師這一番話，把了凡先生點醒了，命運確實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變，因此要自求多福。

有人問我：「法師，你為什麼要學佛？」我的答覆很簡單：「我學佛的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這是從果報上說；從因上說，提升自己的德行。」積功累德是修因，因好果當然殊勝。業因果報到自己能覺察出來時，就常生歡喜心，沒有煩惱、憂慮、牽掛，沒有妄想、執著，一生生活在法喜之中，這種日子過得多快樂！多幸福！所以，方東美先生講：「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

「發露」，一絲毫隱瞞都沒有，完全說出來。「疏」，文章。「登科」，考中舉人。他下定決心改過自新，將過去所做的種種罪惡、種種過錯，毫無隱瞞，盡情懺悔，並寫了一篇文章，求佛菩薩做證明。他命中只有秀才，秀才最高的是貢生，所以他沒有科第。因此，開始真正斷惡修善，先求功名。

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

了凡先生是中下根性的人，所以雲谷禪師用「功過格」來幫助他。教他每天將所做的好事及過失都記錄下來，善惡做個對比，這一天到

底是善多還是惡多？最初做的時候一定是善惡混雜，甚至惡多於善，自己就要提高警覺，認真努力，希望做到純善無惡，改過就成功了。這是從事上改，這個方法對普通人非常有效。

並且教他持「準提咒」，念咒是教他修清淨心，把念頭集中在咒上，用一個念頭取代一切妄念，道理在此。用參禪、持咒、念佛的方法也是如此，這些方法很多，可以選擇一、兩種，幫助自己攝心把妄想打掉。心地清淨，真心就現前，智慧就現前。人不可能沒有妄念，妄念對我們的傷害非常大，不但破壞清淨心，對身體的健康也產生不良的後果。所以，保持身體的健康，首先要減少妄念；妄念少了，飲食也少。修行人可以一天只吃一餐，因為他的心清淨，妄念少，消耗的能量少，身體自然健康。

語余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祕傳。

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

雲谷禪師告訴他，畫符專家常言：「不會畫符的人會被鬼神笑。」其實，畫符、念咒、念佛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方法形式雖不一樣，其原理、目的完全相同，都是要用真心。拿筆畫符，要把一切妄念統統放下，一念不生。從一點下去，一道符畫完，沒有一個妄念，心是清淨的，這個符就靈。如果畫符時還有妄念，這道符就不靈。念咒亦復如是，念時不能夾雜一個妄念；夾雜一個妄念，這個咒就不靈。由此可知，咒愈長愈難念。佛家常言：「念經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經比咒長，不打妄想難；咒也相當長，不打妄想也不容易；佛號短，「阿彌陀佛」四個字，不夾雜一個妄念容易，這句佛號就靈。

這些方法都在攝心，幫助我們達到清淨心。清淨心是真心，真心無念，心裡有念就是妄心。妄心有生滅，真心不生不滅。把生滅斷除，恢復到不生不滅，這是佛家修學功夫最高的目標。

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夭壽不貳。夫夭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夭。孰爲壽。

「感格」，求感應。於心性求感應，於上天求感應，都要用真誠心，所謂「誠則靈，不誠無物」。立命之學，最早是孟子說的。他說：「夭壽不貳。」「夭」是短命，「壽」是長壽，短命跟長壽是一不是二。這個話說得很高明，一般人聽不懂。短命跟長壽差別太大了，怎麼是一不是二？我們用分別心、執著心看，所以把它看成二。如果你的心不動，一念不生，沒有分別，長壽跟短命確實是一不是二。有分

別，才有二、三。

聖人、佛菩薩沒有分別心，凡夫有分別心，所以把世間一切法都變成對立，大跟小，長跟短，善跟惡，真跟妄。對立就是科學家講的相對論，生活在相對的世間，這是虛妄的世間，《金剛經》講「夢幻泡影」，這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真」，一真決定沒有相對，有相對就不是真的。六道是相對的，十法界是相對的，一真法界沒有相對。沒有相對，有沒有絕對？也沒有絕對。絕對跟相對是互相建立的，沒有相對，絕對也沒有了。佛經講這個境界不可思議。「思」是思惟，你不能思，一思就錯了；「議」是議論，也不能說，說就錯了，「開口便錯，動念皆乖」。那是真實的一真法界，真平等。

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

可立貴賤之命。夭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

「細分之」，把它推廣來說。「豐歉不貳」，「豐」是豐收，「歉」是收成不好。收成豐富，可以過得富足；反之，若是欠收，日子就貧困。如果你能懂得豐歉不貳、貧富不貳，就能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窮」是處在困境，辦什麼事情都艱難困苦，不能成就；「通」是通達，做任何事助緣很多，非常順利。你要是懂得窮通不貳，就能立貴賤之命。如何立命？貧者安於貧，富者安於富，貴者安於貴，賤者安於賤，各得其所，這是立命。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愛，互助合作，這是真正知天命。所以，世間永遠是太平的，社會決定不可能有動亂。這是真真實實的學問。

「夭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生死不可怕？不可怕。生死非常正常，只要明白道理，你就不會貪生怕死。生跟死是一樁事，

不是兩樁事。通達的人對於捨身受身，就像脫衣服、換衣服一樣。我們把衣服比喻作身體，衣服穿的時間久了，髒了、破了，自然會把它脫掉，這個身就不要了，再換一件衣服，就是再換一個身。我們必須要注意，衣服要愈換愈漂亮，如果愈換愈差就不好了。

如果一個人作惡多端，他這個身捨掉之後，來生會比現在這個身還差，換成畜生身、餓鬼身、地獄身，愈換愈不好看。如果這個人一生行善，好善積德，捨報之後生天，天身比我們這個身莊嚴。如果念佛求生淨土，換得菩薩身、佛身，就愈來愈莊嚴了。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與道理，才真正肯斷惡修善。斷惡修善雖然是利益別人，實際上利人就是利己，這是真理。世間人常講「損人利己」，這句話有弊病，損人決定害己。利己是眼前雖得一點小利，可是幾十年之後，你死了變餓鬼、畜生、地獄，那真正是害了自己，到時就後悔莫及。所以，損人之事決定不能做，真正聰明人、明白人決定做利益一切眾生的事情。

因此，對於生死這樁事情參透，知道事實真相，貪生怕死的念頭就沒有了。無論在何時，無論是什麼方式死亡，都會歡歡喜喜。為什麼？知道這個身捨了之後，馬上換一個比現在更好、更殊勝的身。我們要有信心，有把握。

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

「該」，包括。只要把這一關參透，在一切相對的境界裡面，順境逆境、善緣惡緣你都能得自在，我們要入這個境界。有人對我好，照顧我，於我恩惠，我感激他。有人對我不滿，惡意毀謗、陷害、侮辱，我用感恩的心對他，感激他消我的業障，成就我的德行。我知道他是用這種手段來試試我的心平不平靜，還有沒有瞋恚心？如果我還有一念瞋恚報復的念頭，我是凡夫，我的功夫沒有進步。他這樣對我，等於是在考驗我。

我在佛堂裡，替對我不好的人供了一個長生牌位，天天誦經、拜佛為他祝福。你陷害我，我還是祝福你，我把你看作佛菩薩。你為什麼對我不好？你不了解我，一切出自於誤會，何必要計較？計較是自己的過失。我不計較，我感恩、尊敬，你遇到困難需要我幫助的時候，我會全心全力來幫助你。這是做人的道理，你必須參透「不二法門」。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實學。

「俟」，等待，所謂「水到渠成」。「將迎」，念頭起滅。孟子云：「修身以俟之。」這是說時時刻刻修養德行，乃至於「積德祈天之事」，這是屬於存養功夫。身有惡行，必須永遠斷除。修身積德之事，不可存僥倖之心、非分之想，若有絲毫念頭起滅，「皆當斬絕」，

這是真正的功夫。果然做到如此，性德就恢復了，這是大菩薩的境界，這是實實在在的學問。

孟子說得很好，「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是斷除妄想、分別、執著的念頭，這是真正的學問，真心本性完全恢復了。自性本來具足無量智慧、無量德能、無量相好，依此理論與方法修學，世出世法有求必應，這是真實的原理。

汝未能無心。但能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

我們凡夫無法做到無心（無念），因此如何將念頭控制住，就要用方法。雲谷禪師教了凡先生用持咒的方法。有人聽我這麼講，就有疑問：「我們是念準提咒，還是繼續念阿彌陀佛？」我們學習要善用心，畫符、參禪、念咒、念佛，方法、手段雖然不同，其目的與原理

完全相同。所以，他念準提咒，我們念阿彌陀佛。

「無記無數」，這是一個共同的原則，但是也要因人而異。中上根性的人可以不要記數，中下根性的人最好是記數，而且念珠的作用就是記數。一天固定記多少數，精進而不懈怠，這樣能將妄念消除，這是初步功夫。如此用功，幾年之後，妄念少了，心地逐漸清淨，就不要記數了。因為記數還是分心，佛號一句接著一句，無記無數，念在佛號上，妄念自然不生。

念佛的功夫貴在「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功夫純熟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念與不念合一，就入不二法門，功夫到家了。念佛、念咒都一樣，功夫有很多層次。「記數」是最低的功夫，從記數提升到「無記無數」，再提升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這是第三層境界。明白此理，自然得到「靈驗」。靈驗的原理是「誠則靈」，靈是感應；「誠則明」，明是智慧現前。

雲谷禪師的教導，到此告一段落。下面是了凡先生自己修持的經歷，他如何將大師這一番開示，完全落實在自己的思想、行為上，這是真實功夫，值得我們學習。

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

我們從了凡先生的「號」也能看出他的為人，「學海」是他好學，喜歡讀書，但是這個口氣很大，我們能覺察出他的貢高我慢。他從接受雲谷禪師教誨的這一天起，改號「了凡」，「了」是明瞭、了脫，「凡」是凡夫。他知道命運可以改造，「數」可以突破，他不願意再作凡夫，一心想超越，所以改號「了凡」。

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

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

了凡先生從這個時候開始，才算是認真用功，每天依照功過格做反省的功夫，於是覺得與從前不一樣。從前每天悠悠放任過日子，現在感覺自己戰戰兢兢，時時刻刻有警惕的念頭，唯恐起惡念、說錯話、做錯事，得罪天地鬼神，有一點不同的氣象。從前遇到有人憎恨、討厭、毀謗，他不會輕易饒人，決定要報復。現在他不報復，心平了，心量慢慢拓開，能夠「恬然容受」，包容別人，這是修持功夫得力了。我們也要常常勘驗自己，我今天有沒有空過？如果功夫不得力，這一天就空過了。諺語說：「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一去不復回。無論世法、佛法，真正成功的人，都會珍惜光陰，天天求精進，一天都不空過。

到明年。禮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

了凡先生三十五歲遇到雲谷禪師，三十六歲參加禮部的科舉考試。孔先生算他應該考第三名，但是他卻考了第一名，這是孔先生為他算的命第一次不應驗，這也是修持功夫改變了他的命運。同一年秋天考中舉人，他命裡沒有舉人，這是改造命運非常明顯的應驗。

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

他自己反省，雖然斷惡修善，但是做得不純，還夾雜著私心，檢討自己的行為，過誤還很多。這是說他知道應當要認真努力去做，可

是做得不夠，沒有盡心。

大凡改過自新，總是開始發心勇猛，時間久了就慢慢鬆散了，這是人的通病。了凡先生也是如此，第一年勇猛精進，以後也退步了。雖然退步，他還有警覺心，常常提醒自己努力，所以進步得很緩慢。初發心修學，這種現象是正常的，而且是每一個修行者都必須經歷的過程。因此，不要灰心害怕，在緩慢當中也要求進步；雖然進得不多，只要有進步就好。否則，不進則退。

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時方從李漸菴入關。未及回向。庚辰南還。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啓。

「己巳」是了凡先生三十五歲。他從遇到雲谷大師之後，就發願

斷惡修善。發願做三千樁善事，整整十年（從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才完成。由此可知，三千善事是多麼難行！我們曉得這個事實真相，希望自己能比他更勇猛，至少一天做一樁善事，能夠做兩、三樁就更好，天天不要間斷，效果決定超過了凡先生。

「時方從李漸菴入關，未及回向」。因為他在外面服務，曾經一度在李漸菴的軍中辦事，跟著軍隊到處行軍，沒有機會迴向。庚辰年，了凡先生四十六歲，他從南方回來，請性空、慧空兩位法師在東塔禪堂迴向。遂又發願「許行三千善事」，到第二年（辛巳年），即了凡先生四十七歲，生第一個兒子天啟。因為斷惡修善有這麼好的效果，信心就增長，行善愈懇切。換言之，斷惡修善愈來愈順利，效驗也愈來愈顯著。

余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鵝毛

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

他每天修持還是用功過格，但是他的太太不認識字，也不會寫字，所以每做一件好事，她就用鵝毛管沾硃砂，在日曆上印一個紅圈，用這個方法來記錄。

或施食貧人。或買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請性空輩。就家庭回向。

譬如，布施飲食給貧苦的人。每天去市場買菜，看到很活潑有生氣的動物，就隨緣買一點放生。放生是機緣，不要特意去買，看牠確實能活命，就買來放生；若是不能活命，就不必買了。他做得很認真，很如法，所以「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可見得他愈做愈順利。從庚辰年發願到癸未年，前後四年，三千樁善事就完成了，然後請法師在

家裡誦經迴向。

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

「坐堂」，上班辦公。同年九月十三日，他又起中進士的願，「許行善事一萬條」。經四年，至丙戌年，了凡先生五十二歲，果然登第中進士，朝廷分派他到寶坻縣當知縣，任職七年（一五八六年至一五九二年）。

上任之後，了凡先生做得確實很認真、很如法，他準備一本空格冊子，題名為「治心編」，用來對治心中的惡念。每天一早隨從就把治心編交給辦公室的人員，放在他的辦公桌上，讓他將每天所做的善

惡全數記錄。並且每天晚上仿效趙閱道（宋仁宗時的御史，為人公正無私，時稱「鐵面御史」），在庭院設一香案，將自己一天所做的善惡寫成疏文，向上天祈禱報告。

由此可知，這個人大公無私，絕不隱諱自己的過失，他用這個方法斷惡修善。因此，若是見不得人的事，不敢向上天說的事，他決定不敢做。不但不敢做，連念頭都不敢生。因此，他到晚年斷惡修善的效果愈來愈殊勝。

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曰。我前在家。相助爲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夜間偶夢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

「縣衙」，今之縣政府。天啟的母親看到縣衙內沒有什麼善事可

做，於是很憂愁的說：「從前我在家常常與街坊鄰里走動，做善事容易。現在你做了官，我走到哪裡都有人接待，反而做善的機會少了。你現在許做一萬樁善事，到何時才能圓滿？」了凡先生聽了這些話也很懊惱。結果他晚上夢到一位神人，他就向天神說：「我許做一萬樁善事，恐怕很難滿願。」神人告訴他：「你減糧一事，使你的善願已經圓滿。」這是他真誠行善的感應。

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余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驚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知。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吾即捐俸銀。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

了凡先生任寶坻知縣後，覺得田租太重，於是下令減輕農民的田

賦。因為做了這樁事情，他的一萬椿善事已經圓滿了。但是他對天神的話有點驚奇懷疑。此時適逢幻余禪師自五台山來，他就把夢中之事向幻余禪師請教，並且問天神講的話可不可信。

「師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這兩句是從理上講。真心是沒有分別，沒有執著，這是依據經典理論來說的。你做三千椿善事、一萬椿善事、十萬椿善事，如果是用分別、執著心去做，還是有範圍。真心沒有界限，極小的善也遍虛空法界。所以，菩薩極微細的善，能變成無量無邊的大善。

世間人往往像了凡先生一樣，許一萬椿善事，做得很辛苦，這是小善，因為沒有脫離妄想、分別、執著。換言之，有妄想、分別、執著，所行之善有量；若離開妄想、分別、執著，即使是修極小的善都無量無邊，沒有限量。因此，「一行可當萬善」。所以，拓開心量非常重要。在世間做善事，大小與自己心量有關係。心量愈大，小行變

成大善；心量狹小，大行變成小善。

「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這兩句是從事上講。何況你為全縣農民減輕賦稅，這不只是萬農受惠，農夫的家人，包括父母、妻子、兒女，統統受惠，因此一善可以抵萬善。俗語說：「公門之中好修福。」從前人何以希求科第？就是作官容易修善，平民想修一萬樁善事多麼艱難。反之，他若是嫌田租太少，還要加重稅賦，這一念之惡就造了萬惡。因此，善惡在一念之間。

明白了這個事情，了凡先生非常高興，於是捐出俸銀，在五台山供養出家人，以此福來做迴向。

古時候，只有作官的人有這個權勢，所以為惡為善都很容易。在現前這個時代，許多行業也都能修大善、造大惡，尤其是娛樂界、影劇界、傳播公司，操作的權超過國家領袖。若是利用衛星、網路傳播的內容是正面的、善行的，能啟發廣大的群眾覺悟，斷惡修善，積功

累德，這一小時的節目播出，所行之善即超過了凡先生的萬善。若是所播放的節目是負面的，教人殺盜淫妄，這一小時的罪過就是阿鼻地獄。由此可知，現在人不必去求功名，作大官，掌大權，在任何一個行業斷惡修善都比過去方便太多了。

現代科技發達，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方便；但是這個方便有正面、負面，我們必須認識清楚，吉凶禍福確實在一念之間。

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矣。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又云。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

孔先生算了凡先生的壽命只到五十三歲。他並沒有特別求長壽，到五十三歲時，他平平安安的度過。之後為教導兒子天啟寫四訓這一

年，他已經六十九歲，這時他已從寶坻知縣退休下來。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書經》說天道難信，為什麼？以其命之不常；也就是說定數會變，不是恆常的。又說「惟命不於常」，天命無常，修德為要。這些話都是真實話，不是妄語。

了凡先生明白這個道理，接受聖人的教誨，知道自己可以改造命運，自己可以主宰命運。這樣的人是英雄豪傑，決不同於一般凡人，一生聽命運的主宰。尤其造作罪業，損福折壽，這是愚痴到了極處。縱然大富大貴，因為造作不善，福折了，壽也折了，這是世間最愚痴的人。因此，人不能不受教育，尤其不能不受聖賢教育。唯有受聖賢教育才能明理，才能改造自己的命運，提升自己的境界。

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即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

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

你的命不知道究竟如何？即使你命中有富貴榮華，也要常常作不得意的想法。即使做事情很順利，還是要當作不稱心的想法。這幾句話都是了凡先生教他的兒子要學謙虛。《易經》說六爻皆吉，只有一個「謙」卦。《書經》云：「滿招損，謙受益。」一個人無論處在優越的環境也好，惡劣的環境也好，都要謙虛，萬萬不可傲慢。

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

「思」就是想，這六條確實是佛法講的「正思惟」。人不能沒有正確的思想，這六條就是標準。

第一、「遠思揚祖宗之德」。光大祖宗之德，這是根本。我們的祖宗是誰？歷史上記載，從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是我們民族的祖宗。而每一個家庭的祖宗，都是承襲古聖先賢的道統，因此要常常想到發揚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歷史悠久，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人與大自然、人與天地鬼神都應當互相尊重，互相敬愛，互助合作。要常常如是思惟，如何將祖宗之德落實在生活中，利益現前社會大眾。

第二、「近思蓋父母之愆」。這是說到近處。中國古聖先賢常常教導我們：「家醜不可外揚。」家有不善的事，在所難免。若道與外人知，則受外人輕視，甚至引起他人不善的企圖，破壞家庭的和睦。諺語說：「禍從口出。」家庭如是，社會亦如此。

今日社會何以如此混亂？我們細細思惟，這是我們違背古聖先賢的教誨。所謂「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老人教我們對社會、對

人群應當「隱惡揚善」，看到別人的不善，不可放在心上；看到別人的好處，應當讚揚。這種作法使不善之人心生慚愧，「我做惡事，人家都能包容原諒我；我做一點小小的善事，人家表揚我、讚歎我」，這樣能激發大眾的廉恥心、慚愧心，社會才會安定，世界才會和平。

我們吃了大虧！因為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恰恰相反，隱善揚惡，惡事特別加以報導，善事隱而不提。這種作法讓行善之人灰心，對作惡的人卻是莫大的鼓勵，因此社會動亂，世局不安，其來有自。

一個家庭，父母、兄弟有過失都要遮蓋，然而一味的遮蓋也是錯誤的，必須要勸導父母、兄弟改惡向善。同時要注意，勸導要在家裡，決不在有外人的場合；只要有外人在，決定是隱惡揚善。

第三、「上思報國之恩」。佛教導學生要常常想到報恩，「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四重恩」是父母之恩、老師之恩、國家之恩、眾生之恩。我們生活在世間，不能脫離人群獨立生活，衣食住行

都要仰賴大眾，因此人與人之間都有恩德，我們要常常懷念。如何報答？奉獻自己的智慧德能，為國家、為社會服務，就是具體報恩的行為。

第四、「下思造家之福」。「造家之福」是齊家，家庭整理得整齊齊齊。整齊的標準何在？「倫理」，倫理是一種天然的秩序。國家有秩序，國家強盛；社會有秩序，社會安定；家庭有秩序，家庭興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這是齊家天然的秩序，決不是古聖先賢、孔老夫子制定的，這是自然之道。以佛法而言，這是我們的真心本性，本具的德能，本有的秩序，自然的，不是人為的。明白此理，我們才真正肯隨順聖賢的教誨。

他們之所以稱為大聖大賢，原因何在？他不是要我們永遠聽他的教誨。聽他的教誨是在初學的階段，到你學到一定的程度，你的境界提升了，原來我們跟他一樣！佛說：「一切眾生皆當作佛」，都是平等的。《圓覺經》、《華嚴經》說得更透徹，「一切眾生本來成佛」，

比「應當成佛」更要親切。所以，佛法是平等的，儒家講是平等的，道家講還是平等的。古今中外，大聖大賢所垂訓的教誨，無一不是清淨平等，這個道理我們要細心深入體會，才能得到真實的受用。

第五、「外思濟人之急」。要常常想到如何幫助苦難的眾生。在生活方面一定要懂得節儉，能省一塊錢，就能多幫助別人一塊錢。遇到別人有困難時，應當全心全力援助。

第六、「內思閑己之邪」。「閑」是防範，對自己一定要懂得防範邪知邪見的侵入。特別在這個時代，崇尚民主自由開放，這是世界潮流，無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提倡正知正見，倫理道德的教育，以防範邪知邪見。

今日邪知邪見充斥全世界，這是社會動亂、災禍的根源。我很佩服新加坡政府，這是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我最初到新加坡講經，受到嚴格的監督，所講的經本內容要報備，經過審查，許可了才能開

講。聽說我們講經的時候，都有政府的便衣人員在監聽。如果說的是邪知邪見，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團結，破壞種族的團結，立刻受到禁止。這是好事情！

我們要曉得，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決定造成社會動亂，因為邪知邪見無人防範。中華民族綿延至今，這是歷代帝王保護人民的正知正見，防範邪知邪見在社會上流行，這個功德大。此地提出的六條是思惟的綱領，也是正知正見的思想。

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閣一生。

務必要天天檢點反省，把自己的過失找出來。一天不知道過失，自以為是，這是大病。一天沒有過可改，就無法進步，不能進步就決

定退步。天下聰明俊秀之才不少，何以道德不能天天增長？德業不能天天擴張？都是被「因循」二字害了，在德學功業上，得過且過，沒有認真努力去做。

佛門常講「開悟」，何謂開悟？知道自己的過失就開悟了。你能把自己的過失改正過來，這叫真修行。學佛的同學們，最重要的是早晚功課，早晚功課不是念給佛菩薩聽的。早課的用意是在提醒自己，希望這一天處事待人接物，不要忘記佛陀的教誨，身體力行。晚課是反省，我今天對人對事對物，哪些做的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做對了，明天繼續保持；做錯了，明天一定要改正，如此做早晚課就有功德。「日日知非，日日改過」，這才是做早晚課真正的意義。

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這是第一篇立命之學的結論。「邃」，深。「真」，決定沒有虛妄。「正」，決定沒有絲毫邪僻。雲谷禪師教導他立命的學說，至精至邃，至真至正，沒有絲毫虛妄邪僻。他自己一生努力修學，改造了命運。命裡沒有功名，他得功名；命裡沒有兒女，他得了兒子；命中只有五十二歲，他活到七十四歲。這足以證明雲谷禪師的教誨正確無誤。

了凡先生這幾篇文字是教訓子孫後裔，他的後代知道這些寶貴的理論與方法，公諸大眾，希望社會大眾都能明瞭立命之學，並藉此改造自己的命運。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擴展到整個世界，人人都能依此教誨修學，生活幸福，社會安定，世界和平。

二、改過之法

「改過之法」與「積善之方」是本書的重點。以佛經慣例而言，第一篇是序文，第二、第三篇是「正宗」，最後一篇是「流通」。以此三分來觀察，就能明瞭全書的旨趣。「立命之學」懂得了，從哪裡做起？改過。人生來既不是聖人，怎麼可能沒有過失？孔子說：「過則勿憚改。」不要怕有過失，要有勇氣、有決心、有毅力改過，既使小小過失也要認真改。一般人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疏忽小過失，不重視小的惡念，於是小過失養成大過失，小的惡念慢慢養成大的惡念，後果不堪設想。

改過之法，第一段講「改過之因」。避禍納福是人之常情，我們要知道，吉凶禍福決定有預兆。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記可觀也。

「大夫」是國君、諸侯的助手，像現在部長、總理這一階層的人物。「億」，猜想。「左國」，《左傳》、《國語》，這是左丘明的著述。「諸記」，《公羊傳》、《穀梁傳》。

他們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看到這個人的舉止，聽聽這個人的言語，推想他將來的吉凶禍福都很靈驗。了凡先生引用古人的記載，左國諸記中，我們都能明確的看到，這就是說明吉凶禍福有預兆。

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

人心存善惡念，所造善惡業行，只能欺瞞愚人，決定瞞不了有道德、有學問的人。我的三位老師：方東美先生、章嘉大師和李炳南老

居士，他們都有這個能力，都能看得很清楚。接觸大眾，偶爾也談談：「某人命很薄，沒有福，沒有壽；某人心地純厚，積功累德，將來必有福報。」他們對於福薄的這些人都生憐憫心，教導他改過修善，創造命運。我年輕時就是屬於薄福短命之人，我聽老師的話，所以老師特別憐憫我，教導我改造命運，自求多福。

「萌乎心而動乎四體」，起心動念自然表現在言語動作之中。

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

這是提出一個原則。一個人心地善良，待人厚道，處處能替別人著想，這個人將來有福。反之，心胸狹窄，起心動念為自己的利益，損人利己，對人刻薄，此為薄福之人。縱然眼前有福報，這是命中的福；命中福雖不小，因為心行不善，福已經折了，折了還有餘福。由

此可知，他要是存好心、行好事，他的福報一生享不盡，他的餘福子子孫孫都享受得到。

然而世俗之人沒有學問，缺少常識，如白翳障住眼睛，就像「白內障」，什麼都看不清楚，以為禍福沒有一定，而且無法預測。真正有學問、有德行的人，他們明瞭事實真相。

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

這是說明禍福可以先知，可以預測得相當準確。我們能不能得到這個能力？答案是肯定的。我們要想有這種能力，只要做到「至誠合天」這四個字就行了。我們起心動念合乎自然的法則，「天」就是自然法則，不加絲毫的妄想、分別，心地真誠、清淨、平等，這個能力就現前了。

一個人心善、言善、行善，對人厚道，就能推想到他的福報快要現前了。如果他的思想言行不善，他的災難就愈來愈近，這是從小而言。從大而言，觀察家庭、社會，乃至於國家、世界，無不準確。這裡面有道理在，決不是妄言。我們要曉得自己這一生，特別是將來的吉凶禍福，應當從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處反省。如果純善，自己可以肯定災消福來；如果心不善、言不善（花言巧語欺騙眾生）、行為不善，自己要警惕，禍患災難必定一天天接近。從個人到家庭、社會、國家、世界，無不如是。

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

現在講「改過之基」，就是趨吉避凶，改過為先。在沒有談行善積德之前，先要改過。過不能改，或改的不徹底，雖然修善，善中夾雜著惡，善不純，功難顯。因此，改過是積善的先決條件。所以，先

講「改過之法」，再說「積善之方」。

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

了凡先生提出了改過三要素，第一是羞恥心。人能夠知恥，就決定不會起妄心，動惡念。知恥放在改過三要素之首，用意非常之深，凡夫何以不能成聖，病根就在此地，這是把我們的病根說出來了。

我們應當常常想到，古聖先賢與我們同樣是人，佛經亦云諸佛如來也是從凡夫修行成佛菩薩。孔老夫子、釋迦牟尼佛距今幾千年，還普遍為世人所尊敬，不分國家、不分種族，甚至不分宗教都接受其教

誨。諸佛菩薩、大聖大賢何以能成為百世之師？我為什麼不能？以此標準觀察，羞恥心就發出來了。人能常如是思惟，必能發憤自強。

「我何以一身瓦裂」，就像一個破碎的陶器，一文不值。

「耽染塵情」，這是我們的毛病。「耽」，過分的快樂；「染」，染污；「塵」，五欲（財色名食睡）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這些一定要節制。若縱情放逸，後果不堪設想。世間人耽染七情五欲，不知情欲非真，其中雖有樂，而付出的代價甚大，得不償失。佛為我們詳細說明，這個代價就是造成了六道生死輪迴。世間最苦、最可怕之事，莫過於此。

由此可知，聖賢人在世間，和光同塵，亦不離七情五欲，但是能淡薄情欲，行為合禮合法。「禮」，就是有節度，不能不及，也不能過分；不及是不合禮，過分也不合禮。在古聖先賢的教育裡，家庭有秩序，夫婦相敬如賓，都有節度，決不是縱情耽染，所以家庭和睦。

粗淺的說，人歡喜七情五欲的享受，但是人更愛惜自己的生命。到了要捨的時候，大概七情五欲可以捨，但不願意捨自己的身命，而且還希望自己長壽，這都是人之常情。你想長壽，就要在生活各個方面懂得節制。古人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你要遠離災禍，言語態度不能不謹慎；你要身體健康，飲食起居不能不謹慎。

如今希求健康長壽者，不知養生之道，反使身體衰弱。我初學佛時，明白素食有益於身體健康，就決心吃長素。當時一些長官、同學、朋友都勸我：「學佛是可以，佛教很多事情不能做！」可是到了晚年，五、六十歲的時候，這些朋友們看到我，態度完全改變了，都說「你走對路了」。再過二十幾年看到我，現在個個都羨慕我的相貌改變了，體質改變了。這是修學佛法得來的第一個好處。

去年，澳洲政府發給我永久居留，按照規定要做身體檢查。檢查完之後，醫生說：「法師，您來檢查是多餘的。您到底吃什麼營養

品？」我說：「所有營養品，我一概不沾。」為什麼？那些東西都有副作用，生活愈簡單愈好。我每天讀書，早晨六點多鐘起來，晚上十二點鐘才入睡。吃過午飯，如果沒有事情，休息一會兒；有事情可以不必休息，精神飽滿，工作正常。所以，你能說素食沒有營養嗎？我可以做證明。許多出家人身體都很好，也吃得肥肥胖胖，他們並沒有吃肉。

健康真正的因素是心地清淨，沒有妄想、雜念。其次，飲食起居如法，有秩序，有節制，決定不沾染五欲六塵、名聞利養、貪瞋痴慢，這是健康的真因。一切隨緣而不攀緣，這是健康的外緣。有真因，有外緣，健康的果報自然現前。

「私行不義」，「不義」就是不應該做的。真正講求修養的人很謹慎，無論對人、對事、對物，一定要想到這件事我應不應該做？這句話我應不應該說？

「謂人不知」，以為別人不知。古人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掩藏再嚴密，終有敗露的一天，哪會有人不知道的事情？

「傲然無愧」，「傲」是傲慢，「無愧」是沒有慚愧心；慚是良心的責備，愧是輿論的制裁。受到外人批評，毫不在乎，臉皮很厚。我們要細心觀察，這樣的行為，「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禽獸是三惡道。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此造作，必定淪於三惡道，自己還不覺察。

經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失掉人身，來生再得人身的機會很小。得人身的條件為何？五戒十善，儒家講的五倫十義做得沒有欠缺，來生一定得人身。我們能得人身，就是過去生中五戒十善修得還不錯，這一生得這個果報。但是這一生我們有沒有繼續修？就要問自己了。

「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那些聖賢人原本與我們是一樣的，他們今天能生天，能作佛菩薩；我們今天思想、見解、言行都不

善，將來的前途就是地獄、餓鬼、畜生。果報懸殊如此之大，真是可羞可恥！

我常說學佛就是學聖人，學做一個明白人。唯有明白，才能向上提升自己的境界，現前過諸佛菩薩的生活，將來入諸佛菩薩的境界，我們學佛真正的目標在此地。現在我們要把這個身體當作工具，多替眾生做一些好事，為人民服務，為國家服務。以《了凡四訓》而言，就是改過修善，積功累德，為大眾做個好榜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此改過之要機」。儒家講「知恥近乎勇」，勇於改過自新，就能成聖成賢；若不知恥，就會淪落到地獄、餓鬼、畜生。「知恥」是改過一個重要的訣竅，我們不能不注意。

我在美國休士頓曾經遇到一位同修，跟我談到今日社會動亂不安，要從知恥來幫助大眾回頭。現在人之所以敢造惡業，究其根本因素，

就是不知恥。所以，今天必須要提倡知恥，我們成立一個知恥學社。我同意他的說法。我說很好，你去擬定章程，我會響應。以後我離開美國，這件事情也就淡漠了。任何一樁好事，一定要有熱心的人士去推動，在社會上尋找對傳統道德還有概念的人，聽到還能生歡喜心的人，集合起來成立一個社團，自己認真修學，大力弘揚，這是一樁好事情。

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

改過之法，第二要發畏心。「畏」是害怕，含有恭敬的意思，知道畏懼，才能生誠敬之心。過去，弟子對於父母、尊長，學生對於老師，都有敬畏之心，又敬愛又害怕。如果沒有畏心，又不知恥，什麼

樣的壞事做不出來？今天知恥的人少了，敬畏的人也少了，原因何在？在於沒有好好的教導。人不是聖賢，不是佛菩薩再來，所以教育比什麼都重要。

《禮記·學記》云：「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自古以來，一個政權的建立，朝代的形成，不出五年，國家一定是制禮作樂，這樣教化人民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改朝換代亂世的時間很短，很快就能恢復秩序。唯獨我們這一代很可憐，滿清滅亡之後，一直到今日，都沒有制作禮樂。禮樂沒有頒布，這個時代將來在歷史上就稱為「亂世」，這是中國歷史上動亂時間最長的一個時期，人民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往來，無所適從。

在台灣民間，一般父母過世了，兒女喪禮穿的孝服，有人披麻帶孝，有人穿黑色中山裝。同修們問我：「這個合不合禮？」我說：「中華民國建國至今，沒有頒布禮樂。有人披麻帶孝，這是清朝的禮；有

人穿黑色衣服，這是用外國人的禮，都可以用。因為國家沒有禮，用什麼都能行得通。」過去帝王時代非常重視禮樂，衣服不能隨便穿，你是什麼身分就穿什麼服裝，士農工商都有分別。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從事哪一個行業，你在社會上是什麼樣的地位；地位比你低的，對你一定要尊重，便於行禮。現在沒有禮，社會沒有秩序，天下大亂。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嚮往古代那種社會，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現實，雖然別人不講，我們要明白。

天地鬼神有沒有？肯定是有。我們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身體接觸不到；然而我們接觸不到的東西太多了，不能因為我們接觸不到，就認為他不存在。何況鬼神的感應，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記載得很多，現代報章雜誌也常常報導。那些報導當然都是事實，可是依然有許多人不相信。這也難怪，如果不是親自經歷，別人講的很難相信。到哪一天你有這個福分、這個緣分親見鬼神，你才會相信。

我初學佛的時候，朱鏡宙老居士給我講過很多他親身經歷的故事，都是真的。抗戰之前，他曾經是蘇州一個銀行的總經理；抗戰期間，他是四川稅務局長；抗戰勝利後，他做浙江省財政廳長。我問他老人家學佛的因緣，他說抗戰期間住在重慶，晚上常常跟朋友打麻將。有一天凌晨兩點多才散會，那時沒有交通工具，都是走路回家，路燈很暗，他看到前面有個人，也沒在意。走了差不多半個多小時，他忽然想到，前面是個女人，一個單身女子，怎麼會半夜出來？他這一想，寒毛直豎。再仔細一看，只有上身沒有下身，嚇呆了。這一驚嚇，前面這個人不見了。他跟這個人在一起走了半個多小時，絕對不是眼花，他真的看到鬼了。他說從這一天起，他才真的相信佛。學佛之後，他對那個鬼非常感激。他說如果不是親自遇到，這一生永遠不會相信。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是位虔誠的佛教徒，也常講故事給他聽，他聽了半信半疑，一直到自己親身遇到之後才相信，決定不是虛妄的。

我自己雖然沒有見過鬼，可是我曾經遇到過像小說《聊齋》裡面講的狐狸精。大概在我十五、六歲的時候，在湖南衡山，我遇到的這個狐狸精已經變成人形，而且是男的，很多人見過。抗戰勝利之後，我回到家鄉，家鄉有個親戚遇到一個很奇怪的事情。我的家鄉出米，收的稻米都運到蕪湖、南京去賣。在裝船的時候，看到有一隻黃鼠狼從跳板鑽進船上，船工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大家以為是眼花看錯了。這一船米運到南京，在下貨的時候，忽然之間一船的米不見了。在南京逗留了幾天，只好回家；回家之後，米還在米倉裡。不知道是怎樣得罪黃鼠狼，黃鼠狼跟他開玩笑，把一船米又搬回家，還好沒有損失，這是事實。世間之大，無奇不有，我們親自見到的事情太少了，所以不能說自己沒有見到就不相信。我們欺騙人容易，天地鬼神難欺。

「吾雖過在隱微」。我們的過失縱然非常隱密、微細，人們覺察不到，但是「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鑒」是鏡子，天地鬼神的鑒

察就像鏡子照物一樣清楚。

「重則降之百殃」。常常造作惡業，一定會遇到意想不到的災難；「輕則損其現福」，輕者折損現前的福報。明白此理，了解事實真相，怎麼不害怕？

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懍懍。

前一段講天地鬼神鑒察，本段講我們現前居住的環境。「不惟是也」，不但如此。「閒居之地，指視昭然」，所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尤其是現代社會，都市人口稠密，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許多人看到。

「吾雖掩之甚密」，我們雖然掩藏得很細密。「文之甚巧」，

「文」是文飾，遮飾得很巧妙。「肺肝早露，終難自欺」，有學問、有道德的人，一眼就看破了，一文不值。「懍懍」是恐懼、害怕的樣子，想到這些地方，又怎能不害怕？

所以，一個人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要本著良心，畏懼輿論的制裁。我們行善，不願意別人知道；我們造惡，希望別人指責，我們的惡就報掉了，這是好事情。他所指出來的，我真有錯，要悔改；我沒有這個過失，我也很歡喜，我被冤枉了，被冤枉是消業障最殊勝的方法。所以，不論別人指責的是不是事實，我們都要心存感恩。古人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尤其是惡意的批評，如果是自己有過失，要趕緊改過自新；沒有，更加勉勵，決不犯這樣的過失。

所以，一個真正懂得成就自己的斷惡修善、積功累德之人，念念都想別人的好處，決不把別人的不善放在心裡。為什麼？我們的心純善，把別人的不善放在心上，就破壞了自己的善心。現在這種愚痴的

人，不在少數。別人讚歎我，我我也要冷靜思惟，他讚歎我，我有沒有這個實德？我是不是真的做了這些好事？縱然是真的，我們也要謙虛，更加努力。如果是言過其實，要生慚愧心，向他道歉，我沒有這麼好，你說得太過分了。應當勉勵自己，不要辜負他人的讚歎。如此德行才能成就，凶災才能免除，善福才能降臨，這是一定之理。

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

這是改過自新的理論依據。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即使從前造作再大的罪惡，都能夠悔改。這是舉例說明，何以一生造作極大的罪業，真正懺悔，還能消除業障。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很多，只要細心觀察，不難得知。實在說，這個理太深了，不是凡夫能夠理解。不但凡夫不能理解，經上講二乘聖者、權教菩薩都無法理解。為什麼？這個

涉及到虛空法界宇宙的來源、生命的起源、眾生的起源這些大道理。在《楞嚴經》上，佛告訴我們，虛空法界國土眾生原本是一體的。因此，極大的罪惡只要回頭，所謂「回頭是岸」。

謂一念猛厲。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為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

「千年幽谷」，就是現在旅遊看到的岩洞、鐘乳石洞。一念懺悔猛厲，就足以洗淨百年之惡。猶如千年之黑暗，只要有一盞燈，千年的黑暗就破除了。「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為貴」，過失就像黑暗一樣，只要一盞燈就能把它照破。這盞燈比喻智慧、覺醒，真正覺悟了，一念覺、一念真智慧現前，罪就消了。

我們無量劫來就迷在情欲之中，盲目無知的執著身是自己，貪圖

五欲六塵的享受，造作無量無邊的罪業，因此造成無量劫來生死輪迴。我們知道身命是短暫的，但是精神長存；佛家講法身慧命，那是永恆的。《八大人覺經》云：「世間無常，國土危脆。」世間剎那剎那在變化，人身難得而易失，一口氣不來，這一生的身命就結束了。這個時候，「欲改無由矣」，想改也沒有辦法了。所以，一念覺、一念智慧非常可貴。

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沉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

就世俗而論，造作惡業太多，惡名流傳後世，世人聽到你的名稱就生厭惡之心。如中國歷史上的秦檜，一生作惡多端，千百年來留下罵名，他的兒孫再孝，也無法幫他洗滌。留惡名於後世，這是非常不榮譽的事情。現在人常說「榮譽是人的第二生命」，其實這還在其次，

最嚴重的是來世的果報。惡業造得太多，所謂「五逆十惡罪」，這是墮阿鼻地獄的罪業。

地獄從哪裡來的？朱鏡宙老居士曾經跟我講了一個故事，這是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在北京時有一段時間被東嶽大帝請去作判官。東嶽大帝在中國山東省泰山，管轄的區域有五、六個省分，他掌理這個地區的生死和吉凶禍福。判官的地位很高，相當於祕書長。章太炎先生說晚上小鬼就來了，抬著轎子請他上班。第二天早晨天才亮，他就下班，小鬼再把他送回來。他日夜都不休息，白天在人間辦公，晚上到鬼道上班。

他也常常把他在鬼道的所見所聞，跟一些朋友們敘說。有一次，他問東嶽大帝（閻羅王比東嶽大帝還要高一級）：「地獄的刑罰，有一種叫炮烙（炮烙是把鐵柱燒紅，使罪人抱著），這個刑罰太殘酷，希望東嶽大帝能大發慈悲心，把這個刑罰廢除。」東嶽大帝聽了這個

話，點點頭說：「你先去刑場參觀一下。」於是東嶽大帝就派兩個小鬼帶他去參觀現場。到那邊之後，小鬼告訴他：「這就是現場，你看！」他看不見，於是才恍然大悟，原來地獄的刑罰不是閻羅王設的，所以他不能廢除。刑罰從哪裡來的？是惡業變現出來的，就跟人作惡夢一樣，自作自受，不是別人做出來給你受的，這才曉得佛經講的道理是真實的。

所有一切歡樂、痛苦的境界，無一不是自心變現的。《華嚴經》講一切法「唯心所現，唯識所變」，包括天堂、地獄。心，是你自己的真心；識，就是妄心，依妄心造作善惡業。你的心善、行善，現出來的境界自然是至善美滿；你的心惡、念頭惡、行為惡，現出來的境界自然是災難。所以，天堂是自心變現的，地獄也是自心變現的，我們現前這個生活環境，還是自心變現的。

有人說：「我的心怎麼會變現這個境界？」這的確是一個關鍵的

問題。什麼是心，心在哪裡，心像什麼樣子，這在佛教是大問題。《楞嚴經》一開端，釋迦牟尼佛就跟阿難尊者討論真心、妄心，心在何處，心是什麼樣子，心有什麼作用，經文很長，共有十卷，就是討論「心」。禪宗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一個人真正認識「心」，世出世間所有法都通達無礙。所以，一切唯心造，一切法唯識所變，我們不能不提高警覺。

地獄境界現前了，佛菩薩雖然大慈大悲，能不能度你？如果你執迷不悟，地藏王菩薩再慈悲也幫不上忙。佛菩薩確實常住地獄，苦口婆心的教化這些苦難眾生。受教的人一定要覺悟，一定要能信、能解、能行，才有機會脫離地獄的苦報，然後一個層次一個層次不斷向上提升。所以，佛的恩德第一大，超過父母。父母對我們的恩德是一生一世，佛菩薩對我們的恩德是生生世世，永遠不相捨離，我們造作再嚴重的罪惡，他也不會捨離我們。這是我們應當向佛學習的。

第三。須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噬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

改過之法，第三要發勇猛心，勇猛精進，改過自新。人不改過，大多是「因循退縮」。「因循」就是得過且過、馬馬虎虎，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認真，這樣過失就很難改了。「退縮」就是退轉。人何以不能改過，或是想改而改不過來，都是被因循退縮障礙住了。所以，更需要勇猛振作起來，絕不懷疑，有過當下就改，不須遲疑，這是勇猛心的樣子。

小的過失，就像刺札在我們的肉裡，要趕快把它剔除。大的過失，就像毒蛇咬了我們的指頭，要立刻把指頭斬斷。如果不斬斷，蛇毒攻

心，人就要死亡。此時，「無絲毫凝滯」，決定沒有猶豫，當機立斷。這是「風雷之所以為益」，「風雷」是《易經》裡面的卦，取它的現象，風吹雷動。春天的現象是萬物生長，所以它有益，稱為「風雷益」。在此地形容當機立斷、勇猛改過的相狀。

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

改過必須具備知恥心、畏懼心、勇猛心，具此三心，改過猶如春冰，遇到太陽就融化了。「冰」比喻惡業，「太陽」比喻勇猛，勇猛改過，過失自然就消除了。

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

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這是說改過之效果不同，有人從事上改，有人從理上改，有人從心上改。但是都必須要具足三心，沒有三心，無論從哪一方面做起，都得不到效果。

先說從事上改。譬如從前殺生，現在發心受持五戒，不殺生了。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五條戒都是在斷除自己的習氣，但是習氣太深，要斷除非常困難。從前喜歡發脾氣罵人，現在不發脾氣了。這都是從事上改，這是一種強制的行為。但是一味制止是有限度的，有個飽和點，所以從事上改很難改得徹底！「病根終在」，貪瞋痴慢是病根，病根沒有斷除，境界現前，煩惱習氣就會起現行。有些人善根深厚，還能強制得住。善根薄弱的，遇到大逆境，就無法控制住了。「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所以無法徹底拔除。

因此，學佛的人很多，都有善心，都想改過，也發心受戒；但是受了之後又做不到，所以很難！

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

其次，從理上改。會改過的人，在事尚未做到之前，先了解其中的道理。如果有殺生的過失，就要常常想「上天有好生之德」，所有的動物都愛惜自己生命，連蚊蟲、螞蟻都貪生怕死，我們殺牠來養自己，我們的心能安嗎？反過來說，人家殺我們去養他，我們能甘心情願嗎？從前沒有人教導，疏忽了這樁事情。現在接受了聖賢教誨，要將這些教訓常常放在心上，常常想這些道理。

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

再設身處地的想想，動物被屠殺時的狀況，繼而煮入鍋裡，種種痛苦。假如被殺的動物是我，然後燒煮，被人吃了，真是痛徹骨髓。自己怎麼還忍心吃眾生肉？再想想果報，尤其寒心。

家父是職業軍人，在抗戰期間，家裡槍枝很多。父親喜歡打獵，我們從小跟著他打獵，天天有野味吃。可是抗戰勝利之後，他死的狀況跟《地藏經》講的完全相同。他瘋狂，看到山就往山上跑，看到水就往水底鑽，就像野獸一樣。經上講殺生的果報，我親眼看到，想到我父親生病到死亡的狀況，非常恐懼！我自己也打了三年獵，殺了不少動物，讀佛書，想到這些情形，再也不敢做了。所以，我從二十六歲開始吃長素、放生，贖過去殺生的罪過。我學佛之後，我只做三樁事情：第一印經，跟印光大師學；第二放生，消除我殺生的罪業；第三布施醫藥，看到人生病很苦，窮人沒有能力買醫藥，我每個月捐一點錢，布施醫藥。

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

我們日常生活習慣菜餚很豐富，但是你有沒有想到「食過即空」？我們為誰貪圖美味？為誰殺生吃肉？若是為能辨別滋味的舌頭，舌頭不過三寸長而已，到喉嚨以下就不知道味道了。如果為了滿足三寸舌頭，造作無量無邊的罪業，不值得！疏食菜羹都可以充飽飢腹，何必殘殺生命，折損自己的福報。這個道理與事實，我們有沒有認真想過？

如果說素食沒有營養，素食妨礙健康，我可以給大家做證明，我素食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一生沒有生過病，健康長壽，體力不衰。我對養生非常含糊，沒有講求，唯一遺憾的就是牙齒不好。前年，有一位同修帶我去看牙醫，替我洗牙。牙醫跟我講：「法師，您的牙齒很不錯，保持得很好，七十多歲了，別人的牙齒比不上您。」這是得力

於素食。

素食對於健康大有好處，世間人都懂得講求衛生，可是還有更重要的，大家疏忽了，就是衛性、衛心。衛性，養好性情，性情會影響生理。衛心，養真誠心，養清淨心，養平等心，養慈悲心。懂得養心、養性，又懂得養生，身體當然健康，怎麼會生病！

在素食裡面，佛法揀別五種蔬菜不吃，即「五葷菜」。「葷」是草字頭，葷不是肉，肉是「腥」。「葷」是指蔥、大蒜、小蒜（蕎頭）、韭菜、洋蔥。葷辛要戒除，因為這五種東西生吃會刺激生理，容易發脾氣。為了防止發脾氣，動肝火，所以戒除。熟吃會產生荷爾蒙，容易引起性衝動。但是如果用極少量做香料配菜，它不起作用，這是可以的。所以，一定要懂得戒律真正用意之所在，你才曉得戒律是大自由，斷惡行善，不食一切眾生肉，也是大自在。明白此理，我們自然就會選擇素食，歡喜素食。所以，佛法的教學通情達理，合情、

合理、合法，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活活潑潑的。

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

「血氣之屬」是講動物，動物都有靈知。我們知道物質是有界限的，靈知沒有界限，沒有界限就是一體。因此，虛空法界是我們心的體，也就是心顯現出來的樣子。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變現出來的樣子，就是眾生、國土、自然現象。凡夫粗心大意，很難覺察到虛空法界與自己是一體。正因為它本是一體，所以一切眾生彼此之間都有感應。感應的靈敏程度與眾生的清淨心、染污心成正比，心愈清淨，感應的靈敏度愈強。所以，整個虛空法界所有一切眾生都跟佛菩薩起感應道交的作用，就如同佛菩薩的接收器非常靈敏，極微弱的波動都

能夠收得到。

凡夫的接收能力差。實在講我們的接收能力與佛菩薩原本是相同，現在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距？他們的接收器保持的非常完整，跟新的一樣；我們不知道愛惜保護，染污了許多塵垢，髒亂不堪，所以接收的能力差。我們只能覺察到大的波動，微細的波動完全接收不到。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做修養功夫，把心地的穢垢洗刷清除，恢復我們的本能，我們接收的能力就與諸佛如來無二無別。虛空法界，過去、未來，所有極其微弱波動的現象，我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個接收的工具不需要機械，不需要肉體，而是靈知。靈知有沒有相？靈知沒有相，這是對具備這個程度與常識的人說的。在佛菩薩則是「靈知有相」，這個色相稱無表色。換言之，我們的眼、耳、鼻、舌，乃至於意，都無法感受得到，所以說無色。其實，無色還是有色，但是我們見不到這個色，佛菩薩能見到。

譬如作夢，夢中有沒有色相？不能說沒有色相，因為夢醒之後，回憶夢境清清楚楚，我夢到哪些人物，夢到他在做些什麼事情，夢到生活環境的狀況，就像真的一樣，怎麼會沒有色相？既然有色相，你在作夢，旁邊的人為什麼看不到？於是我們就能體會到佛講的無色界，就像夢中的境界、定中的境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別人覺察不到。別人跟我們在一起，無論他是醒或是睡，他都無法進入到我的夢中，他見不到我夢中的境界，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是有功夫的人，也就是心地清淨到一定程度，你作夢，他在旁邊能看見。傳奇小說《黃粱夢》中，秀才在旁邊打瞌睡，做了一個夢。老道有定功，秀才在夢中做了什麼事情，他全都知道。怎麼知道的？夢中的境界是心變現的，他看到了。

從這些地方，我們就能了解色有粗色、顯色、極微細色，凡夫無法體會。佛菩薩清淨心的純度，我們無法想像。我們信得過佛菩薩甚

深禪定，在佛菩薩的境界中，一切眾生極其微細的念頭、現象，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所以，靈知與我是一體。既然是一體，色相也是一體。

「縱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我」。縱然不能把自己的道德水平修到究竟圓滿，使這些小動物尊敬我，親近我。印光大師七十歲之後，房間裡的蚊蟲、螞蟻、蟑螂、跳蚤，一個都找不到，他的道德修養達到這個水平，這些小動物對大師敬仰，都來保護他，怎麼會來干擾他？所以，我們有德行去感化牠們，牠們決不會來干擾我們。

我們見到了、聽到了，自己也要加功修德，斷惡修善。我們認真努力做，心地一天比一天善良，一天比一天誠懇，一天比一天清淨，一天比一天慈悲。從什麼地方看？從居住環境裡的小動物上看。牠的數量少了，騷擾次數少了，這是我們值得安慰的，自己的善德在進步。但是還不夠，為什麼？沒斷絕。因此，我們每天讀經、念佛，修積功德都迴向給牠們，我們要把牠們看成自己的兄弟姊妹。我們照顧牠、

尊重牠，牠也尊重我們；我們敬愛牠，牠也敬愛我們。

不僅是動物，連植物，樹木花草都有感應。我們愛護它、照顧它，它長得好，花開得美，開得香，這是它回報供養我們。我們種的菜、花果，需要的時候去採來吃，它是甘心情願供養我們。外國人講植物喜歡音樂，確實是如此。所以，我們的菜園播放音樂，播放佛號，播放講經，它們也會聽。植物都有靈性，何況是動物？

我們要懂得，一定要生活在愛的世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生活在互助合作的世界，這個人生多美！「真、善、美、慧」不是口號，我們可以做得到，能夠契入這個境界，何樂而不為！

為什麼天天要殺害生命來養活自己？這些動物不是甘心情願來給你吃的，你殺害牠，牠恨你，你跟牠結冤仇，生生世世沒完沒了。佛在經上提醒我們，「吃牠半斤，來世要還牠八兩」，「人死為羊，羊死為人」，生生世世互相酬償，多麼可怕的事情！

一個人修行，在菩提道上障礙很多。障礙從哪裡來的？都是無量劫來，以及這一生中，跟這些有情、無情結下的冤仇，造成許多的障礙。我們幸虧還有一點善根、福德，讀聖賢書，聞聖賢教，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老實努力去做，才能證明古人的教誨真實不虛。佛教導人「信、解、行、證」，最後一定要證實，於是事實真相才大白。所以，我們在飲食的時候，能夠想到這些事情，就不忍心吃眾生肉了。

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

我為什麼會發脾氣？看到別人把事情做錯了，得罪於我，我才會發脾氣。別人為什麼會做錯事情？為什麼會得罪我？要多想一想。這個人毀謗我、侮辱我、傷害我，他為什麼會有這些行為？他對我了解，對我有誤會，我們彼此之間沒有良好的溝通管道，所以才有這樣

的現象。這不能怪他，我自己也有不是之處。或是自己沒有錯，過失都在他那一邊，與我毫不相干，那就更沒有理由發脾氣了。

有時看到許多人為非作歹，我們確實不能忍受。這些人為什麼會有這種行為？《無量壽經》說：「先人不善，不識道德，無有語者，殊無怪也。」佛說話多溫和！這是他的父母、長輩不懂得仁義道德，沒有好好的教導他，所以他才犯過，才做一些違背法紀的事情。我們看到了、聽到了，應當原諒他，不能夠責怪他。這樣心多平和，心量多偉大！我們應當要學習。即使教導他，他還犯過失，我們也要回頭反省，我教導的不夠好，我教導的不夠圓滿？不要把過失推給別人，應當回過頭來自己好好想想。

有很多父母告訴我，現在兒女不聽話。有很多作老師的告訴我，現在學生不聽管教。我說：「你的子女、學生沒有過失，是你沒有教好，你怎麼能怪他？」不錯！現在社會的大環境非常惡劣，邪知邪見，

導致邪行充斥世間，年輕人哪有不受薰染的道理？這是現在年輕人難教的一個外在因素。

我們如何用內在的方法去克服？古人講：「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連蚊蟲螞蟻、花草樹木都能被感動，人豈能不被感動？不能感動，這是我們的精誠沒有達到。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反省，自己的德行一定會向上提升。唯有提升自己的道德，才能感化現代這些年輕人。我們自己沒有清高的道德，一味去責怪年輕人，懲罰年輕人，這不是辦法。

懲罰不是最好的手段，最好的手段是感化，用真誠清淨平等的愛心去感化一切眾生。佛菩薩對於地獄、餓鬼、畜生都能感化，引導他們回頭是岸，何況世間有情眾生？我們應當要怪自己的功夫、德行不夠，決定不能怪別人還沒有接受感化，這樣才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

佛說：「未能自度，而能度人，無有是處。」所以，你要想度化

別人，必須成就自己的德能。唯有自己的德能才能感化別人，度化眾生。佛在經教上說得如此圓滿究竟，我們讀誦經典不能疏忽了。

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

天下沒有自以為是的豪傑。凡是自以為是、剛愎自用之人，決不是英雄豪傑；稱讚他是英雄豪傑，那是有名無實。真正的英雄豪傑，決沒有自以為是。

供養佛像的大殿，稱為「大雄寶殿」。我們稱佛是大英雄，佛有沒有自以為是？沒有。佛跟眾生講經說法，佛說他沒有說一句話。沒有說一句，一大藏教說了四十九年，這是什麼緣故？他所說的都不是自己的，全是古佛所說。孔老夫子一生教學，他說他一生「述而不作」，沒有他自己的意思，所說的都是古聖先王的教誨。如此的謙虛，

絕不自以為是，這是真正的英雄豪傑。這是從「人」上說。

「亦無尤人之學問」，尤其是怨恨。聖賢人的學問，決不會引發人的自私自利、貪瞋痴慢，也決不會教你去害別人，利益自己。這是從「學」上說。

我們要回過頭來反省自己，「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確確實實自己真誠不夠，道德沒有修，所以我們的感化達不到效果。

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

我們自己要認真反省，幫助社會安定和平，使一切眾生幸福美滿。從哪裡做起？從修德做起。自己沒有真正的德學，放不下自私自利、名聞利養，如何能感化眾生？如何能行菩薩道？所以，我們想幫助世間減少災患，就要先修養自己的道德，自己有能力超越了，方能幫助

廣大苦難眾生。如何幫助他們？以德行、學問感化，讓他覺悟明瞭，讓他懺悔，斷惡修善，積功累德，世間的災難就可以化解。縱然不能完全化解，也可以把災難的程度減輕，或是縮短災難的時間。

如何修養自己的德行，本書舉的例子很多，要細心體會，反覆推敲。譬如，「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我們與人相處，能不能做到別人對我惡意的毀謗，而無絲毫怨恨心，這是功夫。

有同修告訴我，某人說你的壞話，毀謗你。他一開口，我就制止他。他非常驚訝！我告訴他，我希望對那個人永遠保持最好的印象，我永遠記人家的好處，記人家的善處，放眼天下都是好人。我不希望把別人不善的種種言行放在我的心裡。若把別人的不善放在心上，把我的心變成不善，這個損失就太大了。那個說我壞話的人，破壞我的人，從前對我很好的，我永遠感恩戴德。以後種種不善，那是別有因

素，多半是誤會。他為什麼從前對我好，現在對我不好？從利害上說，從前我對他有好處，現在我對他沒有好處，所以他的心理、態度、言行都改變了。這個改變，我清楚，我過去對他好，現在對他更好。為什麼？他的心目當中只有名聞利養，我在道德上已經向上提升了，名利我放下了。我對他的好，他不了解，產生誤會，我應當要原諒他。說原諒他，我的心胸已經很小了，已經錯了。這個事情，在別的地方可以發生，在我的心中永遠沒有發生過，這才能回歸自然，回歸天性。

所以，心地不夾雜絲毫不善之念，我的心只容納一切眾生的善心、善行、善德，這才是修養自己的道德。因此，遇到人家毀謗、侮辱、陷害，心存感激。為什麼？從這個境界來勘驗自己功夫究竟到什麼程度。如果還有一念厭惡的心，自己要立刻回過頭來懺悔，我的德行不夠，為什麼禁不起考驗？決定是「歡喜受賜，何怒之有」。人家這樣對我，我用歡喜的態度對他，慢慢傳開，對方會感激，回頭是岸。我

救了自己，也救了別人。如果一聽到別人毀謗，我就發怒，存報復心，冤冤相報沒完沒了，自害害他。多想想，多思惟，我們就能夠自救救人、自度度他，何樂不為！

人在世間，希望一生都保持著真誠心、愛心，愛一切眾生。人愛我，我愛他不難；人恨我，我愛他，這才是真功夫、真德行、真學問。造五逆十惡罪業的眾生，我還是真誠、平等的愛他，因為我知道他有佛性。《三字經》云：「人之初，性本善。」我知道他的真心真性本善，我尊敬他、愛他。他染上一些不良習氣，那不是真的，都是可以改的。所以，只要一念回頭就是善人，恢復到本善。這些道理與事實真相，不能不知道。

又聞謗而不怒。雖讒燄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

聞謗要若無其事。去年，有些人寫長篇累牘的文章，刊登在報章

雜誌上，指著我的名字毀謗我、侮辱我，說我提倡《無量壽經》會集本是很大的罪過，誤導念佛人。悟道法師把這些報紙傳真給我，說要寫文章來反駁。我告訴他：「隨他去罵，一句話都不要說。」為什麼？他罵累了就不罵了，與我不相干！文章隨他寫，他總有寫累的一天。我們毫無反應，現在不就沒事了。

要知道，兩個人愈罵愈起勁。如果一個人罵，一個人不吭氣，到最後他罵累了，自然就不罵了。旁觀的人會說：「某人有修養，某人風度很差。」所以，哪個人高，哪個人低，不就很清楚了。由人批評，我們何必說一句話？何況罵人發脾氣，對身體的傷害非常嚴重，三天都不能恢復。

你為什麼要發脾氣？他罵你，你很難過；他罵別人，你為什麼不難過？他罵我「淨空」，淨空是假名，很多人都可以叫淨空，我何必接受？人家罵你，你就接受，是你傻、你愚痴！你聽他罵像罵別人

一樣，與自己不相干，心平氣和，冤就化解了，誤會也化解了。

打架也是如此，兩個人愈打愈起勁。如果一個人打，一個人不還手，那個打的人打幾下就下不了台。這個方法對於喜歡打架的人很有效果。我在年輕的時候，遇到一些朋友發脾氣，他打我，我不還手，他把我推倒，我就倒在地上不起來。旁邊人看到，他在那裡很難看，下不了台。要打，打不下手；不打，好像也沒有辦法收回。所以，不要跟人爭，要保持好的友誼，幫助別人，成就自己，這是做人的道理。一切讒言，愈辯愈黑，不辯駁自然化解。

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

這一樁事情，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自己要提高警覺，萬

萬不可被境界所轉。發一次脾氣，不論時間長短，即使是一分鐘，我們的心理、生理上的傷害，需要三天的時間才能恢復平靜。如果每天發一頓脾氣，對你的健康損失太大了，這是非常不值得。

「聞謗」，別人對我們的毀謗，在所難免。我們與大眾相處，實在沒有方法能令一切大眾對我們的言行都感到滿意；不但我們做不到，就是釋迦牟尼佛也做不到。世尊在世時，常常找麻煩、毀謗侮辱、甚至於陷害的有提婆達多，內部僧團有六群比丘，外面有六師外道，這都是世尊當年在世給我們做的榜樣。佛如何處理這些毀謗、陷害？不動心，用真誠、平等、慈悲來處理，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所以，如果我們聽到別人毀謗，還會發脾氣，甚至於極力為自己辯護，這是自尋煩惱。因此，了凡先生在此地舉了一個比喻，「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這是至理名言。因此，我們要是希

望自己一生生活得幸福美滿，就要記住，如何能在一生中不發脾氣，這是修養功夫到家了。發脾氣，對自己身心有害，對方也有害。如果我們能夠忍受，能以不動心來處理，自他都得利益。自己得什麼利益？定慧增長。定慧增長就是福德增長，定慧是因，福德是果。我們沒有怨恨心，沒有報復心，不跟他結冤仇，所以自他兩利。這是菩薩道，這是菩薩學處，我們應當努力學習。當然，初學時有一定的困難，但是一定要懂這個道理，最初是極力的忍耐，若干年後就趨於自然。

「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我們日常生活，對人對事對物種種的過失、惡行，總得要想想道理，原因明白了，過失自然就消失。這是改過的第二個方法，比前面殊勝多了。

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

這是究竟改過的道理，從心上改。人的過失，說之不盡！過失不

必等到造作，起心動念時，過失已經形成了。我們從早到晚起了多少個妄念，多少個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念頭？這些過患都是唯心所造。所以，佛法的修行樞紐就是禪定。

無論是大乘小乘、顯教密教、宗門教下，無量法門，總而言之，都是修禪定。禪定是佛家修行共同的原則，只是修禪定的方法不相同。譬如，密宗用持咒的方法修禪定；淨土宗是以念阿彌陀佛的方法修禪定，有持名、觀想、觀像的方法；教下用讀誦經典的方法，有用持戒的方法。方法很多，無一不是修禪定。如果不是修禪定，那就不是佛法。何謂「定」？心在一切境界裡，無論順境逆境、善緣惡緣，能做到不起心、不動念，就是禪定。

「吾心不動，過安從生」。起心動念就是過失，所以要在一境界裡，對人對事對物練習不起心，不動念。實在講，在所有方法裡，念佛的方法最方便、最容易。為什麼？念頭才動，立刻「阿彌陀佛」，

用阿彌陀佛把念頭打下去，念佛的用意在此地。如果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就全錯了。念佛無非是用佛號把妄念打掉，也就是用一個念頭取代一切妄念。念頭不會不起，如果念頭不起，你就是聖人了。凡人面對境界，哪有不起念的道理？古德常講：「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你要覺悟得快，就是要把念頭制止。不要管念頭是善、是惡，立刻用「阿彌陀佛」取而代之，讓心裡只有這一念，不容許第二念，這叫念佛，這叫功夫。久而久之，念頭自然不起，功夫就得力。如果念頭還會起，功夫就不得力。修行就是修正我們錯誤的思想、行為，因此我們採取持名念佛的辦法，在一切時一切處保持清淨心。

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

「學者」，學佛的人，釋迦牟尼佛的學生。釋迦牟尼佛現在雖然不在了，他的經典還留在世間，我們依照經典的理論、方法來學習，

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貨」，物質享受。這些事情，凡人在所難免。這種境界現前，我們貪心起來了，貪色、貪名、貪享受；瞋恚心起來了，發脾氣。貪瞋痴現前，就是過失，就是造業。這時怎麼辦？才有這個念頭，馬上換成「阿彌陀佛」，把好色的念頭打掉，好名的念頭打掉，貪圖享受的念頭打掉，發脾氣的念頭也打掉，念佛的功德在此地。用其他的方法當然也可以，但是念佛的方法最方便、最簡單，也最有效果。許多的宗派法門，我也稍微涉獵，最後還是選擇念佛法門，就是把妄想念頭用一句佛號取而代之，把它換過來，逐漸妄念就少了。

境界現前，不是眼不看耳不聽，而是眼看耳聽，接觸之下不動心。所以，種種過失不必一樁一樁去想，一樁一樁去改，那個多麻煩、多費事！六根接觸境界，就如同看電影，「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就是佛教給我們從理上觀，從心上改，非常有效。

但當一心為善。正念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

我們要保持「一心為善」。什麼是「為善」？念念為利益眾生、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就是一心為善。如果夾雜著利益自己的念頭，你的善就不純。自己的心純善，行為當然純善；要做到純善，決定不能有絲毫自私自利的念頭。

「正念現前」，正念是對邪念說的，邪念就是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見解、錯誤的行為，這一種錯誤傷害社會，對自己也非常不利。傷害社會，傷害別人，將來果報在三途。眼前縱然得一點小利，與往後所受的果報相比，得不償失！你得到的太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不值得！所以，時時保持著正念。純正之念就是前面講的「吾心不動」，外面境界了了分明，這是正念。

如何修正念，舉例來說。現在每個家庭都有電視，看電視能不能修行？能。《金剛經》教導我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們以此偈來看電視，就是修行。電視畫面看得清清楚楚，電視音響聽得清清楚楚，你在這裡面學如如不動，不要被他轉了。演喜劇，他笑，你也跟著笑；演悲劇，他哭，你也跟著哭。你就完了，自己做不了主，你被電視轉了。修行人看電視不被電視轉，能轉電視，你就成功了。《楞嚴經》云：「若能轉境，則同如來。」境界現前，你不被他所轉，你就能轉他。轉他，就能教導他、改變他，幫助他改邪歸正。如果你自己沒有這個能力、定力、智慧，自己都保不住，如何能轉別人？我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無一不是菩薩學處，處處成就無上菩提，問題就是你會不會。

禪宗大德測驗學生，常常問學生：「你會麼！」這個意思無盡深廣。如果你真會了，點點滴滴都是佛法，這才是真正成就。宗門講「頭

頭是道，左右逢源」，教下講「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宗門教下語雖有異，意實無殊。因此，所有宗派法門殊途同歸，我們都要以恭敬心對待，絕不可分高下。若認為我念佛很高，你參禪不如我，念咒不如我，這就錯了！心不清淨、不平等。真正覺悟的人，「法門平等，無有高下」。

假如每個人都能一心為善，正念現前，社會上哪裡會有邪教？哪裡會有邪知邪見？古德常言：「破邪顯正」，我們今天把這句話反過來說，「顯正破邪」，正法顯揚了，邪就不能存在。邪知邪見之所以充斥社會，就是因為沒有正知正見的教學，於是邪知見一出來，大家好奇就向它學習，這是盲從。所謂「只怕不識貨，不怕貨比貨」。如果正法能夠提倡，教人辨別哪些是邪法，哪些是正法，大家認識了，自然就會選擇了。

儒家是正法，教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教人五倫八德。但

是這個時代要打倒孔家店，正法不要了。佛法是正法，教人「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大家認為佛法是迷信，破除迷信，打倒迷信，產生了很大的誤會。佛不迷信，佛的口號是「破迷開悟」，把破迷開悟當作迷信打倒了，那怎麼叫不迷信？當然一窩蜂都學邪教去了。因此，我們要多想想，如何能「顯正破邪」，這在全世界每個國家地區都得上。

「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太陽」比作正法，「魍魎」是妖怪，比作邪法；「精」是精純，「一」是唯一。光天化日之下，妖怪自然不能存在，這個道理是相同的，這是自古以來聖賢之真傳。

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

改過要從根本改，才能改得究竟徹底。譬如，砍掉一棵有毒的樹，不必尋枝摘葉，只要從根斬斷，枝葉自然就枯萎了。前面講改過的方法，從事上改，就像從樹葉上下手。從理上改，就像從樹幹上下手。從心改，就是從根下手，這是究竟改過之法。

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即覺。覺之即無。

我們學佛用功要抓綱領，從根本上起修就不難了。佛經浩如煙海，大藏經有三萬多卷之多，如果這麼多典籍都要去研究學習，那就是尋枝摘葉，不知到哪一年才能入門？所以，要從根本學。

我學佛五十年，講經四十二年，總結佛法的精髓二十個字，「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念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人對事對物，用什麼心？用「真誠心」，真則不假，誠則不虛；用「清淨心」，清淨決定沒有污染；用「平等心」，

平等沒有高下；用「正覺心」，決定沒有迷惑；用「慈悲心」，愛護一切眾生，沒有自私自利。這五種心就是大乘佛法講的「大菩提心」。我們的生活行為是「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念佛」。佛是覺的意思，念念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就是念佛，這是念自性佛。抓住這個綱領，修行就容易了。果然能夠契入境界，所有經典都能通達、學習。因此，世出世間法都要知道根本，抓住精要綱領就容易學習。最上的從根本修是「治心」，效果是「當下清淨」。「纔動即覺，覺之即無」，心才動，立刻覺察到；一覺察到，念頭就息了。正是古德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要覺得快，不要讓惡念相續；惡念才起，第二念就是正念，這是最好的方法。

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

假如做不到從心而改，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是要「明理」；道理

明白了，惡念邪思自然就離開了。如果其次的功夫也做不到，就只好在枝枝葉葉上下功夫。這三種改過的方法，就是佛家講的三種不同根性，上根的人從根本下手，從起心動念處斷一切惡；中等根性的人，用「明理以遣之」；下根之人，只有「隨事以禁之」。

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

上根之人雖然從起心動念處改起，但是也決定不能疏忽事相，不能認為我的心很清淨，戒條可以不必遵守，這是錯誤的。錯在哪裡？有真功夫的人，一定慈悲；慈悲是做出榜樣，這是自利利他。引申而言，世尊所制定的戒，包括國家的法律，我們都要遵守。《梵網經》講菩薩「不謗國主」，國主就是國家領導人。《瓔珞菩薩戒經》講「不漏國稅」，自古以來，不論中國、外國，國民對國家有納稅的義務，不能偷稅，這些都是屬於持戒。國家的憲法、法令規章是有形的，無

形的，如道德觀念、風俗習慣都要遵守。現在由於交通便捷，資訊發達，常常有機會到國外去旅遊。到國外，他們的法律、風俗習慣跟中國不一樣，我們要入境隨俗，要遵守。因此，戒律的含義，廣大無邊。「執下而昧上」。如果執著法令規章，而不明理，又不懂得從心改過，這樣改法就很笨拙。但能這樣遵守也是好辦法，縱不能避免過失，亦能減少過失。

下面是改過之法的第二段，「改過效驗」，就是說過改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

「顧」，但是。「明」，明顯。凡發願改過，需要有真正的好朋友時時刻刻提醒你。為什麼？凡夫健忘，一轉眼就忘掉了，如果有好

朋友常常提醒，又會嫌囉嗦。怎麼辦？釋迦牟尼佛有聰明智慧，他用什麼方法？名號，這是藝術的教學。譬如，「釋迦牟尼佛」是梵文音譯，「釋迦」翻作仁慈，「牟尼」翻作清淨。我們處事待人接物，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缺乏仁慈，心不清淨。所以，佛用「釋迦牟尼」這個名號來提醒我們，待人要仁慈，捨己為人，對自己心要清淨。我們念這個名號就是提醒自己，聽到別人念也是提醒自己。所以，我們看到寺院大殿的幢幡，上面寫的都是佛菩薩名號，這都是教學工具。

供養佛菩薩像，用意也是如此。釋迦牟尼佛代表仁慈清淨，觀世音菩薩代表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無條件愛護一切眾生。眾生有苦有難，全心全力幫助，這就是觀世音菩薩。看到觀世音菩薩像，就想到我要向觀世音菩薩學習，以無條件的愛心幫助一切眾生。若能如是用心效法，自己就是觀世音菩薩。

地藏王菩薩代表孝親。「地」是大地，「藏」是寶藏。我們生活

在地球上，不能離開大地，我們食衣住行都要靠大地來供養。大地生長五穀雜糧等，供養我們所日常生活所需；地下埋藏金銀珠寶這些資源，提供我們物質資具。「地」代表我們的心地，「藏」是我們真心含藏著無量的智慧、無量的德能、無量的相好，需要去開採。我們用什麼方法開採？「孝親尊師」，這是供奉地藏菩薩的用意。因此，我們看到或是聽到地藏菩薩名號，就要懂得「孝親尊師」。

文殊菩薩代表智慧，我們要求智慧。普賢菩薩代表實行，我們要把釋迦的仁慈清淨，觀音的慈悲，地藏的孝敬，文殊的智慧，落實在自己日常生活、工作、處事待人接物上，這就是普賢。彌勒菩薩代表歡喜心，佛法講平等、慈悲，生平等心，呈喜悅相。我們處事待人接物心要平，色要端莊、歡喜，這是教我們如何與大眾相處。全是表法。所以，供奉佛像功德很大，意義在此。

即使出家人的名號都不例外，譬如我叫「淨空」，人家一提到這

個名字，我就想我有沒有清淨？我有沒有放下？放下就是空。我有沒有做到名符其實？如果名實不相符，要生慚愧心，精進用功。你們看到我，這個名號也是提醒你們，聽到別人念也是提醒你們。

佛的名號無量無邊，代表我們真心本性的性德無量無邊；菩薩名號無量無邊，代表我們的修德。我們是凡夫，迷失了自性，所以性德不顯，要靠修德。修德有功，性德就現前。這是佛教的教學，真是妙極了！所以，佛教裡所有佛菩薩形像以及護法神形像，都具有教學表法的意義，絕對不是迷信，絕對不可以當作神明來供奉。

不僅名號、造像是表法，所有一切設施、建築無不表法。寺院供奉釋迦牟尼佛的大殿，稱為「大雄寶殿」，這個建築外面看是兩層，裡面是一層。這是教我們對外要隨俗，「佛法在世間，不壞世間法」，外面兩層代表社會秩序，可以不平等，因為外面平等了，社會秩序就破壞了。外面一定有尊卑、有父子、有兄弟、有長幼的秩序，不能破

壞；自己內心要平等。

香代表「戒定真香」，燃香供佛，就要發願「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戒定慧是自性真心之香。

供佛最重要的是水，水代表清淨心、平等心。看到這杯水，就要想到我的心是不是像水一樣乾淨，一塵不染？是不是像水一樣平等？諸位要記住，佛前不能供茶，茶有顏色，代表污染，一定要供清水。水代表清淨、平等，提醒我們要修清淨心、平等心。

這是佛苦口婆心，用種種善巧教導我們。由此可知，佛對我們恩德之大，設想之周到，我們不能不佩服得五體投地。哪裡有迷信！懂得這些表法的意義，就是「明須良朋提醒」，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所以，佛門教學的設施，真正了不起！在幾千年前，佛就用藝術的方
法來教化眾生。

「幽須鬼神證明」，「鬼神證明」就是感應，這是需要鬼神來幫

助我們。感應的事情太多了，我在這一生親身體驗的，還有同修們的感應太豐富了。佛法的修學就是學做個好人、明白人，還是要有善根、福德、因緣。你要是不具足這三個條件，這一生沒有緣遇到佛法；你有這個機會遇到，證明你過去生中有善根、福德、因緣。

美國「達拉斯佛教會」會長蔡文雄居士，長住在外國，不相信鬼神。有一年他的父親過世，他回台灣奔喪。他的父親臨終前，他看到有一尊佛像在窗戶裡面，窗戶就好像佛龕一樣，佛像在當中。他至少看了十五分鐘，這麼長的時間，決定不會看錯，他的印象很深，非常驚訝！他問別人有沒有看到？別人看不見。他學佛的信心從這個地方開始，這是佛來度他。以後他做生意賺了錢，有次逛古董店，看到一尊石雕的佛像，就是他父親走的那一天現在窗口的那一尊佛像，他立刻就請回去。最先供在家裡，後來把這個事情告訴我，我勸他把這一尊佛像供在道場，因為他是會長。這是他學佛的因緣。

他還告訴我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有一次在舊金山，他跟幾個朋友開車走錯了路，走到一個小鎮，這個小鎮他從來沒去過。車接近小鎮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很熟，他把這裡的道路、建築狀況跟同車的人講。開車進去之後，跟他所說的完全一樣。他非常驚訝，多年以來得不到答案。後來問我，這是什麼緣故？我跟他說，大概你前生住在這個城市，而且住的時間相當長；否則，你不可能知道小鎮裡面的狀況。他一想有道理。很可能他前生是中國人，在舊金山作礦工，生活在這個地方，死在這個地方。還算不錯，沒做什麼壞事，這一生又得人身，生意也做得不錯，又能夠學佛。這證實了他前世的業因。

像這一類的事情，我遇到的太多了。我自己本身也有好多次，到外國某個地區，從未去過，一去突然感覺很熟悉。如果沒有前世，怎麼講都講不通。你說這是突然之間有靈感，為什麼到其他地方沒有這個感應？由此可知，人決定有過去生。既有過去生，肯定有來生，

因果通三世。

「一心懺悔，晝夜不懈」，這是做功夫。「懺悔」就是改過。我們念念都有過失，一不覺就迷了，迷了就是過失，一定要時時刻刻提醒，晝夜不間斷。真正下定決心改過自新，要效法佛菩薩，學習佛菩薩。

「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這是講剋期取證。若能真正精進努力，晝夜不懈，經過七天，或者十四天，乃至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鏗而不捨，就有感應。

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晝而不進。

哪些感應？舉例來說。「冗沓」，事務繁忙。在從前總是不開心，

鬱悶不樂，現在心胸開闊，常常歡喜。或是從前處事待人接物，總覺得糊裡糊塗，沒有智慧；現在經過斷惡改過修持之後，覺得自己有智慧，處事待人接物不迷惑。或是從前事務繁忙，就會感覺很累、很疲倦，提不起精神，處處有障礙；現在經過這樣修持之後，處理這些繁雜事情，一切順利，再繁再忙的事都感覺有頭緒、有條理，輕而易舉，不覺得繁雜，也不會厭倦。或是從前遇到冤家對頭就討厭、恨他，總想罵他幾句；現在看到這些冤家對頭，不但不會罵他，還歡喜跟他行禮，以善心、禮節來對待。這都是好的吉兆，這是在人事上說的。

還有一些是夢中的境界。「黑」，髒東西。或是夢中吐出黑色的東西。我自己有這個經驗，在學佛之前惡夢很多，常常在夢中驚醒。學佛之後，前十年還有惡夢，十年之後，惡夢沒有了。這都是好的預兆，好的感應。或者夢到往聖先賢。我是因為常常講經，所以夢到不少次參加佛菩薩講經法會。佛菩薩在夢中跟你說法，幫助你，教導你。

這是一類。還有一類，或是作夢的時候飛起來了，在空中飛行，騰雲駕霧。或是夢到天宮，夢到佛國，這都是非常好的勝事。這些種種勝事，都是改過修行的預兆，這是消除過失、滅除部分罪業的現象。

「畫」是終止。不能因為得到這些好現象，就停止不進。雖有種種瑞相現前，一個真正用功的人，見如不見，亦不必說與人知，或炫耀自己的成就。應當緊記，「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放在心上，自己依舊要一心懺悔，晝夜無間。如果得此境界，自己以為了不得，比別人高，心生貢高我慢，不但不能提升，立刻往下墮落。所以，這些殊勝的境界現前，若無其事。縱然覺得自己智慧開了，還是作未開想，功夫才會進步。

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回視二十一

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

了凡先生舉古人改過的例子，勉勵他的兒子。蘧伯玉是春秋時代衛國大夫，改過自新做得很有效果，在歷史上留給後人做典範。他二十歲就知道改過自新、斷惡修善的重要，所以認真努力改過。雖然天天努力，改了一年，覺得過去一年改得不徹底、不究竟。這樣年復一年，到自己五十歲，回過頭來仔細想想，過去四十九年所做的還是錯了。

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效法。一個人最大的過失，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過失。因為你不知道自己有過失，你就不會有心改過。沒有改過的念頭，過失由小過累積成大過，由大過累積成巨過，後來的果報不堪設想。人為什麼死後墮三惡道？原由就在此地，不知道自己的過失，不知道改過。

由此可知，了凡先生所講的「明須良朋提醒」，非常重要！到哪裡找一個好朋友提醒你？說老實話，父母都做不到。父母果然天天提醒你，你一定會怨恨父母，會覺得父母嘮叨、太繁瑣了。所以，佛菩薩的方法妙極了！用種種藝術、表法來提醒我們。

譬如，前面講的「供水」，心要像水一樣永遠保持清淨平等，這是供水表法的意義。凡是見到水，就要提醒自己心要清淨平等。如果只是佛堂那一杯水是表法，其他不是，那你什麼都學不到，還是過分的分別、執著。「燃香」，無論在任何場所聞到香的氣味，就是提醒自己要修戒定慧。香是提醒鼻根的，不管什麼味道，都用一個「香」代表；只要聞到氣味，就要想到戒定慧。在佛前供花、供果。花代表「因」，花開得好，因好；因好，果一定好。果代表善因得善果，惡因結惡果。凡是看到花，都要懂得修好因。乃至於看到人家穿一件衣服上繡的花，都要作如是思惟。無論在什麼地方看到果實，就要想到

我們希求的是好果報，好果報一定要修好因。這都是佛家的教學，都是如來的教誨，哪裡要說一句話！盡虛空遍法界，眼之所見，耳之所聽，鼻之所嗅，舌之所嘗，身之所觸，無一法不是佛法。這才明瞭虛空法界無處不是菩薩學處，無處不是道場，一切時一切處，處處皆是！

所謂「佛法無邊」，這句話你要是會學了，懂得了，一切時一切處決定不迷。如果執著佛堂供的是表法，離開佛堂之外，就不懂得什麼叫表法，這就學得太笨拙了。孔老夫子言：「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夫子就不教了，因為太笨了。因此，要能觸類旁通，佛法教你一樣，你懂得了，一切就都懂得了，樣樣都通了。所以，佛法教學達到最高的藝術境界。

從功夫上來講，蘧伯玉是最好的典範，我們要向他學習，這一條決定不能疏忽！了凡先生到晚年也學蘧伯玉，這是功夫有相當根底了，才知道勇猛精進的重要，要加速度把自己的境界不斷向上提升，功效

愈來愈顯著，日常生活愈來愈快樂，事業愈來愈順利，確確實實做到災消福來，一點都不假。

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蜚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

「蜚集」，比喻惡業像刺蜚身上的刺一樣多。我們身為凡夫，過失、惡業太多了，就像刺蜚身上的刺一樣聚集在一起。想想過去，好像沒有覺察到自己有什麼過錯，這是因為心太粗，心眼昏瞶，所以見不到自己的過失。

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

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這裡告訴你惡業之徵兆。業障深重，一定有不好的預兆，只要仔細觀察我們周邊的人物就能發現。這個人沒有記性、糊塗、昏庸，跟他說什麼事情，很快就忘了。還有沒事亦無人招惹，自生煩惱。或怕見正人君子，見到正人君子，自己好像很難為情。或者聽到人家講正當的語論而不喜歡。為什麼？自己作惡多端養成了惡習氣，而正論與自己所作所為完全相反，所以很不樂意接受。或是布施以禮送人，別人雖然接受卻不感激，自己反遭怨恨。或晚上作惡夢，精神提不起來，語無倫次。以上數端皆是業障深重之相。

我們自己要反省，若自己有以上所舉的一條或兩條，就要警覺到自己的過失、惡業相當嚴重，要趕快回頭，立即奮發，改過自新。千萬不要耽誤了自己，一定要奮發，別人幫不上忙。

二、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了凡先生引用《易經》的兩句話，為我們說明。自古以來，凡是厚實、積善的人家，其後代往往會發達。縱然沒有大的發展，也能夠平安過日，不至於招惹一些凶災。這兩句話可以從歷史上來作證，現前我們細心留意也能觀察到。這個人家過去的先人以及他本身積惡，欺負別人，盡做一些損人利己的事情，這個人家必定不能久享富貴。縱然現前他是大富大貴，也只能享一時之福，終究會衰敗。

有些人看到這個現象就心生疑惑，這家人無惡不作，為什麼還享大富大貴？這是他本人或家裡的前輩過去生中修的福大。但是他修福不修慧，沒有智慧，所以這一生造作惡業，造作惡業必定折福。譬如，

他過去生中修的福有億萬財富，這一生雖然發財，但是心術不善，處處欺壓別人，做一些損人利己之事，他的福報會折損，千萬財富會變成百萬財富。可是他還有百萬財富，比起一般人還是富有得多。因果通三世！他這一生餘福享盡，罪報就會現前。有些人的果報在來生，有些人在這一生，晚年就沒落、破產了。什麼原因？積惡之家的報應就是這樣。所以，要懂得這個道理與事實真相，斷惡修善，積功累德，對自己以及對家庭、宗族，決定有大利益。

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

「昔」，過去。「逆」，預料。過去顏氏要將他的女兒許配給叔梁紇時，就向上一代一代去敘說叔梁紇的祖宗，結果都是積德的。這是積善之家，所以預料他們家的子孫一定興旺。最後就將女兒許配給

叔梁紇，以後生了孔子，所以叔梁紇就是孔子的父親。祖先代代都積善，所以他們家會出大聖人。

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至論也。試以往事徵之。

中國人講孝道，首推大舜，這是盡孝的模範。孔子稱讚他：「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至論也。」這些都是至理名言。

舜的母親死後，父親又娶了一位繼母，繼母也生了小孩。繼母待他非常不好，他的父親也受了繼母的影響，所以父親、繼母、繼母生的弟弟三個人都以惡念對待他，幾次要置他於死地。這樣惡劣的家庭環境，舜還能夠孝順。在他心目中沒有看到父母、兄弟對他不好，他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好，讓父母、弟弟不喜歡，所以他天天改過自新。這樣過了幾年，把全家感化了。這是大孝，真正的孝順。舜一切順從，

順從裡面有高度的智慧，佛家講「善巧方便」，他能夠避免家人對他的傷害，能夠保全他的生命，依舊以真誠心、愛心奉侍父母、兄弟。這是一般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

「試以往事徵之」。歷史上有記載，看看這些積善之家他的後人發達的狀況。這裡舉了十個例子。

楊少師榮。建寧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少師」，太子的老師。「建寧」，今福建建甌。「弱冠」，二十歲。少師楊榮的先祖世代代從事於擺渡的行業，生活過得非常艱苦。一次久雨河水暴漲，淹沒了鄉村民居，也淹死了很多人，溺死者順流而下。一般人划著船都去撈取財物，不顧淹在水裡的人。唯獨楊榮的祖父、曾祖父只有救人，絲毫不取漂浮的財物。鄉里的人看到他們的作為，都說他們愚痴，救人有什麼用？財物漂流在水上，撈到就是你的。他們不要財物，完全救人，這是積德。

到楊榮的父親出生時，家境漸漸富裕。這時有一位神人化作道長，告訴他的父親：「你的祖父曾經救過很多人，有陰功，子孫一定會貴顯。」並指示他有一塊風水很好的地，可以葬在那個地方。楊榮的父親就把他的祖父葬在道人指的處所，就是現在所說的「白兔墳」。

後來生了楊榮，他二十歲就考取進士，官位一直做到三公（少師屬於三公之一）。皇帝對他非常感激，也追封他的曾祖、祖父、父親

為少師。子孫貴盛，一直到現在（了凡先生在世時，即明朝），他們家還有很多賢人。這是以楊榮這一樁事情來證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鄞人楊自懲。初為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為之霽顏。

「鄞」，今浙江寧波。「時」，當時。「上」，指朝廷。有一位楊自懲先生在縣衙當書辦（即今之書記官、文書官），心地仁厚，推己及人，守法、公平，決定不受賄賂。這個縣官非常嚴肅，有一次偶然鞭打一個囚犯，打得遍身流血，怒還沒有消。楊自懲心生憐憫，跪在地下幫這個囚犯求情。縣官說：「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

這是縣官發怒的理由。楊自懲叩首報告說：「上失其道。」就是現在朝廷本身有過失，人民對朝廷喪失信心。如果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壞事，應該要判重刑，你也要憐憫他，不能心喜；喜尚且不可，又怎麼能夠發怒？楊自懲這個人平素有德行、有膽識，敢說真話。縣官聽了楊自懲一番話之後，情緒穩定，不再發怒了。

由此可知，百姓犯法，過在何處？過在沒有人教導他。誰負責教導？地方官員、縣市長這些父母官。儒家言：「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之」是人民。地方首長是人民的領導、父母、老師，你的子弟為非作歹，這是你沒有把他教好。

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

來。沿路忍饑。菜色可掬。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

楊自懲雖然家境貧寒，但是時常幫助苦難的人，尤其是囚犯。當然也有送禮請託的，但是他一無所取，大公無私，憑良心辦事，絕不收受賄賂。有時囚犯缺糧的時候，他還想方法到一些行善的人家請他們捐助，幫助囚犯，讓他們能夠吃飽。有一天，新來的幾個囚犯沒得吃，正好自己家裡又缺米，若是給囚犯，自己家人就沒飯吃；若是只顧自己，那些囚犯也很可憐。於是跟他太太商量，他太太問：「囚犯從哪裡來？」「從杭州來的，一路上忍著飢寒，面黃肌瘦。」因此，把自己家的米分一半，煮稀飯給囚犯吃。

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址。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廉憲。又俱爲名臣。今楚亭德政。

亦其裔也。

「侍郎」，相當於現在的副部長。「刑部」，即今之法務部、司法部。「廉憲」，在明朝稱為按察司，一般也稱為欽差大臣。

以後楊自懲生了兩個兒子，官做到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為刑部侍郎，次孫為四川廉憲，他的子孫在當時都是很有名的賢德大臣。楚亭、德政這兩個人也是楊自懲的後代，但是歷史記載不詳。他自己積善積德，兒孫貴顯，這是果報。

由此可知，積功累德，不論自己現前過什麼樣的生活，在社會上是什麼樣的地位，從事什麼樣的行業，都可以做。只要存心利益社會、利益人民，就是積功累德。做好事，不求果報，功德更大；不求果報，必定有更殊勝的果報。積的善大，積的善多，自己本身就感受到果報。像了凡先生就是個例子，與了凡先生同時代的俞淨意先生也是個例子，

晚年就享受果報，果報一直綿延到他的子孫，代代不絕。

昔正統間。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眾。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孫丕。復中探花。

「正統」，明朝英宗的年號。「布政司」，相當於現在省的機構，「都事」是布政司下一個官。「宰輔」，宰相。「探花」，進士第三名。

明朝英宗時，鄧茂七是福建地區作亂的一個盜匪。英宗皇帝用鄞縣的張楷帶兵南征，平定叛亂。鄧茂七被抓，但是尚有餘黨，所以朝廷又委派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的賊黨。謝都事先想方法蒐集賊黨的名冊，凡不附屬於匪黨的，即在名冊上沒有名字的，密授以白布小旗。

官兵進城搜查時，有一個小白旗插在門口的，就禁止官兵騷擾。這樣，「全活萬人」，這是謝都事所積下的功德。後來，他的兒子謝遷中狀元，官做到宰相，孫子丕也中探花。

這是統兵的將領懂得積德，不冤枉人，不濫殺無辜。這都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歷史證驗。

在中國歷史上，自古以來作大將軍的人，能夠保全後裔的很少。什麼原因？殺傷太多，所以後代都不好。如果作將軍的愛惜人命，絕不妄殺，軍隊紀律森嚴，就能保全後代。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即與之。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有一升麻子之

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

「莆田」，福建。「累代」，世世代代。「簪纓」，從前作官戴的帽子；繫帽的帶子是「纓」，插髮的是「簪」。

福建林氏的先世祖母好善，常常做粉團布施一些窮人。有人來要，他就給他，毫無倦厭。有一個仙人化作道長，每天都來索取六、七個粉團，老母也天天給他。每天這樣歡歡喜喜的做，三年如一日。於是這個仙人知道老太太布施救人是出自於真誠，所以告訴老太太說：「我每天吃六、七個粉團，吃了妳三年，我以什麼來報答妳？妳家裡有一塊寶地，將來死後葬在那個地方，妳的子孫作官的人數就像一升芝麻那麼多。」她的後代依照道長指點，把她葬在那個地方。果然，第一代後人就有九個中進士，累代簪纓甚盛。這個家族非常興旺，無不是

得力於祖宗積德，子孫繼續不斷行善積德，保持家風，代代不墜。所以，在福建有這麼一句話，「無林不開榜」，每當科舉的時候，考試中舉人、中進士的林家人最多。這是老太太誠心布施救人，終年不疲不倦的果報。

在中國這樣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是宋朝范仲淹。范仲淹先生從小就有救人救世的大志，一生積功累德，不疲不厭。在中國，印光大師讚歎過三個人，祖宗積大德，後世子孫代代受其福蔭。第一是孔子，二千五百多年家道不衰，世世代代的帝王對孔老夫子都尊敬。直到今天，孔子的後裔，不論在國內、國外都受人尊敬，這是夫子的餘福。第二是范仲淹，到民國初年，八百年不衰。第三位是葉狀元，清朝初年一直到清末，三百年不衰。

馮琢菴太史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遇一人。

倒臥雪中。捫之半殭矣。遂解己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

「太史」，從前的翰林。「邑」，縣。「庠」，學校。「庠生」，秀才。「韓琦」，宋朝英宗、神宗時，做過十年宰相，也做過元帥，文武全才，深得當代及後人的尊敬。他與范仲淹齊名，兩個人都是出將入相。

馮琢菴太史的父親作學生的時候，冬天早起在去學堂的路上，看到有一個人倒在雪堆裡，已經快凍僵了，但是還沒有死。他立即脫下自己的棉衣將他包起來，扶到家裡，救活了這個人的命。晚上夢到一位天神告訴他：「汝救人一命，出至誠心，我將派遣韓琦作你的兒子。」後來生了琢菴，琢菴是他的字，名琦。

佛家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浮圖」是寶塔，「七級」是七層的寶塔。一般人只知道建寺廟造寶塔的功德很大，不知救濟處在飢餓邊緣，或是生病而乏醫藥的人，功德亦是無量無邊。救人一命，果報不可思議，得福甚大，何況救千萬人的生命？其所修之福，代代作官，其數也是一升芝麻之數。為什麼不做？

什麼是真實功德？什麼是假功德？有一個標準，凡是真正令一切苦難眾生得到利益，就是真實功德。反之，這個功德是假的。所以，我很不贊成造大佛像。有人說，大佛像坐在這個地方，這一方人都得平安了。未必，這是屬於迷信。一方得福，一方平安，要靠教化，改變人心。現在世間人心自私自利、貪瞋痴慢，而且天天在增長，這是災禍的根源。造一個大佛像就能將之鎮住，哪有這個道理！化解劫難，最重要的是提倡佛教教育。佛教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慈悲的教育，愛的教育，教導大家捨棄自私自利，放下名聞利養、貪瞋痴慢，無條

件的犧牲奉獻，幫助社會，幫助一切苦難人民。我們明白了，真正肯依教奉行，我們自己得度了，也真正能夠造福社會、造福人群，這是佛陀的教誨。

假如造寶塔、造佛像真有那麼大的功德，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為什麼不去造大佛像？為什麼不去造大寶塔？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講經說法，教學四十九年；除此之外，沒做別的事。我們學佛一定要向佛菩薩學習，佛菩薩在哪裡？經典。我們依照經典的理論、方法修學，效法佛菩薩，學習佛菩薩，這才是真正釋迦牟尼佛的學生。

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夜當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偽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

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

「尚書」，相當於現在的部長。「習業」，讀書。

浙江省台州有一位應尚書，習業在山中，住在寺廟裡面。曠野之處，確實有一些妖與鬼。他有膽量，心地正直，所以不怕邪魔鬼怪。有一天晚上，聽到鬼在講話。某一個人家，有一個婦女因為丈夫離開家鄉，很久沒有回來，公婆以為兒子死了，逼著媳婦改嫁。媳婦不願意，所以想明天到這個地方來上吊自殺。這個鬼是吊死鬼，吊死鬼要找替身，找到替身就可以去投胎了。

應尚書聽到鬼的談話之後，心裡就有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回家，趕緊賣了幾畝田，得四兩銀子，再偽造一封家信，連同四兩銀子寄回家。那戶人家的父母看到筆跡與兒子不同，心有懷疑，但是銀子是真

的，總不會有人無緣無故把銀子送來，想想一定是兒子平安無事，所以就不再逼著媳婦改嫁。以後，他的兒子果然回來了。應尚書救了這個媳婦一命，而且還保全這一對夫婦不至於分離。他做的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所以他是做了一樁陰德。

另外要知道，凡是橫死的、自殺的都要找替身。自殺很痛苦，這個事情萬萬做不得！道家跟我們說，自殺的人每七天要重複表演一次，上吊的人每七天要去吊一次，跳樓死的每七天要跳一次，什麼時候找到替身，什麼時候才能脫身。你說可憐不可憐？所以，人再怎麼不得已，都不可以有自殺的念頭。當你找到替身投胎，還是隨業流轉，苦不堪言！

從前讀書人多半寄住在寺院，寺院確實是讀書人最好的學習場所。古時候學校沒有那麼多，一個縣通常只有一個學校（縣學），所以讀書的環境很難找到。除了寺廟之外，富貴人家家裡有一些藏書，請老

師到家裡來教自己的子弟，稱為「私塾」。藏書的數量不會太多，所以大規模的藏書都在寺院的藏經樓。藏經樓不僅收藏佛書，儒道、諸子百家無不收藏，就像現在的圖書館一樣。所以，出家人真正在做學問，修養自己的身心、德行，他們都是非常好的老師。從前念書人都願意到寺廟親近出家人，寺廟有豐富的藏書，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還可以向出家人請教。他們都是義務的，這是佛家所修積的功德善行。古時候佛教寺院是教學的場所，但是現代已經變質了，現在變成經懺場所，跟鬼打交道。

公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旁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

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今累累也。

之後，應尚書又聽到這個鬼說：「本來我找到替身了，奈何應先生破壞我的事。」旁邊有個鬼說：「你為什麼不去害他？」這個吊死鬼就說：「上帝知道這個人心很好，已經命他作陰德尚書。我怎麼能再害他？」應尚書聽到了鬼的談話，因此更加勉勵自己，努力斷惡修善，善天天增加，德天天加厚。這都是回頭是岸，知道怎樣做好事。

在饑荒的時候，他捐穀賑災。遇到親戚有急事，他總是委曲自己，幫助別人解決困難。遇到橫逆，別人侮辱、毀謗他，他能反躬自責，都是我自己做得不夠好，不能令人生歡喜心，過失在自己，絕不怪罪別人。凡事都能夠歡歡喜喜，逆來順受，努力修善，增長德行，這都是積善積德的事實。以後他做了尚書，子孫後代考中進士的很多！

常熟徐鳳竹棧。其父素富。偶過年荒。先捐租以爲同邑之

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息。修橋修路。齋僧接眾。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

「常熟」，今江蘇省常熟。「益」，增長。「巡撫」，即今之省長。江蘇省常熟有一位徐鳳竹先生，他的父親是一位地主，相當富有。偶然碰到荒年，收成不好，他就減免收租，或是統統捐出去，提倡救災。又將倉庫裡的稻米，拿出來拯救這些貧窮的人。曾經聽到夜晚鬼在他家門口唱：「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徐鳳竹的父親做了這些好事，鳳竹果然在這一年考試中了舉人，所以他行善就格外努力，孳孳不息。修橋補路，方便行

人。齋請僧人，接濟大眾，碰到有困難的人，樂意幫助。只要是利益社會、利益大眾的事情，盡心盡力去做。後來又聽到鬼在門口唱：「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的官愈做愈大，做到浙江的省長。

可見得先人積功累德，果報無比殊勝。我們想，他的兒孫都享這麼大的福報，他自己的福報一定更大。但是他已經不在世，所以果報在來生。凡是這樣積功累德的人，來世的福報不可思議；如果來世不在人間，決定在天上享天福。他的子孫後代所享的福，稱為「餘福」。因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餘福給兒孫，自己的福報一定超過兒孫所享的很多倍。所以，善不能不修、不能不積，積善必定有好果報。

財富決不是供給一個人或是一家人享受的。你命中有財富，就要知道你有使命、有職責幫助世間一切窮苦之人，你的財富才會生生世世享受不盡。財從哪裡來的？從布施來的，愈施愈多。

這裡講到「齋僧」，齋僧的利益何在？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明清時候，齋僧的風氣盛行。在家居士以財物供僧，希求修福。接受供養的這些出家人要為他說法；換言之，要教導他。在家人對出家人是財布施，出家人對在家人是法布施，所以齋僧是求法。出家人有道德、有學問、有修養，這是社會大眾的導師，多元文化的教師，他們為求學問、為教化眾生，真正做到一生犧牲奉獻。

嘉興屠康僖公。初為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

「嘉興」，今浙江省嘉興。「主事」，當時的官職。「輦下」，輦是皇帝的坐車；這是指首都、京城，皇帝所在之處。

浙江省嘉興的屠康僖，在刑部作官。有一次晚上跟囚犯們一起睡在監獄裡，細細打聽囚犯的情狀，知道囚犯當中有些人是冤枉的。屠先生並不以為功，把這些情形祕密寫在紙上，送給堂官；就是他的上司，刑部尚書。過幾天重新審問囚犯時，堂官摘錄屠康僖寫的一些案情訊問囚犯，囚犯沒有不服的，這樣開釋冤枉的大概有十幾個人。當時這個事情傳了出去，大家對刑部尚書的公正廉明，無不加以讚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埏。應坤。應竣。皆顯官。

「宜」，應該。「衣紫腰金」，穿紫的官服，繫金的腰帶，這是

高官。古代禮服，皇族穿黃色龍袍，文官穿紫袍是最高的爵位，大概尚書以上的官服才是紫色的。

屠先生又想到一樁事情，在京城尚且有這麼多受冤之人，全國上下，民眾之多，哪裡沒有受冤之人？應該五年派一位減刑官，對這些案件重新覈實平反。這是好事情，刑部尚書同意他的建議，奏明皇上。皇帝允許，屠康僖便被派遣為減刑官之一，幫助平反了許多受冤之人。夢中有一位神人告訴他，你命中沒有兒子，由於你的作法與建議和天心非常相應，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現在上帝賜你三子，都是高官。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埴、應坤、應峻，皆顯官。這是善因善果。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為池陽太守。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之學。

「池州」，今安徽貴池。「太守」，比知縣高一級，與知府是同等的官。「二氏」，就是佛與道。

嘉興人包憑，字信之。包憑的父親做過池州太守，生了七個兒子，包憑最小，入贅平湖袁氏，與袁了凡是一家人。了凡先生的父親與包憑常常往來，這個人博學高才，但是每試都不中，於是就去學佛、學道了。

一日東游泖湖。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解囊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布四疋。檢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置。其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聖像無恙。吾雖裸裎何傷。是給衣。

有一天，他去遊柳湖。偶然在一個村莊的寺院，看到觀音像被雨水淋濕，於是打開錢包將十兩銀子統統拿出來，交給寺院出家人，請他將房屋修好，不要讓菩薩淋到雨露。出家人告訴他，修屋頂工程很大，十兩銀子太少了，恐怕沒有辦法完工。於是他從箱中取出七件衣服，有單衣、有袷衣，都是新置的。他的僕人說：「算了，何必要捐獻這麼多！」包憑說：「只要能把屋頂修好，使觀音菩薩像不要再淋到雨，我縱然是赤身露體，也無所謂。」這是一片真誠！

僧垂淚曰。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後功完。拉老父同遊。宿寺中。公夢伽藍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子汴。孫檀芳。皆登第。作顯官。

「伽藍」，護法神。「登第」，指中進士學位。

出家人聽到他這番談話，非常感動的說：「布施銀兩以及這些衣

服、布料，不是難事，只是這一點真心太難得了。」包憑等屋頂修好後，就拉著父親一起去看。晚上住在寺廟中，夢到護法神來感謝他，說：「你的兒子會享世祿，得到福報。」果然以後他的兒子汴、孫子檀芳都中進士，官位顯赫。

這是子孫貴顯之報。修繕寺院道場、造佛像，功德很大，《造像功德經》有詳細說明。但是功德必須具足條件，如果只是造佛菩薩形像，沒有弘法利生，一般人看到佛像容易產生迷信，不但沒有利益，反而讓許多眾生造罪業，這就錯了。所以，弘法利生非常重要！道場一定要講經，教導大眾修行，所謂「解行相應」，這個重要。在解門，每個宗派的道場，都要認真透徹的研究讀誦本門的經典，並依據經典的理論來修學，這才具足功德。

佛像具有表法的意義，佛家用這種方式時時刻刻提醒我們。譬如，我們見到觀世音菩薩像，就要想到我要像觀世音菩薩一樣慈悲，幫助

世間一切苦難眾生，這個像的功德就大了。如果不曉得這個道理，將佛像當作神明，只是燒香、膜拜，求福、求壽、求兒女、求升官發財，那是迷信。

學佛如何才能得到佛法真實的利益？在行門，佛法修行的方法很多，每個宗派的方法都不相同，只要選定一門，功夫不要間斷，就能得清淨心，成就戒定慧，這是道場真實的功德利益。

嘉善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

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浙江嘉善人，姓「支」，單名「立」。他的父親在衙門裡管刑事案件，知道有個囚犯是冤枉的，被判了重刑，非常同情，於是想幫助這個囚犯脫罪。這個囚犯知道支立的父親想替他辯護，這是救命之恩。因此，跟妻子商量，說：「支公有意幫助我脫離刑責，我很慚愧，無以報答。明天妳可以請他下鄉，以身事之。或許支公會更用心，這樣我就可以生還。」他的妻子非常賢良，果然就照做。這個囚犯的太太自己勸酒，並把丈夫的意思告訴支公。支公聽了之後不接受；雖不接受，還是全心全力把案子平反了。這是很難的一樁事情，他能做到大公無私，用真誠心來平反冤獄。

這個囚犯夫婦來叩謝的時候，說：「你這麼大年歲還沒有兒子。」

我有個女兒，送給先生作妾，希望將來給你生幾個兒子。」這在禮上是講得通的。支先生同意了，以後就生了支立。支立的父親做這樣的善事，他後世的子孫逐漸發達了。支立二十歲考中進士，官做到翰林院的書記官。支立生高，這是支先生的孫子；高生祿，這是支先生的重孫。這幾代都是貢生，州、縣學校的教官。祿生大綸，這是支先生的重孫的兒子，後來中了進士。

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

這是總結，以上所舉的十個故事，都是全心全力利益別人、利益社會、利益國家的好事。這些顯著的果報，都在浙江嘉興附近，了凡先生提出的這些人，都是大家熟悉的，足以證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由此可知，舉例一定要大家都知道的才有公信力，時代也是愈接近愈好。

我們學佛更要拓開心量，念念不忘到利益全世界。如果你認為我哪有什麼大的本事？我們要知道，縱然是小小善事，也要給全世界的人做好榜樣，這就是利益世界。事，無論大小，但看用心。所謂「量大福大」，如果心量大，點點小善都會變成無量無邊的善德；如果心量小，做再多的善事，福報也不太大。由此可知，心轉境界。

若復精而言之。則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

了凡先生再進一步教導他的兒子，何謂「善」，這很重要，必須要有能力辨別。這裡說了八對：善有真假、端曲、陰陽、是非、偏正、半滿、大小、難易，我們應當辨別清楚。許多人行善多年，學佛多年，

沒有得到好果報，於是懷疑佛法不靈，轉而學其他法門、其他宗教。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就是對善辨別不清，自以為是善，經過有智慧有德行的人一分析，原來這是罪業。所以，我們要想修善積德，就要冷靜觀察，辨別清楚。

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峰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

「儒生」，念書的學生。「中峰和尚」，元朝人，一代高僧，著述很多，最著名的是「三時繫念」。

何謂真假？有一些念書人向中峰和尚請教，佛家常講：「善惡報應，如影隨形。」這個說法靠不住！因為有人作善，他的子孫並不發達；有人作惡，他的家道卻非常興隆。

中峰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

中峰禪師解釋得非常之深。我們是凡夫，情染沒有洗滌乾淨，法眼、慧眼沒有開，所以常常看錯事情，顛倒是非，把善看作惡，把惡看作善。自己不深自慚愧，反而去責怪老天報應不公平，這是罪上加罪。眾曰。善惡何致相反。中峰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眾人歷言其狀。中峰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峰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

這些學生們就說：「我們為什麼把善惡看顛倒了？」中峰禪師有智慧，不解釋，讓他們自己說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有個學生說：「罵人、打人這是惡，恭敬人、禮敬人這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又有一個學生說：「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許多學生各說對善惡的看法，中峰禪師全不同意。

於是他們向中峰禪師請教，到底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中峰告之曰：「你起心動念、言語作為是利益別人，利益社會，利益大眾，這是善；如果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惡。」這是善惡的標準。譬如對這個人有利益的，你打他、罵他也是善。如果是為了自私自利，恭敬人、禮敬人那是巴結，那是惡，不是善。

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

者假。皆當自考。

「襲跡」，模仿。

真善、假善一定要辨別清楚。起心動念、言語造作決定沒有私心，都是利益社會、利益大眾，大公無私，公是真的，所以這個善是真的。利己是私心，私心是假的，所以這個善是假的。再進一步說，如果你利益大眾是出自於真心，這是真善；若是模仿別人，這是假善。所以，為善最要者唯真心。我們所做的善事，不露痕跡，不讓人知道，這個善事是真的，這是陰德。如果是有企圖、有目的才做這樁善事，這個善事是假的。這些地方都要自己認真省察。

前面讀的十個例子，十個人修善都得好果報，什麼原因？真心，只知道幫助別人，絕不求一點自私自利。因此，真假要從這裡辨別。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為善而取之。聖人則寧

取狂狷。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而必以爲德之賊。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

「謬」，錯誤。

何謂端曲？一般人見到謹慎、不倔強的人，就稱他為善人。可是古聖先賢寧願欣賞有志氣、肯進取，或者是安分守己不肯亂來的人，因為這樣的人有膽識，真正能夠為群眾服務，為國家擔當大任。如果一個人雖然很謹慎，全鄉里的人都認為他是好人，但是個性柔弱，隨波逐流，沒有志氣，沒有擔當，孔老夫子稱這種人為「鄉愿」，這不是一個好榜樣，人人都學他，那就壞了。所以，世間人對於善人、惡人的標準，與聖人恰恰相反。聖人是明白人，有學問、有德行、有經驗，能夠辨別善人、惡人。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

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

天地鬼神對「福善禍淫」的見解與聖賢人相同，不同於世俗人的看法。鬼神如何看「福善禍淫」？前面舉的這些例子，我們都能夠觀察得到。

我們要問，鬼神是不是有權將禍福降臨於人？鬼神沒有這個權。就好像我們世間有人行善事，有人作惡事，執法的人員加刑罰於作惡者，是不是他有權？不是。因為你犯了罪，他才拿手鐐腳鐐來銬你；你沒有犯罪，他不敢侵犯你。天地鬼神就像刑警一樣，你造作善，他來嘉獎你；你造作不善，他來懲罰你。這個獎勵、懲罰都是自作自受。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爲曲。純是愛

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爲曲。皆當細辨。

「端」，端直，決定不夾雜一絲毫委曲；「曲」，自私自利。

我們發心想修善積德，決定不能被耳目所欺騙，眼睛喜歡好看的，耳朵喜歡好聽的，要是隨順這種貪心就錯了。必須從起心動念隱微之處，將自己的心洗得乾乾淨淨；換言之，決不能讓邪惡的念頭污染了清淨心。全是濟世救人的心，這是端；如果有一點點討好世俗的心，就是曲。全是愛人的心，愛人就是大慈大悲，這個愛是清淨的愛心、平等的愛心、真誠的愛心，這是端。如果還有絲毫怨恨不平，所發的心就是曲。全是恭敬別人的心，這是端；摻雜絲毫玩弄世人的心，就是曲。這些地方應當細細的辨別。

了凡先生在此地用「端」，佛家所謂「直心是道場」，端心就是

直心。端的反面是曲，心裡還有討好世俗的心。《起信論》云：「直心、深心、大悲心。」菩提心的體是直心，菩提是覺悟的意思，真正覺悟的人他的心是直心。自受用是深心，深心是好善好德。念念利益眾生，這是大悲心。如果還摻雜著自利，就是不善。

如何將自己的心洗得乾乾淨淨？《十善業道經》上，佛教我們修學的綱領是「晝夜常念善法，思惟善法，觀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間雜」，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心完全清淨。我們一定要仔細閱讀《了凡四訓》，細心揣摩，認真反省，方能明白如何修善積德。我提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無論是順境逆境、善緣惡緣，只有一個愛心、一個感恩的心放在心上。

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

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何謂陰陽？善有陰善、陽善。你做的好事完全顯露出來，人人都知道，報紙、電視傳播讚揚你，這是「陽善」。你做的善事沒有人知道，自己也不會告訴任何人，這是「陰德」。如果是陰德，你將來得的果報厚，殊勝而且長遠。如果是陽善，人家會讚歎、恭敬你，但是你的果報就報掉了。

名也是福，一般講「知名度高」。名是天地鬼神都忌諱的，所以出名不是好事情。知名度很高的人，沒有實德，往往會遇到意想不到災害，這是現報。一個人沒有過失，行善積德而被別人侮辱、誤會，惡名廣布，這倒是一件好事。好在哪裡？每個人看到他，瞪他一眼，罵他幾句，這也是果報，就把他無始劫以來的罪障都報掉了。所以，

他的兒孫往往忽然之間發達了，也有少數是自己晚年福報現前。因此，陰德、陽德的果報非常微妙，不能不加以辨別。我們斷惡修善、積功累德應該怎麼作法，自己就明白了。

古人所謂「實至名歸」，你真有實德，自然有人讚歎。你藏得再隱密，總有一天會被人發現，被人讚揚。譬如近代印光大師一生修善積德，沒有人知道。到他老人家七十歲的時候，有幾位有學問、有道德的居士在普陀山藏經樓遇到他，他們覺得印光法師的風度、言談與一般出家人不一樣，於是常常親近他，才知道老法師真的有德行。於是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發表，印光大師的大名就傳開了。這不是印光大師委託他的，是這些人真正見到一位高僧大德，所以普遍向廣大群眾介紹，這是「實至名歸」。這個名不是虛名，是真有實德。

在世間享盛名、最容易出名的是哪些人？電影明星。出名也是福報，如果沒有實德，往往會遇到意想不到的災難，所以這些大明星真

正能得善終的不多。不僅是影劇界，任何一個行業，如果沒有真實的德行，知名度愈高，潛伏著意想不到災害的機會也愈多。

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魯國」，春秋時代孔老夫子的故鄉。「子貢」，孔子的學生。「賜」，子貢的名字。

何謂是非？魯國法律規定，魯國人在窮困的時候，被人家賣到別的國家作奴婢，若有人能把這些人贖回來，魯國政府就發獎金給他。子貢贖人回來時，不接受政府的獎金。孔老夫子聽到了，責備子貢說：

「你錯了！」聖賢人做事情有一個原則，就是決定可以移風易俗；換言之，幫助社會改良不好的風俗，而且教化百姓，給百姓做榜樣。所以，不能隨自己的愛好，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要顧全社會大眾。魯國現前的社會狀況，富貴人少，貧窮人多。如果贖人接受政府的獎賞，好像自己不廉潔，今後還有誰敢做贖人的事情？

因此，子貢贖人要歡歡喜喜接受政府的獎勵，就能鼓勵社會大眾有錢的人，把自己國家人民在外面作奴婢都贖回來，這才是好事情。如果贖人不接受獎金，以為自己很廉潔，接受獎金就不廉潔，對於自己來說是說得過去，但是對於整個社會風俗來說就做錯了。由此可知，聖人的是非標準與常人不同。

我在各地講經，題目是「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就是這個意思。所做所為能為社會大眾做表率的，我們應當要學；不能為社會大眾做表率的，我們不學。換言之，利益社會、利益眾生的，我們要認真努

力學習。

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

「子路」，孔子的學生。

子路看到一個人掉到水裡，將他救起。這個人非常感激，送一頭牛以表謝意，子路接受了。孔老夫子聽到了，很歡喜說：「從今以後，魯國就會有很多人去救那些在水裡快淹死的人了。」

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

「由」，子路的名字。「流弊」，影響。

以上兩個例子，一般人的看法，認為子貢不接受獎金值得讚歎，子路接受贈牛則比不上子貢。然而孔老夫子的看法卻不一樣，他讚歎子路，責備子貢。我們行善，若善的影響面廣，時間長，這是大善，這個善是「是」。若影響面很小，時間短，這是小善，這個善是「非」。所以，不在一時，在影響的時間；得的利益不是我一身，而是令天下人受益。

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

子貢所做的就是現行善，好像是善事，但他留下不好的影響，這個影響會阻礙許多人去贖人回國，阻礙別人不就是害了人嗎？所以，這似善而實非善。子路救了一個人，人家送他一頭牛，他接受了，好像是不善，但是他能影響別人，使其他人聽到子路這種行為，也會很

勇敢去救人，所以這是善。

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抉擇。

是非的事情太多了。譬如，有一個人做壞事，決定要懲罰他，不能寬恕他。如果寬恕了這個罪人，算不算是義？一定要觀察，假如這個人做錯事情被寬恕，他反而膽子更大，將來會做更多的壞事，使許多人受害，這個寬恕是錯誤的；如果警誡、懲罰他，他以後不敢作奸犯科，這是真正的義。這就是「非義之義」。「禮」要有分寸，用禮貌待人是禮；如果過分恭維、讚歎，使這個人漸漸傲慢，那就是「非禮」。信用很重要，但是也要看狀況。如果因顧全小信卻失了大信，就錯了。聖人顧全大信，有的時候可以放棄小信，這就是「非信之信」。「慈」是慈愛，慈愛不能過分，過分往往變成不仁慈，這是「非

慈之慈」。佛門常講：「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慈悲、方便是佛家教學最重要的方法，但用得不恰當，就會變成「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這就是非慈之慈、非方便之方便，這是用錯了。

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

「呂文懿公」，文懿是諡號，名原，號逢源，浙江秀水縣人，生於明朝英宗正統年間，做過宰相。這是一位忠厚的長者。

何謂偏正？呂文懿公辭職，告老還鄉。雖然他辭去宰相職務，但

是他的德行、事業得到社會大眾的尊敬，如同仰慕泰山北斗一樣。有一次他遇到一個鄉人，喝醉了酒罵他。他不動心，告訴隨從：「這個人喝醉了，不要跟他計較。」

過了一年，這個人犯了死刑，被關進監獄。呂文懿公聽到這樁事情很後悔，他說：「假使去年他酒醉罵我的時候，我把他送到官府，治他的罪，這種小的懲罰能使他生起戒心，他就不至於做出更大的壞事。我當時只是心存厚道，沒有想到這樣反而養成他的過惡，以至於此。」這是善心做了惡事。

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窮民白晝搶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眾始定。不然幾亂矣。

「粟」，糧食、稻米。

這是講以惡心做善事。有一次遇到荒年，窮人白天到一個大富人家來搶糧食，他向縣府告狀，縣官沒有理會，於是窮民更加放肆。因此，這個富人在自己家中私設刑堂，把這些搶劫的人抓來審判，懲罰他們，後來把搶劫平定了。如若不然，他們就會變成暴民，擾亂了社會治安。

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

善爲正，惡爲偏，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對於這些道理與事實真相，了解得不夠透徹，往往我們自以為是善事，而未必是真善，這個不可不知。

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

減身。書曰。商罪貫盈。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

何謂半滿？《易經》曰：「善不積，就不足以成就名望；惡不積，就不足以敗壞聲譽。」《書經》說：「商朝末年造的罪孽太多，所以武王起義滅了殷商。」這好比儲藏東西在器皿中一樣，我們常常累積，它很快就滿了。若是懈怠，不常積存，就不會滿。這是「半善」、「滿善」的一種說法。

因此，善一定要勤積，就會圓滿。若是懈怠，偶爾遇到才行一點善，並不是把心放在利益一切眾生上，所做的善只有半善，不能做到圓滿。

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

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師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師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

從前有一戶人家的女子到寺廟裡想發心供養，而身上只有兩文錢，她就這兩文錢都拿出來供養寺廟，住持和尚親自爲她誦經懺悔。過了幾年，這個女子被選入宮廷做了嬪妃，享受人間的富貴。她帶了數千銀兩再到寺廟來供養布施，而住持和尚只命他的徒弟爲她迴向。因此，這個女子就問：「爲什麼我窮的時候，只布施兩文錢，師父親自爲我懺悔。今天我帶了幾千銀兩來供養，反而不親自爲我迴向？」老和尚說：「從前妳到廟裡來燒香拜佛，供養兩文錢，妳的心真誠，我不親自給你懺悔，不能報妳的德。今天妳帶的供養雖然豐厚，但是妳

的心不像從前那樣真切，所以我讓我的徒弟給妳懺悔就可以了。」因此，心真誠，布施雖少，得的善福是圓滿的。做了嬪妃，免不了帶著富貴貢高傲慢的習氣，心不真誠，德就損了，所以實際上修的福是半善而已。

鍾離授丹於呂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

「鍾離」，漢鍾離，八仙之一。

漢鍾離要傳授呂洞賓「點鐵爲金」的法術，可以救濟貧苦窮人。

呂洞賓問：「我把這個鐵變成金，會不會還原？」

漢鍾離說：「五百年之後，還會還原。」

呂洞賓說：「如此則害五百年後的人，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事。」
漢鍾離說：「修仙要積三千功行，你這一言，三千功行都已圓滿了。」

此地講「半善」與「滿善」，舉了三個例子，也就是三種說法。我們要想一想，修善積德到底是滿善還是半善？我們現前得的果報是圓滿的，還是有欠缺的？學佛人一般本質都好，心都好，非常可惜沒有智慧見識，所以在理論和方法上有了偏差，往往修善得的果報不圓滿，道理在此。

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雖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

心未忘。雖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

行善，不分別、執著所行之善，則所作一切都是圓滿的善。若是著相修善，就是一生勤奮勉勵修積，還是半善而已。什麼原因？善心裡夾雜著執著，所以善功不純，只得半善。譬如，修財布施，內不執著有我。若執著有「我」，這個心就不真不純。外不執著能受布施的人。若永遠不忘某人接受了我們的布施，這就是妄想、分別、執著，把純善之心破壞了。也不執著布施多少錢財。這就是「三輪體空」，做再多的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忘得乾乾淨淨。基本道理就是「一心清淨」，一心是真心，一心沒有界限，等虛空遍法界，絲毫之善與心量一樣大。所以，一斗米的布施能種無量無邊的福報，一文錢的布施可以消千劫之罪。假如沒有忘我，也沒有忘他，也沒有忘記所做的好事，雖然布施很多錢財，得的是半福，而非滿福。這又是一種說法。

人能夠做到不著相，就是菩薩。《金剛經》云：「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菩薩。」菩薩與非菩薩的差別，就在此地。你心裡還有我、還有人、還有是非，你是凡夫。心裡沒有我、人、眾生、壽者（時間的觀念）的種種分別、執著，就是菩薩。我們努力提高自己的境界，境界愈高，修福愈容易。要想提高境界，必須從斷惡做起，惡斷得乾淨，果報就殊勝圓滿。

對於「半」與「滿」，這一段才講得究竟圓滿，但是這不是我們能做到的。由此可知，我們講半講滿還是有等級的，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用此地這個標準，前面所說的滿都是半，都不是真正的圓滿，到「三輪體空」才是真正圓滿。

誰能做到「三輪體空」？法身菩薩。不但六道眾生做不到，聲聞、緣覺、權教菩薩也做不到。為什麼？人不能無心。換言之，心中有妄想、分別、執著，就達不到這個標準。這個標準是法身菩薩的標準，

我們知道了也有好處，行善就不會自以為滿足，無論積多大的功德都還不夠多，這才肯認真努力發憤修善。明白此理，才知道諸佛菩薩的善行念念圓滿，無論他修的善事是大、是小，無一不圓滿。因為諸佛菩薩用真心，真心本性行事無一不圓滿，道理在此地。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學佛，要發願作佛的道理。

新加坡有一位許哲居士，一生修布施。她布施的財物不多，她天天為一些老人、病人服務，她不知道有自己，也不會把受她恩惠的人放在心上，也沒有想「我今天做多少好事」，心地真誠清淨慈悲，真正做到了「三輪體空」，所以她得的是滿善，果報殊勝。

有很多人不明事理與真相，認為我都布施掉了，明天怎麼辦？誰肯布施我？念念不忘「我」，他就不敢真的放下；就算放下，也只放下一半。所以，他修的善只有半善，不能達到滿善。當然他的果報只能得到一半，不能達到圓滿。這個道理了解得不夠透徹，行善不徹底，

要想希求圓滿的果報，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一生的財富從哪裡來的？得財富是果報，果必有因。財富的因是財布施，愈施愈多。布施是種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種得多，收穫一定多，這是一定之理。所以，愈肯施財的人，他的財源滾滾而來。但是心要真，不是為祈求發財而布施；要是為求發財而行布施，這是因地不真。會不會發財？會發，但是不多，只比布施出去的多一點點，就是加一點利息而已。如果不為發財而財施，果報就厚了。財來了，絕不自己享受，救濟一切苦難的眾生，這個果報愈來愈殊勝，決不在人間，在天上、在華藏世界、在極樂世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財富、聰明、健康長壽都是果報，所以要懂得修因，因純正才能得到殊勝的果報。

何謂大小。昔衛仲達為館職。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

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一軸。僅如筯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筯者反重。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因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朝廷不從。於事無補。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

「主者」，閻羅王。「吏」，判官。「三山」，福州城有三座山，即九仙山、閩山、越王山。

何謂大小？宋朝衛仲達在翰林院任職，有一次被小鬼帶到陰曹地府。閻羅王命判官把衛仲達的善惡簿子拿來做個比對，結果衛仲達一生造惡的檔案擺滿了一地，而行善只有一卷，就像筷子那麼細。閻羅

王看到說：「好，拿秤來稱一稱。」結果擺滿一地的惡簿子反而輕，這一卷小小的善簿子反而重。

衛仲達說：「我還不到四十歲，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過惡？」

閻羅王說：「起個惡念就是小惡，不等待你犯；你要是犯了，就是大惡。」所以，起心動念不能不謹慎。

他又問：「善的那一卷到底是什麼事？」

閻羅王說：「朝廷曾經要興建一個大工程，在福州城的九仙山、閩山、越王山修石橋。你上疏建議皇帝不要興這個工程，因為這個工程不是必要的，而且勞民傷財。」

衛仲達說：「我是有建議，但是朝廷並沒有接納。我這篇奏章會有這麼大的力量嗎？」

閻羅王說：「朝廷雖不從，你這一念不是為自己，是為一切人民，這個善大。如果朝廷採納，你的善就更大了。」

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

所以，念念為全國著想，為全世界著想，雖然做的善少，這個善因此很大。如果只顧自己或家庭的利益，做再多、再大的善，也是小善。

佛法講「境隨心轉」。我們存心為眾生，為眾生的心愈廣大，善的力量就愈大。但是跟法身菩薩相比，這個善還是半，不是滿。因為法身大士起心動念盡虛空遍法界，不是為一個世界、一個星系。所以，點滴之善都不可思議，無量無邊。

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論為仁。亦曰先難。

「克己」，克服自己的煩惱習氣。

何謂難易？了凡先生先引用儒家講存養的功夫，克服自己的煩惱

習氣。要從哪裡做起？從難克服的地方先做，其他的就容易了。孔老夫子講到「為仁」，也說到「先難」。換言之，如何能做到仁，也必須從難的地方下功夫。難在哪裡？難在你要想做一個仁人，必須要克服自私自利。因為有自私自利，仁就沒有了。

「仁」是會意字，一邊是「人」，一邊是「二」，這是教我們要做到自他不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仁的意思。想到別人，立刻就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立刻就想到別人。換言之，如果我們有私心，自私自利，「仁」就沒有了。佛法常稱菩薩為「仁者」，就是菩薩沒有自私自利。前面講「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種人就是仁者，這個標準高。所以，孔老夫子說「先難」，先從最難處做起，最難的就是自私；佛法講無我，就是從「無我相」做起。

下面了凡先生舉幾個例子，然而這幾個例子還沒有達到孔老夫子

論仁的標準。

必如江西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脩。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

「束脩」，學生對老師的供養。

江西有一位舒老先生，布施自己教私塾兩年所得之微薄收入，幫助一對貧窮夫婦繳納國稅，而保全了這一對夫婦。

有錢的人做這個事情不難，沒有錢的人將所有收入拿去幫助別人，這個不容易！

與邯鄲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

邯鄲張老先生遇到一家可憐的人，他把十年的積蓄統統拿出來幫助人完贖銀，成全一家人。這也是難捨能捨，非一般人所能為。

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

鎮江靳老先生年老無子，鄰居家把自己的女兒送給老先生作妾，靳老先生不忍心以幼女爲妾，於是把她送還給了鄰居。這是難忍能忍，所以得福也厚。

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

凡是有錢有勢的人，做好事很容易；如果很容易做而不做，就是自暴自棄，錯過了修善積德的機會。貧窮沒有勢力的人，修善很難；然而難而能爲之，就非常可貴，所謂難能可貴。

這裡舉的例子都是貧窮沒有財富、沒有地位，而能不顧一切，救

急救難，解決別人的困苦，非常難能可貴，所以他們的果報也厚。但是我們要明瞭，他們當時做這個事情時，只是想幫助人解決苦難，並沒有想到自己的果報。

我們讀了善之八對，就要曉得必須克服「自私自利，名聞利養，五欲六塵，貪瞋痴慢」。這十六個字不能克服，我們一生斷惡斷得不乾淨，修善也修得不圓滿，總是一些小善、半善，果報在來世。只有大善、滿善才能改變自己的業報，像了凡先生所做的就改變了命運。有很多人修善積德，依舊被命運所轉，改不了命運，原因就是斷惡斷得不乾淨，修善修得不圓滿。

學佛的目的是要求明心見性，求往生淨土。如果這十六個字不能克服，就會造成嚴重的障礙；不僅障礙明心見性，大徹大悟，即使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被障礙了。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亦在於此。

隨緣濟眾。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約有十。

這是了凡先生教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隨緣盡力行善。哪些是善事？舉了十個例子。

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

這十條，我們讀了之後，仔細想一想，確實有必要，這對我們的幫助很大。這十條，在現前社會嚴重的缺乏，所以社會動亂不安，人心惶惶。了凡先生爲我們逐條說明。

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雷澤。見漁者。皆取深潭厚澤。而

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暮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夫以舜之明哲。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

「雷澤」，湖名，在山東。「漁者」，打魚的人。

什麼是與人為善？這裡舉舜王為例。大舜年輕時，在雷澤湖邊，看到很多打魚的年輕人，都選擇好的地方捕魚；而老弱之人無法與他們相爭，只好到急流淺灘之處捕魚。舜生憐憫之心，也去捕魚，以身作則，做一個榜樣給人看。他看到互相爭執，不相禮讓，不說他們的過失；偶爾見有互相謙讓，他就大加讚揚。這樣過了一年，由於舜的感化，大家彼此都能夠互相禮讓。舜有大智慧，為什麼不用言教開導大眾，而以身作則？因為言教不如身教，你教人家做，自己做不到，

沒有人相信。這是以舜的悲心、善巧方便做一個例子。

尤其在今天，一般大眾貪瞋痴慢的習氣十分嚴重，我們要效法大舜的精神，採取「以身作則」的方法。一年收不到效果，就等十年；如果十年能收到效果，就非常幸運。十年後收不到效果，就再做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持之以恆，必定能夠感化眾生。

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末世」，釋迦牟尼佛的法運是一萬二千年，第一個一千年是正法時期，第二個一千年是像法時期，往後一萬年是末法時期，現在末法已經過了一千年。了凡先生是明朝人，明朝已經是末法時代，此時人心逐漸薄了，沒有從前那麼淳厚。

在末世，千萬不要以自己的長處去蓋過別人。別人不善，我們自

己雖然行善，決不可以用善來跟他較量。別人能力不及我，不可以用自己的能力來為難別人。人貴自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毛病，把毛病改過來就是真正的善人。

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

這是教我們平常處事待人接物的態度，要收斂自己的才智，有才常作無才之想。我們縱然有才智，比起古聖先賢，我們差遠了，根本就配不上，這一點小才智算得了什麼！現代人稍稍有一點能力，就感覺到值得驕傲。這個「值得驕傲」，把自己的德行全都毀了，這是很大的過失。一定要收斂，虛懷若谷。見到別人的過失，一定要包容、掩蓋，所謂「隱惡揚善」。我們這樣對人，一方面可以讓他慢慢覺悟，給他回頭改過的機會；一方面讓他知道有所顧忌，他作惡，別人不是

不知道，別人知道而不說他，這樣容易使他生慚愧心，不敢放縱。這是我們處世待人良好的態度。

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艷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己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

「艷稱」，美稱、讚歎。「物」，包括一切人事物。「則」，模範、楷模。

這是隨緣度眾的祕訣。人家有很小的長處、善行，我們見到了，可以捨去自己的立場，全心全力幫助他。我的善行比他還要大，比他做得還要好，我暫時放下，隨順他，幫助他，成就他，讓他生歡喜心，這才是真正與人爲善。而且讚歎他，使他的善能夠日增。凡是平常生活日用之中，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不要爲自己想，都要爲一切人、

為一切眾生做模範、做榜樣。我們要改過，修善積德，一定要拓開心量，從心做起，起心動念為世界、為國家、為社會、為眾生，決沒有一點為自己的念頭，就稱之為「大人」，這是真正的「天下為公」。

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觀。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

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相上觀察，常常容易混淆不清。如果從存心上來講，君子與小人完全不同，就像黑與白一樣清楚，絕不混雜。君子所以不同於人之處，就是存心。君子的存心，就是愛人敬人之心。

大聖大賢、諸佛菩薩與常人有何不同？若就形跡、日常生活工作

而言，並無兩樣，唯在存心不同。諸佛菩薩、大聖大賢所存的是愛敬之心，真誠的愛敬，平等的愛敬，而且佛菩薩的愛心遍虛空法界。這一條非常重要！

實在說，現前社會就是缺乏愛心。佛法講「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慈悲就是愛心。二千零一年過年的時候，我寫了一個「愛」字，複印了兩萬張，普遍向全世界送愛心，處處送愛心，提醒大家「愛心」重要。唯有真誠的愛護別人、愛護一切眾生，世界才能安定和平，人民才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愛者。愛敬眾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眾人之志。即是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

「通」是通達明瞭。

人間為什麼會有親疏貴賤、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這是習染不同，就是習性不一樣。習性從哪裡來的？無量劫善惡心行變現出來的，佛法稱為「業力」。業力不一樣，所以才有賢愚不肖。但是要知道，這些人與我們是一體，因此哪一個不是我們敬愛的對象？我們從這些地方體會聖賢之道。能愛敬眾人，就是愛敬聖賢，就是愛敬佛菩薩。我說得更親切，就是「自愛」。

能通眾人之志，就能通聖賢之志。「眾人之志」是什麼？希望得到幸福圓滿的生活。古今中外，不分國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哪一個人不希望自己過得幸福美滿？聖賢之志亦復如是。大聖大賢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人人各得其所。古聖先賢、諸佛菩薩的教誨，無一不是希求幫助世間眾生都能過幸福美滿的生活，不但這一生得利益，來生更得殊勝的利益。這是聖賢之志。

《易經·繫辭上》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又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這些話都是跟我們說明萬物的來源，生命的來源，以及族類的來源。道家也說：「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言詞說法不一樣，意思相同。佛家云：「唯心所現，唯識所變。」所以，儒、釋、道三家對於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萬物品類不齊的差別、怎麼形成的，都講得很清楚。

我學佛這麼多年，將佛菩薩聖賢的教誨歸納為「心性幻化虛空法界」。虛空法界從哪裡來的？心性幻化的。《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根身影現國土眾生」，我們這個身體、國土、宇宙之間的星球，以及一切眾生，跟我們的根身是一不是二，所以「心性虛空法界一如，色身國土眾生不二」。因此，愛敬萬品是真正的自愛。人能自愛，就能愛一切眾生，真正體會到「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愛者」。

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爲聖賢而安之也。

「合愛合敬」，合誰？合諸佛菩薩的愛敬，合古聖先賢的愛敬，合各個宗教神明的愛敬，來做「安一世之人」。現前世間的人，我們全心全力幫助他，就是爲聖賢而安民哉。

這些年我跟世界上許多宗教領袖接觸、交談，宗教常說：「神愛世人」。神在哪裡？神怎麼愛世人？今天世間人這麼苦，細心想想，這句話太空洞、太抽象了。我們要反省，神怎麼愛世人？宗教徒接受神之愛，要將神對我的愛，從我心裡面再拓開去愛世人，我代表神愛世人，「神愛世人」才能落實。我要是不發心代表神來愛世人，神愛世人永遠是空洞的，永遠是個抽象名詞。他們聽我這個說法，很贊同。

佛的大慈大悲在哪裡？釋迦牟尼佛離開世間已經三千年了，他老人家當年在世間大慈大悲，他現在不在世了，大慈大悲在哪裡？所以，

佛的學生、弟子接受了佛的慈悲，每天讀經研究經教，依教奉行，得到佛的慈悲加護，應當從內心把佛的慈悲心變成自己的慈悲心，對待一切眾生，落實佛菩薩的大慈大悲。譬如，我們見到觀音菩薩，決不是懇求觀音菩薩慈悲我。泥塑、木雕、彩畫的菩薩像，怎麼能保佑你！所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們要發揚觀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心行，見到觀音菩薩，要想到「我就是觀音菩薩，我學習觀音菩薩，我效法觀音菩薩」，這是佛法教學的正理。

所以，此地講的這十種善，「愛敬存心」是根本；沒有愛敬存心，其餘九條都做不到，即使做了也是假善，不是真善。前面了凡先生跟我們講的善的八條，你是假不是真，你是曲不是直，你是半不是滿，你是小不是大。所以，關鍵在存心。存心一定是無私無我，真誠平等的敬愛一切眾生，我們就得到諸佛菩薩、大聖大賢的真傳，真傳就是真誠的愛心。因此，我們要去推動聖賢之志，實行聖賢之志。

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

「圭璋」，玉器，人人喜愛。「誘掖」，幫助、獎勵、扶持。何謂成人之美？玉在沒有開採時是一個頑石，與磚頭、瓦塊沒有兩樣，一文不值。但是經過琢磨，它就變成寶物。凡是看到一個人做一樁善事，其善事可取，或此人很有志向，其志向、稟賦可取，我們就要幫助他。善人在社會生存很不容易，因為不善人必定與善人對立。但是善人能包容不善人，不善人不能包容善人，所以不善人會與善人對立。對立，當然免不了有誤會、毀謗，甚至於陷害，讓善人在社會上無立足之地。我們發現這些事情要想方法幫助他，甚至於代替他被謗的這

些事實，減輕別人對他的毀謗。這是志士仁人才能做得到，務必使之在社會上能安身立足，發揚光大他的善業而後已，我們才算是盡心盡力。因此，謙虛恭敬，接受別人的教誨，就是人才。我們要認識人才，愛才、惜才、成就人才，這是善事中最大的善事，積功累德最大的功德。

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翼之。其功德最宏。

真正有大智之人，往往不修邊幅，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比較隨便，在這些場合當中，容易受人指責。指責的人，所謂「雞蛋裡挑骨頭」。你沒有過失，人家還造謠。有些形跡不端的人，就會被人抓著把柄，借題發揮，毀謗、侮辱、傷害。所以，好事多磨，障礙的人很

多，而且好人常常遭人毀謗。這種情形，只有靠仁人長者出面糾正那些邪惡的錯誤，教導他們改邪歸正，保護、幫助善人，使他成立，這個功德很大。

這種情形，自古以來都是如此。譬如學校裡的學生，欺負新來的同學，或欺負不同族類的同學，這都是心量窄小。如果我們發現這個同學確實有德行、有智慧，也很能幹，但是被人排斥，我們應當要幫助他。同學當中有一等明白人，一般講打抱不平的同學，要起來仗義而行，替他分擔這些毀謗與壓力，讓他安心在學校讀書求學，完成學業，這是一個例子。

在新加坡，我們希望建一個彌陀村，照顧這些年老的人，每天聽經念佛。三、四年來，我們到處找地方，最後都被人破壞了，真的是好事常易敗。而我一生也是在毀謗裡長成的，幾十年來沒有離開別人的毀謗。我對於毀謗我的人很尊敬，絕不加以辯白，因為他並沒有妨

害我每天講經說法，所以各有因緣。

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溥。

「良心」，就是《三字經》一開端說的「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就是天理良心。「役役」，忙忙碌碌。「溥」，廣博。

何謂勸人爲善？一個人生在世間，怎麼會沒有良心？可是世路役役，誘惑的力量太大了，人本有的天良會被這些迷惑。所以，我們與人相處要存仁慈心、愛心，時時刻刻幫助別人，提醒別人，讓他破迷開悟，回頭是岸。他正在作大夢，我們想方設法希望他醒過來。譬如這個人久陷在煩惱中，我們如何給他一服清涼劑，這個恩惠是最大的。

早年我在台灣時，有一次在方東美先生家裡，遇到幾位教育部的

官員，向方老師請教「如何復興中國文化」。其中有一位先生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從歷史經驗來看，再強大的國家也會有滅亡的一天。中國周朝八百年亡了，西方羅馬一千年也滅亡了。美國將來滅亡，第一因素是什麼？」方先生非常嚴肅，沉默了大約五分鐘，說了兩個字：「電視。」電視是個工具，沒有善惡，怎麼會導致亡國？因為電視播放的內容全是殺盜淫妄，無論大人、小孩，每天對著這個畫面，最易沒溺，受這種污染太嚴重了。所以，方老師講：「美國亡國不在於國外的因緣，因為沒有人會侵略他，他是自己滅亡的。」當時他也提了一個警告：「台灣千萬要注意，如果電視不好好把關，也走向美國這種自由開放，台灣將來的社會就不可收拾。」這些似乎都被他老人家說中了。現在除了電視之外，還有網路，這個不得了！

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

雖有形迹。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

韓愈說：「一時勸人是以言詞，廣泛勸導社會大眾，就要著書才能做到。」較之與人為善，雖有形跡不同，可是一定要懂得對症發藥，才能收到好的效果。現前社會害的是什麼病？善人就好比是個良醫，一定要懂得病症的根源、如何來治療，這個功德就大了。

不當說的，你說出來了；不當教導的，你來教導他。譬如，我們現在講經，依照唐宋古大德的註解講給人聽，這是「失人」。因為聽眾是現代人，他們得的病與唐宋時代的人不一樣，若拿唐宋時的藥方給現在人吃，沒有效果。這是說經的人「失言」。

現前科學技術發達，不用著書也行，因為書的效果不及衛星電視、網際網路的傳播，所以要能運用高科技來勸導一切大眾。

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瘕之在身。速爲解救。

「痼瘕」，毒瘡。

人生在世，特別是在現前這個時代，災難一年比一年頻繁，一次比一次嚴重，患難顛沛就很難避免了，這都是凶惡的預兆。真的好像人的身上生了毒瘡，多痛苦！如何解救他？

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

或者人有冤枉時，我們能夠發一言替他伸冤。或者我們多方面想辦法，救濟幫助那些顛沛流離者。崔子云：「恩惠不在大，救急要緊。」人有急難，如及時雨，要趕快去幫助他。

當前最大、最嚴重的急難，無過於思想的危機，這個危機已經普遍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地區，我們仔細聽聽周邊人們講話，從他的講話當中，我們就體會到他想些什麼，他說些什麼，他做些什麼。行為種種過惡都是從不良的思想產生的，所以思想危機才是根本！何以會產生這種危機？聖賢道德的教誨完全喪失了，沒有人提倡。

教化全世界最有效果的就是衛星電視與網路傳播。現在電視、網路的內容，沒有道德仁義的教學，只有殺盜淫妄、爭名奪利，教人如何競爭、鬥爭，最後如何戰爭。發展到戰爭，那就是全世界的毀滅。今天整個趨向如此，這是人間的大難。能夠挽救世界劫運的是哪些人？有權力操縱傳播工具的人，他有能力毀滅世界，也有能力挽救世界。到底這個世界是走向毀滅，還是走向挽救，就在他們一念之間。

何謂興建大利。小如一鄉之內。大如一邑之中。凡有利益。

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

「一邑」，一個城市。

何謂興建大利？小在一個鄉，大到一個城市，凡是有利益於人民的，就應當興建。譬如開河流引導水利工程，築隄以防水災，修橋樑以便人民行走，布施茶點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這就是我們今天提倡的社會福利事業，根據社會需求，應當努力去做。

社會演變成今天這種現象，真的諸佛菩薩、神仙都無能為力。在今日，最大的大利是倫理道德的教學。今天誰有能力挽救？有權力操縱衛視、網路的這些人。如果每天能夠用一、兩個小時提倡仁義道德

與神聖的教誨，我相信這個世界不到一年，風氣就改變了。因為人都
有良心，可惜沒有人喚醒；只要有人喚醒，他們的良心就會發現；良
心發現，回頭是岸，這是現前最大的利益，沒有比這個利益更大了。

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
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所有。無
不捨者。苟非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
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
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

「釋門」，佛門。「達」，通達。

何謂捨財作福？佛門講菩薩行，方法、手段無量無邊，總歸納不
外乎「布施」。何謂布施？布施是捨，捨己爲人。在佛法講法身菩薩
是真正的達者，他真的完全捨了。世間人最重要的是財，凡夫能夠捨

財，能捨身外之物，就不錯了；要讓他內外俱捨，這是辦不到的。布施，內可以破除自己的慳貪之心，外可以救濟別人的急難。雖然最初布施很勉強，慢慢就會處之泰然。這可以洗滌我們內心的私欲，祛除執著慳吝。

所以，佛教人修行從哪裡做起？布施。我學佛，第一次見章嘉大師時，說：「我知道佛法好，我很想學。有沒有方法叫我很快的契入？」章嘉大師告訴我：「有！看破、放下。」我接著向他請教：「從哪裡做起？」他說：「布施。」我聽話，回去就真幹，做了果然有效應。這個效應是什麼？把一向慳貪的心減輕了。斷，當然不容易，但是可以減輕貪心、吝嗇心；對外又可以幫助別人，這是布施恩惠。我們要將「自私自利、名聞利養、貪瞋痴慢」都布施掉。以我自己的經驗，前十年做得很勉強，之後慢慢就成了習慣。到現在幾乎連痕跡都沒有了，所以心地清淨。

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萬物。何以脫塵離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飭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當勉勵。

「參」，參與。「贊」，幫助。

如何能破除邪知邪見？如何制止邪教？唯有護持正法。古人所謂「破邪顯正」，破邪是目的，如何達到破邪的目的？顯正就對了。如果正不能顯，邪決定破不了！

「法」的好處，略說有四點。佛菩薩教誨是正法，儒家的教誨是正法，道家的教誨是正法，世界上許多宗教也是正法，它們在這個世界流傳千百年。依中國歷史記載，佛教今年是三千零二十幾年；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也都有千百年的歷史。綜觀之，歷史愈悠久，法愈

正，幾千年來多少人奉為真理，依教奉行。如果沒有這些正法，我們怎麼能夠參贊這些大自然？何以能幫助一切萬物？這些都是說物質文明。何以能超凡入聖？這是講精神生活。何以經營世出世法？廟宇是聖賢弘法利生的場所，所以我們見到道場、聖賢的造像，以及經書典籍等法寶，都應當尊敬重視，損壞了就要修補。我們要懂得尊重道德，崇尚善行，行仁義，重視古聖先賢的教育，重視正法的教育，更應當勉而行之。

我們決定要尊重道德。道，人生應當走堂堂正正的一條大道。何謂「大道」？就是一般講的「秩序」。社會有秩序，家庭有秩序，宇宙太空之間，行星繞著太陽有秩序，太陽繞著銀河系有秩序，這是自然的秩序，這是天道。人道與天道要能合一。「人道」就是儒家講的倫常，倫常是人道與天道合一，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有秩序，一點都不亂。人與人的關係有秩序，天下太平，社會安定。如果

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道就喪失了，社會動亂，天下就不太平。

如果我們能將人與人的關係處好，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處好，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處好，就是聖賢。「參贊天地，裁成萬物」，就是把這些關係處好。

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事。

這是講倫理。中國人講「忠孝傳家」，我們的德行表現在哪裡？表現在敬重尊長。在家裡，父兄是我的尊長，要尊重；國家的領導人，也要尊重。

《梵網菩薩戒經》第一條：「不作國賊」，決定不能做傷害國家社會的事情；第二條：「不謗國主」，決定不能毀謗國家領導人。《瓔

《珞菩薩戒經》講「不漏國稅」，人民有納稅的義務，決不可以逃漏稅；「不犯國制」，國家的法律決定不違犯。這四條做到了就是敬重尊長，敬重社會，敬重國家。

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

以上這些道理，現在已經不教了，兒童也不懂得。許多人說：「兒女不聽話，不聽管教。」你沒有教，怎麼能管教？不但你沒有教，你的父母也沒教你。《無量壽經》云：「先人不善，不識道德，無有語者，殊無怪也。」教兒女，從哪裡教起？從《弟子規》教起，從灑掃應對教起，先從做人學起。人都做不好，怎麼能成佛！

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

君不知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緜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

「君」，就是領導者，無論在哪個單位，單位領導人就是「君」。我們做一樁事情，千萬不要以為領導人不知道，可以私下胡作妄為，那就錯了。如果我們懲罰一個人，千萬不要認為領導人不知道，我可以任意欺負人、欺壓人。這是教我們謹慎從事，這些地方最關陰德。你做好事，別人不知道，這是積陰德。你的領導不知道，你在那個地方作威作福，這是損陰德。這些事情做不得，果報可畏！

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

「惻隱」，憐憫心、同情心。《周禮》，周公制定的禮法。

何謂愛惜物命？人之所以稱為人，無非是具有惻隱之心。這就是仁者，這就是積德。《周禮》說，正月祭祀神明，不用母的動物。因為這是牠生育的時期，要憐憫牠。孟子說：「君子應當遠廚房，就是要成全吾人惻隱之心。」這是培育仁慈心。

儒家講：「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佛家雖然沒有禁止肉食，但是佛勸人吃三淨肉。何謂「三淨肉」？不見殺，不聞殺，不為我殺，這都是保全惻隱之心。素食對於健康決定有好處，尤其是現在的肉食，含的病菌非常多，所謂「病從口入」。如果你們以為素食不健康，肉食才健康，我可以做證明。我素食五十年，一生沒有生過病，怎麼能說素食不健康！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

食。專爲我殺者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

前人有四不食的禁戒，所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這四條戒比釋迦牟尼佛講的多一條。我們要想養成健康的身體，不能不注意這幾條。如果不能斷肉食，應當從這裡戒除，慢慢的增進慈悲心，就能戒除了。有時我們爲了生活，沒有辦法不殺生。我們要常想想，一件絲織品，有多少生命在裡頭，怎麼忍心！穿皮的衣服也是殺生，這是取牠的皮毛。耕地、種植時，地上許多小蟲都死了，我們才得一點糧食。

我最近在雪梨參觀一個農場，這是出家人開辦的，他們把蔬菜種在塑膠的籃子裡。我問他：「爲什麼不種在地上？」他說：「種在地

上，耕地會殺死很多小蟲。種在籃子裡面，雖然費的工程很大，但是不殺生。」我聽了很受感動，很難得，這是值得提倡。他還是用土栽，只不過把土放在塑膠籃子裡，以避免殺生。

故暴殄之孽。當與殺生等。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

我們不愛惜東西，飯菜吃剩就丟棄，這是造孽，罪很重！這個罪業跟殺生沒有兩樣。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我們要懂得防範。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所以，善行太多了，說之不盡。

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了凡先生在此地舉出十個例子，希望我們從這十個例子去類推，努力修學，善行自然就可以圓備了。

四、謙德之效

在社會上，人不能不與廣大的群眾交往，因此做人最重要的是謙虛。如果傲慢，就很難行得通。了凡先生將「謙德」放在最後，正如佛經的流通分一樣，意義非常重大。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

「易」，指《易經》。「虧」，虧損。「盈」，自滿。「天道」，即自自然然的道理。「地」，寬廣。「變」，變動。「流」，聚集在一處。

《易經》說，凡是自滿的人，總是會遇到一些吃虧的地方；能夠謙虛的人，一定能得到利益，這是天道。水總是會流到低窪的地方，不會往高處流。高的地方是自滿、貢高我慢，得不到利益，得不到滋潤；低窪的地方才得到滋潤。對於自滿、傲慢之人，鬼神總是要找他麻煩，開他的玩笑；對於謙虛的人，鬼神尊敬、幫助他。人道又何嘗例外！對於自滿、傲慢的人，人們總是討厭他；對謙虛的人，歡喜他。所以，謙之一卦，惟有吉利而無凶災，這是做人重要的原則。

《書經》又說，驕傲自滿的人會受到損失，謙虛會受到好處。了凡先生說，他很多次與同學們一起參加考試，常常見到貧寒的學生將要發達的，一定非常謙虛。所以，處事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是虛懷若谷，能夠接納別人，成就別人。

下面了凡先生舉了五個人做例子，我們從此地觀察，他的眼光非常準確。

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字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

「丁敬字」，字敬字，名丁賓。

這一年，了凡先生三十七歲，嘉善縣一共有十個人去考進士。丁敬字是十個人中最年輕的，人非常謙虛。了凡先生就告訴另外一個同伴費錦坡說：「丁敬字今年一定會考中進士。」費說：「何以見得？」了凡先生說：「惟謙受福。」這一句就是從《易經》下定論的。你看我們十個人當中，有哪一個像丁敬字這樣謙虛，講信用，忠厚、誠實，

總是居人之後，不敢為人先的？對於每一個人都能恭敬順承；換言之，在大眾之中，他不堅持成見，能夠隨順別人，這個難得！他受別人侮辱，不說一句話。聽到別人毀謗他，他不辯白。一個人能夠如此，天地鬼神都會保佑他，哪有不中的道理！及開榜，果然中了。

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

「相報」，辯白。「相」，襄助。

丁丑年（公元一五七七年），了凡先生四十三歲時，考進士。與他同去考試的馮開之是浙江人，他的同鄉。了凡先生看到他年輕時，就沒有習氣。當時有一位李霽巖先生很直爽，見到別人的過失，就當

面批評。見到馮開之也是毫不客氣批評他，可是馮開之聽到之後，非常平靜，完全接受，沒有一句話辯白，別人所指責的完全承受。了凡先生就跟馮開之講，禍福都有預兆，你的謙虛不是裝的，是出自於真誠心。這樣謙虛的人，老天爺會襄助，並斷定他今年一定考取。不但考取，而且是第一名被錄取，以後官做到翰林院的編修。

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

「童年」，十九歲以下稱童年。「三尹」，縣裡面第三級的地位，通常大尹是縣長，二尹應當是祕書長、主任祕書，三尹大概是科長。

趙裕峰，名光遠，山東冠縣人。這個人相當聰明，童年的時候就中了舉人。以後考進士，考了許多次都沒有考取。他的父親是嘉善縣

的三尹，他隨著父親到嘉善來就職。錢明吾是當時的一位學者，很有學問、德行。他把自己的文章帶給錢先生看，錢先生把他的文章大幅度的批改，許多地方都劃掉了。可是趙裕峰不但沒有一點怒容，而且心服口服，確實能夠改正。到第二年，再參加進士考試，他考中了。所以，謙虛重要！

壬辰歲。予入覲。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

「入覲」，見皇帝。「浮」，輕浮。

這一年，了凡先生五十八歲，去見皇帝，在京城遇到夏建所，此人非常謙虛，真正做到自卑而尊人。他回來告訴他的朋友們說：「這

個人將要發達之前，福報還沒有現前，智慧已經透出來了。智慧透出來之後，他自自然然就老實了，放肆就收斂了。這是老天爺啟發他，他的智慧開了。」這一次考試開榜的時候，果然中式。

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瞋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張遽移怒道者。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不見我文。烏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公罵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

「鄉試」，秀才考舉人。

這一位是反面的例子。江陰張畏巖先生文章寫得很好，在學術界有相當的聲譽。甲午，南京鄉試，他住在一個寺廟裡。考試揭曉後，他沒考中。於是就罵考試官：「我的文章寫得這麼好，為什麼沒有被

錄取？」心裡非常不平。這時候有一位道長在旁邊，聽了笑笑。他又轉過來罵道長。道長說：「相公，你的文章一定不好。」張畏巖脾氣更大了，說：「你沒有看到我的文章，怎麼曉得不好？」道長說：「一定要心平氣和才能寫出好文章。現在聽你罵考試官，你的心非常不平，文章怎麼能寫得好？」

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個轉變。張曰。既是命。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何能爲。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

張畏巖也算是很難得，聽了道長的話，覺得很有道理。他不知不

覺就被道長屈服了，於是反過來向道長請教。道長說：「考試能否考中，那是命。命裡要是不該中，你的文章做得再好，都沒用處。」所以，古時候考試沒有不重視陰功的，上是祖宗積德，下是自己要有陰功、要積陰德，鬼神在當中就默默的保佑，你參加考試中的機會就很多。

道長說：「你必須做個轉變。」

張畏巖說：「既然命裡頭不該考中，我怎麼個轉變法？」

道長講：「造命雖然是天，可是立命者我。」所以，勸他力行善事，廣積陰德，就有求必應！

張畏巖說：「我是一個貧寒的讀書人，怎麼做善事？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

道者說：「善事陰功都由心造，要常常存一個善心，常常存幫助別人的心，這就無量功德。譬如謙虛這一節所舉的例子，並不要花錢，你就可以做到。你為什麼不反省，而要罵考官？這就是你的過失。」

張由此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旁人。曰。此今科試錄。問。何多缺名。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從此之後，張畏巖改掉了自己傲慢的習氣，老老實實斷惡修善，天天做反省的功夫，所以他的善德天天有進步。丁酉年，有一天做了一個夢，夢到自己到一個很高的房子，他在這裡面看到一本名冊，裡面有許多格子缺了。他很好奇，問旁人：「這是什麼東西？」

別人告訴他：「這是今年考試錄取的名冊。」
他就問：「為什麼名冊裡好多空格缺名？」

旁人回答說：「科第每三年要重新審查一次，原本名冊有名的，這三年當中他要是積德，沒有過失，他的名字才保全。你看到這裡面的空格，原本應該在這一次考中的，因為這三年當中他造作惡業，名字被除掉了。你這三年來，折節自持，修善積德，或者可能補這一個缺，希望你自愛。」

丁酉年，張畏巖參加考試，果然考中第一百零五名。因此，改過確實有效驗！

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

「屈」，折節，委曲自己。「基」，基礎。

這是第二段總結，「虛心屈己，受福之基」。由以上種種例子來

觀察，舉頭三尺有神明。如何趨吉避凶？一定要靠自己，要存善心，制止自己不正當的行為。天地鬼神是善良的，我們造作不善就得罪於他。我們修善積德，就與天地鬼神同心同好。我們委曲求全，這樣天地鬼神自自然然就加持。無論在什麼處所，無論對什麼人，自己能夠遷就一點，委曲一點，才是「受福之基」。

我們如何與天地鬼神相處？一般人不相信有鬼神，對鬼神置之不理。人不信佛菩薩，不信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只好站在一旁冷靜觀察，看你造罪業受惡報。你何時回心轉意，知道懺悔了，天地鬼神還是來照顧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鬼神也不例外。所以，趨吉避凶一定要靠自己，鬼神無法幫助。

彼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

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器」，度量。

一個氣勢凌人、貢高我慢的人，決非大度量，他的前途也一定不會有遠大的成就。縱然發達了，也不會長久的享受福報。只要是稍稍有見識的人，必定不忍心狹小自己的度量，遠離福報。何況一個人能謙虛，虛懷若谷，就能接受別人的教誨。那些有德行、有學問的長者也會歡喜教你，歡喜幫助你，歡喜成就你，這才能「取善無窮」！尤其是讀書、做學問的人，所必不可少者也。

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

這是引孟夫子的話，有志求功名者，必定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定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並且謙虛、方便，才能接受別人的教誨，自然感動天地，所以造福由我。

然而求之有道。我為什麼要求功名？古時候考取舉人、進士，目的是在作官，作官的目的是在為人民服務。換言之，希望找到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機會，決定不是利益自己。如果為自己的榮華富貴，那求之就不是道。你命裡雖有功名、富貴，那是前世所修的。你這一生當中命裡沒有功名、富貴，你求功名、求富貴，不是為自己求，而是為社會求，為眾生求，希望求這個職位能為人民服務。這個心願，天地鬼神都讚賞，都會幫助你。因此，我們一心向善，自然得諸佛菩薩、善神的保佑。

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

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科名亦然。

今之求登科第者，最初不見得是有真心，一時高興參加，去考一考。興趣來了就求，興趣不來就算了，孟子這兩句話是對齊國大王說的。齊國大王喜歡音樂，他是個人喜歡音樂。如果他能與民同樂，齊國就會興旺了。我對於求取科名的心，也像孟子所說的，一定要落實、推廣到積德行善；得到這個功名、地位，要存有為民眾服務的心，盡心盡力去做。只要存這種心，行這樣的事，命運與福報就可自己做主了。

俞淨意遇竈神記講記

俞淨意遇竈神記原文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

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座。口稱張姓。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嘆。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爲張誦之。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纖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窗裏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沈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

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於朋談慣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善行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妒念。褻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諸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

不暇。何由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禮。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沈。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徧地荊棘。癡癡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個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

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即進公內室。公即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誓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沈。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願善念永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尊號一百聲。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

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動即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爲首輔。輟闈後。訪於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爲援例入國學。萬曆四年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爲己嗣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

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竈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同里後學羅禎記。

尤惜陰居士曾說，《了凡四訓》是奉行《感應篇》與功過格的事實。了凡先生所用的功過格，我們在《德育古鑑》裡刊出來了。《德育古鑑》就是一部功過格的感應錄，完全是依功過格而編的，不但教我們修行，且加強我們的信心。《俞淨意公遇竈神記》，這一篇是補充《了凡四訓》沒有說到的地方。都是於世道人心很有利益的好文章，我們同樣把它當做寶典來受持。讀過之後，自己更應當深深的反省、檢點。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社會，必須認真修學，才能趨吉避凶，轉災禍為吉祥。

一、懷才不遇，行善不昌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每試必高等。

俞先生是明朝嘉靖時候的人，跟袁了凡先生是同一時代。嘉靖年間，佛教裡有一樁大事，就是《方冊大藏經》的刊行。從前《大藏經》都是摺疊的本子，就是諸位在寺院裡所見，誦經拜懺時用的「摺本」。古代經書都是摺本。用線裝訂的，就稱「方冊版本」。第一部方冊版本是嘉靖年間編印的，這一部藏經就稱《嘉靖藏》。「嘉靖」是指年代；憨山大師——德清和尚，發起主其事；編輯地點在金山，所以也叫做《金山藏》。經書從摺疊本轉為線裝本，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是佛門裡的一樁大事。最近在台灣重印的《中華大藏經》第二輯，原

本就是《嘉靖藏》。這部藏經流傳到現在有五百多年了。國家跟佛教界，都有這樣的盛舉，因而感應道交的人也特別多。

嘉靖年間，江西有一位俞先生，名叫都，字良臣，多才博學——書念得很好，很有學問。『十八歲為諸生』。諸生就是秀才。『每試必高等』，可見他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

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

這一段說出他壯年時非常潦倒。年歲老大，家境也不好，靠著教

書為生，當時稱為「私塾」，當然學生也不多。在這個時候，他與同學十餘人「結文昌社」。「同庠生」就是同年進學的同班同學。「文昌社」就是結一個社團，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實行《文昌帝君陰鸞文》，依照文昌帝君的教訓來修學。

現在印的《安士全書》上半部，就是《文昌帝君陰鸞文》。古代讀書人，普遍重視這一篇文章。童子在七、八歲時，家長或是老師就教他背誦。《印光大師文鈔》裡，還囑咐我們，家裡有子弟到了上學年齡的，就應當教他背《陰鸞文》及《感應篇》。這確實有好處。這兩篇文字都不長，《文昌帝君陰鸞文》只有一千多字，《感應篇》也是如此，都是簡短的文章。

「文昌社」的同學力行《陰鸞文》，遵守文昌帝君的遺訓。《陰鸞文》裡，對於惜字紙、放生、戒淫、戒殺、戒妄語等，都說得很詳細。「行之有年」。他們自結文昌社起，在一起修行，過了很多年。

俞先生『前後應試七科』，經過七次的考試，都沒考中（從秀才考舉人，始終沒考中）。生了五個兒子，其中四個夭折了，剩下老三，也丟了。老三是最聰明的，八歲那年在外面玩耍，失蹤了。四個女兒，死了三個。俞公共有九個兒女，除了失蹤的兒子之外，眼前就剩一個女兒，他的妻子在這種悲痛的情況下，兩眼都哭瞎了。

『俞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俞先生的家境越來越困難。『自反無大過』，自己反省，好像沒有做過什麼大惡事，為什麼老天爺給他這樣重的懲罰？似乎上天都沒有保佑他。

二、竈神現身，列舉意惡遭殃

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

『年四十外』。每年臘月三十，是民間風俗祭竈神的時候。竈神爺將往上天，把這一家人的善惡都給玉皇大帝報告。所以，從前供養竈神的對聯是「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他自己每到這個時候，便寫一篇疏文，託竈神爺帶到天帝那裡去。這樣過了好幾年，也沒有感應。直到四十七歲時才有了感應。

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

『除夕』就是臘月三十。從這幾句，足見俞先生家境多麼淒慘！

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座。口稱張姓。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嘆。特來相慰。

四十七歲那年，臘月三十的晚上，他正與妻女枯坐淒涼相弔的時候，忽然有人敲門。他點蠟燭開門，看到一個人『角巾皂服』。從前角巾是一般隱士用的，它不是一頂帽子，是一塊方的布，紮在頭頂上，這叫角巾。修道之人往往也是這種打扮。『皂服』，『皂』是黑色。穿著黑色的袍子。『鬚髮半蒼』，看年歲大概總有五、六十歲了。『長揖就座』，很有禮貌，向他一問訊作揖，就坐下來了。介紹自己姓張，並說：從遠路而歸，走到你家門口，聽到你家裡有愁嘆的聲音，特地前來慰問。這是說明來意。

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

俞先生見到這個陌生人，心裡覺得很奇怪，但是看看他的儀表談吐，又好像很不平凡，所以對他非常恭敬。在這種潦倒的時候，世態炎涼，那裡還有朋友來慰問！尤其是臘月三十晚上，家家都團圓，誰有空閒到家來慰問呢？在這個時候有個人來慰問，當然心裡非常感激，所以對他很恭敬。

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爲張誦之。

他是滿腹的牢騷，自己確實是有才學，可是一直到這麼大的年歲——四十七歲『至今功名不遂』。那時的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功名，「學而優則仕」。有了功名之後，靠國家的俸祿才能養家活口。讀書人要是考不取功名，家境很清寒，沒有一點基礎，是相當之苦。從這裡我們能看到俞先生很苦，而且遭遇到種種不幸。他就說出自己生平

讀書與行持，好像都沒有什麼大過失，為什麼到現在功名不遂，妻子不能保全，兒女夭折的那麼多，衣食不繼，生活都成問題。同時又說，這些年來，每年除夕都在竈神爺前焚疏。他所寫的疏文都還記得，把疏文的意思說給張先生聽聽。

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

張先生說：我對你家裡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也很久了，你不必再告訴我。

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

這一段文的意思，是《四訓》裡沒有提到的，必須要補充。這些事不只是袁了凡一個人，俞淨意先生也遇到了。一位遇到雲谷禪師，

改過自新；一位遇到竈神，一樣把命運改轉過來。張公說他的『意惡太重』，讀書積行，『專務虛名』。他自己每年在竈神面前所焚的疏表，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詞句，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這是褻瀆上帝！恐怕上帝給你的懲罰不止如此。可能還有更重大的災難在後頭。

公大驚曰。

俞先生生平所為沒有別人知道，這個陌生人怎麼會曉得？經他這麼一說，心裡很驚訝。

聞冥冥之中。纖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

俞先生聽了張公所云，並不服氣。他說：「我聽說冥冥之中，都有鬼神監察，很小很小的善，鬼神也知道，我這麼多年結文昌社，與

同學們立下誓願，力行善事。文昌社裡訂的規條，就等於戒律一樣，大家都要遵守，我也是遵照奉行，沒有違犯。難道這些都是虛名嗎？」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窗裏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

張公就在文昌社規條裡，舉出幾樁事實來說明。《陰騭文》裡很重視惜字紙（這是重視文化——重道，文以載道的示範意義），當然他們文昌社裡也有這一條。竈神張公就跟他講：既然有這一條，就應當依教奉行。然而你們還是將一些書冊或寫的文章，這都是字紙還有舊書，用來糊窗子。現代都是用玻璃窗，還得講究花紋與美觀。年輕的同學不知道，年歲大一點的人，也許會知道，過去窗子是用紙糊的。

用字紙糊窗，或者用字紙包東西，這是大不敬。現代用字紙糊窗的事是沒有了；漂亮的壁紙多得是，儘管你挑選去，誰家還會用字紙糊窗！但是用字紙包東西倒還常見到。我們明瞭重道尊師之意，自己應當盡量避免；別人造這罪業，你要是勸他，他必然起反感。這事情就是看到人家跳火坑，也沒有辦法把他拉回來。只有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做個好榜樣。你要勸人，人說你迷信——大家都用字紙、報紙包東西，我為什麼不能用！幾個人懂這個道理？其義甚深。

敬惜字紙的意義，當知過去的字紙跟現在不同，從前的書籍都是木刻版本，要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章，誰肯花那麼多錢刻一本書！字是一個一個雕的，沒有現代的活字排版、照相製版方便。可見從前刻一本書非常不容易。因此，既是書，都是好文章。「文以載道」，書破了要修補；實在破得不能用了，才恭恭敬敬的將它焚化，不敢褻瀆。這就是重道。

我們通常講一切恭敬裡，對於法寶之恭敬為最。經書屬於法寶之一，雖然現代印刷術發達了，我們對於經書還是一樣要尊敬。「敬」才有福；褻瀆就是造罪業，也就是折自己的福報。不知道的人，天天在祈福，無可奈何！我們明瞭的人，就不可以這樣做。雖然是包東西，也盡可能不用字紙、報紙。換句話說，我們要包東西，應當要用牛皮紙或包裝紙之類的，家裡預備一些放著，不要用字紙包東西。我們讀到這裡，明瞭古聖先賢教化眾生的苦心，就應當這樣做。縱然這個道理想不通，你只要照這樣做，保證有福報！你說等道理想通了再做，恐怕等你想通的時候，壽命也差不多了，想做也來不及了。聖人教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要管他什麼道理，這就是有福之人。

張公說：當你看到朋友或學生用字紙糊窗包物的時候，你從來沒有勸告他們一聲，也沒有一次阻止；只不過是在路上遇到字紙，撿去焚化。這不就是做給外人看的嗎？這不就是圖務虛名嗎？

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

這一段講放生。修善是什麼事都要從心地發出來。別人提倡這樣做，你就隨喜跟著做；人家不做，你就不做。你心地真正有慈悲，真正想放生嗎？沒有！只是看到別人做，心裡歡喜，隨喜一點；別人不做，也就算了。不是出於真心！隨喜中也沒有盡到力量。「隨喜功德」是要盡心盡力，才叫隨喜；沒有盡到心力，不叫隨喜。所以，你並沒有真實慈悲之念；在外面還標榜著——我是個仁慈之人！實際上心裡毫無仁慈。

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

你們家的廚房裡，依然有蝦蟹之類，這些還是生命！依舊是吃眾

生的血肉。文昌社裡，可能不是長素，大概一個月只有幾天吃素。

若口過一節。

這是指妄語、惡口、兩舌、綺語都犯了。

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

俞先生為人能言善道，又有才學，很會說風涼話諷刺人，用的詞句都非常巧妙。所以，大家聽到的時候，都能被他折服。他有辯才，無理的事也能把它說成有理——他有強詞奪理的本事。

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

他雖然說得很痛快，可是自己還有一點良心，曉得有傷厚道。他說話太刻薄，好勝心強不肯輸人；幸有此一點良心，為今後轉禍為福

之機。不然竈神到家跟他講，他也不會聽受！這個人『自知傷厚』還是可教，可以回頭。在四十七歲機緣成熟竈神到他家時，把他的迷夢點醒了。

但於朋談慣熟中。

在熟悉的朋友當中。

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

此是講妄語之過。在朋友談論中，言語不讓人。不讓就是大毛病。我們讀《了凡四訓》末後一篇——謙德之效，懂得謙虛的反面就是不能忍讓，所以說「滿招損，謙受益」。這就是自滿自大。一個人言行如此，鬼神見了都厭惡，都討厭。所以說：『陰惡之註，不知凡幾！』

《地藏經》云：「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罪！」自己還不知道，還以『簡厚自居』，認為自己很厚道，是個好人。你這是欺誰呢？難道你能欺天嗎？

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

這是舉出意惡裡最重的邪淫。俞先生雖然沒有邪淫的實迹，也就沒有做邪淫之事；但是有這個意思，有這個心，不過是無緣而已！所以叫他自己認真的反省，如果因緣湊合，你能不能像魯男子一樣呢？魯男子是《孔子家語》裡的一段記載。春秋時代魯國有一個人，確確實實做到不動心，那才是真正的『終身無邪色，可以對天地鬼神』，而你做不到。你仍然有邪念，真是自欺欺人。

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

張公說：這是你們文昌社訂的規條，你都做不到了，其餘的更不必說！由此可知，張先生所說的「專務虛名」不假。一條一條列舉出來，使俞先生無話可說。

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

你每年所寫的疏文，竈神爺確實幫你送到天上，呈交給天帝。

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善行可記。

《了凡四訓》末後一章有「舉頭三尺有神明」，我們要相信。現代這些邪鬼惡神充滿世間，心地要是不正，必然走入邪道。邪教佛堂、神壇，這些事確確實實妨礙了正法弘傳。

鬼神之事，真正是有！可見上帝對他不是不關心，天天派這些尊神來考察。這些年中，並沒有善事可記！

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妒念。褻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諸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由祈福哉。

這一段開示，最為緊要，我們要能真信。張公雖說的是俞先生，讀者尤當確實反省，字字句句實在忠告自己。鬼神天天在考察，找不到他有善念。只看到他雖然沒有貪、瞋、癡之行，但是有貪、瞋、癡之念，有嫉妒、褻急、傲慢的心。『高己』就是傲慢；『卑人』就是輕視別人，瞧不起人。『憶往期來』，即追念過去，期望著將來。『恩讎報復』，心裡都是這些惡念。這就是說明他的『意惡』。身口意三

惡業，意惡為最大；身、口二業都從意惡而生。修行重在修心，心地清淨了，身口自然清淨；意要是不清淨，身口也假裝不來。我們看看俞先生過去他就只在身、口上假裝，意惡則絲毫沒有改變。神明的鑒察特別著重「意惡」，所以告訴他這些果報，實際上不只如此。所以說『君逃禍不暇』，你逃避災凶都來不及了，還求什麼福？你那裡還會有福報！

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度。

這位陌生人，對俞先生心底隱藏的惡念知道得這麼清楚，都把它說出來了，俞先生聽了，確實害怕，伏在地上流著眼淚苦苦哀求說：你既然曉得這些幽微之事，一定是神仙，絕不是普通人，求您來救度我！這段就是說明他還有一點善根，憑著這點善根，神明才來度他。

若無此善根，也不會遇到神明。思之！思之！

張曰。君讀書明禮。亦知慕善爲樂。

這就是他可以改過自新的一線生機。他是個讀書人，通曉道理，也曉得羨慕善行、善言，以此爲樂。

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

就是還有這一點善根，但是善根不厚，煩惱、習氣太重。

但旋過旋忘。

一過去就忘了。

信根原自不深。

他的毛病就在信根不深，習染太重。

恆性是以不固。

沒有恆心、沒有耐心，很容易被外境所轉。

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有一事著實。

毛病就發生在這裡。我們學佛的同修，無論在家、出家，四眾弟子，自己反省有沒有常犯這些毛病？我們聽到善言歡喜，見到人行善事也歡喜，但是過後就忘了，跟俞先生犯同樣的毛病。這不只是說我們——俞先生是明朝的人，跟憨山大師、蓮池大師同時代；在過去釋迦牟尼佛出世的那個時候，也是這樣，沒有例外。如果善根真正深厚，早就成佛作祖了。成佛作祖的人畢竟是少數！

諸位再想想：釋迦牟尼佛示現成道之後，為什麼要說法四十九年？

就是因為眾生有這些毛病！天天講，天天勸，聽了耳熟，習慣成自然，假善也變成真善了！裝好人，結果以後變成真正的好人。天天勸，三天不勸，人就變樣了！所以現在有很多人，想自己幾個人建道場，大家在一起共修。我過去也很有興趣，也有這個理想。結果怎麼樣？剛剛創始的時候，真是菩薩發心，成佛有餘；道場一建成了，就爭名奪利，反目成仇。我見過許多道場，幾乎沒有例外，都是這樣！

我們想到過去的叢林寺院裡，為什麼要分座講經（天天講）？再想想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四十九年，一天都不休息？你想他的團體，經上說「常隨眾一千二百五十五人」，真的，要不是天天勸念佛，就不免打架、鬧意見。所以，釋迦牟尼佛講經四十九年，沒有一天休息。他要休息一天，僧團裡就要出問題了。這在佛法稱「薰習」。能令善根少的人漸漸地薰習深厚。善根深厚的人薰習，他就開悟了。由此可知，這個經教不能一天不講求！

《感應篇直講》，分量比較少一點。古代讀書人每月有一定的日子，輪流開講。常常講《感應篇》，講《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勸善的書。可見從前這樣的講座，在中國非常普遍，可惜現在反而沒有了。常常講，常常勸，有的時候人心還是不能挽回！要是不講，那還得了！所以，確確實實要普遍的到處去弘講。我也勸勉同修要發心，先不必學講經，先學講善書、講因果。至於講法，講的材料，我們慢慢再研究、編輯。就是像這個樣子，到處去講。講演時間不要超過一個星期，一天講一次，七天就圓滿了。這樣才能普及。教材要重新編輯，像《陰騭文》、《感應篇》、《了凡四訓》，都訂作七次，七天就講圓滿。我們要精編教材來訓練同修們，大家發心弘揚，以此做基礎，而後進修大乘佛法，才得真實受用。

沒有這個基礎，學習大經大論，不過是好聽而已！這跟俞淨意公一樣，好高騖遠，專務虛名，不切實際，意惡還是改不掉；大的劫難

到來時，我們憑什麼避免？這是當前極須做的課題。俞淨意公的善根我們有；他的惡報，我們還沒有現前。可見我們的意惡比他稍微好一點，輕一點。要是像他一樣，果報就慘了！因與果一定相應，絲毫不爽。

古德常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除非你明心見性，破除《金剛經》所講的「四相」、「四見」，轉凡成聖，轉十界為一真，那才行！四相未破時，就受因果定律的主宰。在家如此，出家也不例外。幾時破了我執，見思煩惱斷盡，出三界，才勉強說你超越生死輪迴了。我們以俞淨意公作鏡子，對照自己的言行。

這一段責備就是說他『信根不深，恆性不固，沒有長遠心，沒有耐心』。指出他生平那些『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都是『專務虛名』。『何嘗有一事著實』，就是沒有一樁事情是腳踏實地，盡心盡力，認真去做的。

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

『責天』就是求天的意思。天沒有降福給他，他就責怪老天爺，求天神降福給他。

如種徧地荊棘。癡癡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

這是舉譬喻說：你的田地裡種的都是荊棘，卻指望將來收到好的稻米，那有這種道理！這與因果不相符。同學們讀了之後，要認真去反省，痛改前非，腳踏實地，從心地裡修起。再回頭看看《了凡四訓》，照他的方法斷惡積善，養自己的謙德，改自己的毛病。書上一再告訴我們，三年必有效驗。如果勇猛精進，虔誠懇切，半年就變樣子了，就不相同了。

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個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

讀這篇文章，給我們更大的警惕，更具實效的受用。尤其是老同修們，我們必要認真反省、檢點。而後在我們修學的環境與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這些因果，自己就能看得非常清楚。看清楚之後，信心愈堅固，慧眼愈明朗，往後功夫才真正能踏實，才能得力。自從我們講了一遍《了凡四訓》之後，也有不少同修跟我說：「很受用！過去不知道的毛病，聽了這一遍之後，自己想一想，毛病確實是不少。」這就大有進步！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毛病，想要回轉就相當困難。

所以，知道自己的毛病，就是利益。竈神爺——張先生，把俞先生的毛病，一樁一樁指出來。俞淨意先生不能不服！好在他還有改過之心，所以，才能感應道交，感得竈神真正現身在他面前。

這段文就是傳授他「改造命運的方法」，也就是「改造命運的祕訣」。我們在世間，必須要明白無始劫來積習深重。明瞭以後，就要徹底改過自新，轉變自己的命運，不怨天，不尤人。因為一切都是自己造的，所謂「自作自受」。我們自己再造善業，再結善緣，後來的果報當然很殊勝。這一段非常重要——就在念頭上轉變，再造自己新的命運。

『君從今後』，竈神告訴俞淨意，從今以後你『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這些都是世俗的事情。『先具猛力，一切屏除』，這就是徹底悔改。從心地裡把這些妄想、雜念都斷除。諸位想想，講得很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試問：我們那個人不想斷妄想，不想使

自己心地清淨？雖然天天這樣想，可是妄念依然紛飛，究其原因就是積習太深所現業障之相，也叫「業相」；說得更實在一點，就是「惡業之相」。我們立刻要覺悟，這不是好相。「覺悟」才是改革的根本。不覺悟就不能改；覺悟才有改的希望。所以，佛告訴我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就是此地所講的「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這些念頭一起來，立刻就覺悟——我業障深重，為什麼還有這些妄念，還有這些罪業之相？這一念就是「覺」，就是光明，就是慚愧心。

我們應當向那個方向走呢？『收拾乾乾淨淨。一個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這是教我們初步用功的方法。就是告訴我們下手的初步，要把那些「惡念」都除掉，把善念提起來。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二六時中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不但心裡要有大轉變，而且在行為上也要認真的轉過來。

要用什麼態度做善事呢？不圖報。做了善事，對人有恩惠，不要希望別人報答。要認為行善幫助人，是我的義務，是我應該做的。甚至我們做善事、對人好，人家以怨報我們，我們也不在乎。問心無愧！即使別人誤會也沒有關係，放著膽量去做。不要做了幾樁好事，人家反而埋怨你，就認為好事不能做，好人不能當。為什麼做了好事、待人好，還要受人責備呢？想想《金剛經》裡所說的，這正是自己過去世業障深重，他替我消業，這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嗎！

因此，我們不要灰心，只理會善一邊去。『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就是踏踏實實的去做。切切實實，直捷痛快的去做。『耐心行去』，大小善事都要有耐心。一天、一年、一世都要這樣去做；並且還要發願，生生世世都這麼做，這才是「菩薩」。這是我們力量辦得到的。『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換句話說；我力量雖然達不到，我有這個心、要存這個心，使此善意圓滿。諸位要曉

得，佛家所謂「功德圓滿」，是指善心善意，確實「圓滿」。並不是樣樣事情都做好了才叫圓滿，因為有的力量達不到。力雖達不到，但是有一個圓滿的心，這樣功德就算圓滿了。所以，佛法常講，「論心不論事」。圓滿不圓滿是在你心地裡；心地善意若不圓滿，則善事、善行做得再多，也不能算是圓滿。

第一要忍耐心。

沒有忍耐心，一切都不能成就。忍耐心就是菩薩六度裡面所說的「忍辱波羅密」。忍辱為什麼不把它翻成忍耐呢？諸位要曉得，世間法裡面最難忍的就是辱。中國古時候讀書人常說：「士可殺，不可辱。」讀書人，殺頭沒有關係，不能接受侮辱，可見得殺頭都容易忍，侮辱不容易忍。因此，佛法到中國，六度中的忍度，譯經師就用「忍辱」——辱都能忍，還有什麼不能忍的呢？這是忍中最重、最難的。

所以，什麼都要忍耐，能忍耐就有成就；能忍是福德之相。反之，不能忍就是罪業之相，我們要學忍耐。

第二要永遠心。

永遠心就是「恆心」，恆心不變。既然發了這個願，決不更改。無論是在什麼環境裡，順境也好，逆境也好，一定要以行填願，久久功德自然圓滿。

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

這兩句是要我們痛戒的。「惰」是懈怠、懶惰。往往一般人剛剛發心的時候，心行都非常勇猛，時間久了就懈怠，所以不能成就。古人常說，如果每個人都能保持初發心，那就沒有一個不成佛的。可見初發心，確實是真心、清淨心、勇猛心、精進心。古人也有一句話說

得很有味道：「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二年，佛在西天。學佛三年，佛化雲煙。」這是懶惰、懈怠、沒有恆心，越學越變成老油條了。這樣的學法，怎麼能有感應道交呢？感應是憑「真誠、精進」而來的，不是從懈怠中來的，所以，一定要戒懈怠。

不可以自欺，就是不能欺騙自己。欺騙別人很容易；欺騙自己是極深罪業。人要做到不自欺，沒有不成就的。所以，必須天天讀誦《了凡四訓》、《感應篇》。這就是一面鏡子，每天早晚都得要對照心行。諸位要想真正學佛，在佛法裡成就，就應當老老實實、懇懇切切地把《了凡四訓》跟《感應篇》，認真的學三年，把基礎奠定，而後佛法才能得力，否則想佛法得力，自然有困難。有很多老修行、老同修常常在一起談起，學佛幾十年仍不得力。原因在那裡？也就是說懈怠、自欺，從來沒認真過。滿腹的牢騷，怨天尤人，那怎麼行呢！心行都與佛法相違背。

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

只要你長久這樣做，也就是認真修三業清淨。照這樣做，自然有你想不到的效驗。

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

這些都是勸勉的話。俞先生對於竈神爺還很相信，初一、十五曉得上香、上供，對祂很尊敬，這才有感應，竈神特地把這個意思告訴他，教他『速速勉持』，趕快勉力修持，尚可挽回天意，也就是扭轉命運（命運是可以改造的）。

諸位讀了這一段文之後，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我們一生的遭遇，還沒到俞公這個悲慘的程度。可見我們三業的過惡，沒有他重，他都能挽回，我們要是能照做，挽回的時間應該比他更短。他要三年，諸

位如果去做，一年也許就可以了。這一點不假，我們要生清淨信心。言畢。即進公內室。公即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

這一番開示講完了之後，張公就進到裡面，走到廚房裡就不見了！俞先生此時才曉得是竈神爺示現。一九四八年周邦道的夫人在南京寓所遇到地藏菩薩，也是面對面說了很多話。你若以為這是寓言，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這是轉變命運的起點，千真萬確的事實。

三、勇猛止惡修善，改造命運

因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誓除諸妄也。

俞先生是在臘月三十晚上遇到竈神，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年復始萬象更新，他就從這一天起改過自新，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本名叫「良臣」，現在改成「淨意」，稱「淨意道人」。諸位要知道，名號含義很深，名號就是提醒自己「顧名思義」，他要把「淨意」兩個字做到。所以，你要學佛了，歸依時，師父給你取一個法名，意思就是告訴你，要把名號在心行上做到。那就是道，所以也叫「道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沉。

諸位看了這幾句，再想想，過去了凡先生剛剛改過的時候。我們要是照樣去修，一開始當然也是這個樣子。袁了凡是過來人，俞淨意也是過來人，一開始都是進進退退。問題是要有忍耐心、永遠心，這兩種心很重要！只要有這兩種心，有恆心、有毅力、有決心，要痛改前非，這些毛病慢慢會改掉。一下斷不容易，是斷不掉的。古代這些前賢都是作榜樣給我們看，不是一下能斷得了的。

由此可知，聽講最重要。假如我們要求真實的效果，《了凡四訓》一遍講完，過一個禮拜，再開講；一年中要講十遍、二十遍，大家都改了。為什麼？天天在勸！若只勸你這一遍，講完了，書都束諸高閣，過幾天都忘了，還能提得起來嗎？真修行不容易！一百個人當中有十個能提得起來就不錯了！如果要想真正成就的話，一年當中得聽十遍、二十遍，我想在座的同修們當中，最低限度應有二分之一的人能成就，這一點也不假。所以，同修們千萬不要認為這本書我看過了，

這一本經我已經學過了。當知菩薩們從初發心到等覺位，天天都在學，沒有一天不學習。每年總得要講幾遍，這是自救。所以，你們聽這篇文才是真正有福報，聽《華嚴》、《楞嚴》，未必有福報；因為境界太高，學不到，有什麼用處！而聽了此記之後，馬上就可以做得到，立刻就收到效果。諸位果然能夠以三年的時間，從這一篇文上奠定基礎；三年以後，再學大經大論就不一樣了，這才是真菩薩。那時大經大論才能契機，現在不契機，為什麼？因為好高騖遠。

所以，經教必須要天天聽、天天講，天天在一起切磋琢磨才有效。讀了這一段文，我們的信心、勇氣就要提起來。

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願善念永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尊號一百聲。以祈陰相。

這是求佛菩薩加持，因為靠自己的力量斷惡修善，實在不容易。人家做的並不多，每天早晨拜拜佛，念佛號一百聲。我們同修每天念佛號不止一百聲，但是諸位用心不如他。人家的一百聲，聲聲虔誠，我們所念的恐怕只是有口無心，那就不如他了。我們念一萬聲，抵不上他一聲的效果。就是要誠、要敬，要誠心誠意去做。他能發這個誓願，我們也要效法。發誓願是督促自己。念觀音也好，念阿彌陀佛也好，都可以得到佛菩薩的加持。

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

這幾句話非常重要。這就是他所以能成功，能轉變命運的關鍵之所在。這一念，是不是事實？是事實。「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一點也不假。無論在何處，都有鬼神看著我們，若有這個警覺心，當然就不敢自欺、不敢放肆。

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

『物』包括一切動物、植物。廣則遍及九法界一切眾生。

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

這是在「行持」上轉過來了。前一段是從心地裡轉過來（觀念的轉變）。心念一轉，身口的行為就隨著轉了，這是我們應當學習之處。從此以後，凡是於人、於物有利益的，不管是大事、小事；自己是忙、是閒；別人知道不知道都無所謂，我一定要去做。做的時候也不必考慮『力之繼不繼』，我有沒有這個力量，能不能把它做到有始有終？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盡心盡力去做；做到一半，沒有力量了，就隨順因緣，這樣功德才能圓滿。只問事之應為不應為，應該做不應該做，

不問力之能繼不能繼。如此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事無有不辦者。

『皆歡喜行持』，都歡歡喜喜去做。委曲婉轉的一定把它做到『成就而後已』，這就是『隨緣方便，廣植陰功』。這幾句是行持的典範。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

前是「自行」，此是「化他」。自行裡有心行，心的念頭轉變，身、口、行為就轉變。化他有五個重點：一、敦倫。「倫」是倫理，敦睦倫常。我們中國文化的精髓就是「倫常」。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大家能守住自己的本分，盡自己應盡的義務，這叫「敦睦倫常」。二、勤學。要努力讀書，要讀好書、讀善書。三、守謙。《了凡四訓》中講的「謙德之效」。四、忍辱。五、深體因果報應的道理，懇切地勸導大眾。

每月晦日。

『晦日』就是每個月的月終之日。

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

每個月到竈神爺前報告一次。把這一個月當中，身口意三業所修的善法，月月報告。這就是說明他求竈神爺監督他。有一個督促他的力量，他要是不做，到了月終，他就沒有法子給竈神爺交差了。這個效果真是不可思議。諸位修學，不一定要寫疏文去報告竈神，你們家裡供奉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阿彌陀佛的聖像，就在佛菩薩面前，具疏以告之，比竈神那裡還要靈，還有效。這都是要認真學習之處。持之既熟。

下面兩句是講修持的效果功德不可思議。

動即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

這樣的境界，是我們非常羨慕的。他做了幾年呢？

如是三年。

千日之功。我們想一想，他過去的業障多重！三年就轉過來；袁了凡先生過去轉命的時候，也是三年轉過來。三年就見到效果了。為什麼我們三年還做不到！三年時日不算長，為什麼不肯自勉、發奮呢！希望同修們讀到這裡，應當要奮起，效法俞淨意先生。

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爲首輔。

『江陵』是地名。張公是江陵人，張江陵是對他的尊稱。最尊敬

的人是稱他居住的地名；像滿清末年，大家尊稱李鴻章為李合肥（他是合肥人）。佛門裡也常用這個慣例，我們稱祖師大德，既不稱名，也不稱他的字或號，都是以地名或以寺名來稱他。如天台大師，是指智者大師；我們不稱智顗，而稱為「天台」，因為大師住天台山。又如窺基大師，稱為「慈恩大師」，窺基是他的法名（他一生大部分時間住在慈恩寺），「慈恩」是寺的名字，並不是他的名字，這叫「尊稱」。這裡也是尊稱，張公是當時的首相。

輟闈後。訪於同鄉。為子擇師。

他以首相的身分主持這一次的考試，也就是主考官。考完之後，他想在同鄉中選一位品學兼優的人，來教導他的兒子——為子禮請一位老師。

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爲援例入國學。

他既然想請一位品學兼優的人，鄉里的人都推薦俞淨意先生，從前沒有學校，富有的人家，另外有一間書房，請一位老師，這就是「私塾」。家裡的子弟以及社會上清寒的子弟，有聰明智慧的，往往也召集來跟老師讀書。俞先生應聘在宰相家中做了兒童的老師，生活環境當然就改善了，不至於再像過去那樣的窮苦潦倒；感應也來了。他帶了家眷一同到京城。張公非常敬重俞淨意公的道德學問，所以也爲他『援例入國學』（國子監）。張公替他報了名，入了學。當時國家所辦的大學。不像現在大學有這麼多，那時國立大學只有一所。而這所學校出來的學生，都是做官的，是爲國家培養通才的學府。

萬曆四年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

從前讀書人志在功名，得了進士，功名成就了。『進士』是古代的最高學位，相當於現代博士學位一樣。

一日謁內監楊公。

『內監』就是從前的太監，侍候皇帝的。俞公有一天去見老太監楊公。

楊公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爲己嗣以娛老者。

楊公是太監，所以沒有兒子。他的兒子都是義子，現在所謂的乾兒子，都是從外面找來的。他養育這些孩子，可以養老。他有五個乾兒子，自己年老了，乾兒子很孝順。他叫這五個兒子都來拜見俞淨意。

先生。

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

其中有一位小孩，年十六歲。俞公一見面，就覺得很面熟，好像是從前認識的。

問其籍。曰江右人。

『籍』就是籍貫。『江右』包括了現在長江以南，江西、江蘇、浙江這一帶，當時都稱之為江右。『江右人』，俞先生是江西人。

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

這小孩還彷彿記得家鄉，和自己本來姓氏。小時候遊玩時誤入人家載糧食的船，船開走了，他也被帶走。俞淨意公一聽之後，非常的

驚訝。

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

原來就是他遺失的兒子。他太太生了五個兒子，死四個，有一個失蹤了！生了四個女兒，死了三個，只剩一個女兒在身邊。他的太太因為想念兒女，眼睛都哭瞎了。這個時候遇到他失散多年的兒子。

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

這個太監楊公很不錯！知道小孩真的是俞公的兒子，立刻歡歡喜喜的就送還給他了。

公奔告夫人。

『奔』就是很快地，將這個消息告訴他太太。

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

改過遷善之報如是。諸位想想，眼睛瞎了，現代眼科這樣進步，也不容易恢復。經上常講「佛氏門中，有求必應」，怎麼會沒有感應道交呢！袁了凡先生短命都能延壽。壽命都可以延長，疾病怎麼會不好？這並不是迷信。經上說的理論，我們看了也很明瞭，說起來也能相信，可是經本一丟開就忘了。不能說不相信，是忘了！經上說：「境随心轉。」《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唯識經論中常說「萬法唯心」、「一切法從心想生」！境界是我們心裡變現的，我們這個身體也是自己心裡變現的。所以，「感應道交」是有理論依據的。理上能講得通，事上就可以辦得到。理就是事，事就是理，所謂「理事無礙」，當然能轉變。他的兒子孝順，也非常難得，看看這

一段，這不是容易的事！失蹤這麼多年的兒子，忽然遇到了，使得母親歡喜流淚；兒子孝順，能『捧母之面而舐其目』。這一點很難得！他母親因此雙目復明，這是感應道交的事實。

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

此時俞先生一家團圓。知道這三年改過遷善，正如竈神爺跟他所說的「不測效驗」，即意想不到的果報，果然應驗了。他這個時候對於世事愈看愈淡，因此也不願意做官了。

辭江陵回籍。

辭謝張宰相，回到自己的老家。

張高其義。

俞先生既中進士，就有服務公職的資格。從前讀書人心心念念就是指望將來謀個一官半職，而這個機會到來，俞先生卻不要了，放棄了，回家鄉去。所以，張宰相認為他是一個義人。

厚贈而還。

張宰相為感謝俞先生教子之德，只有厚贈他貴重的禮物，送他回家。

公居鄉。為善益力。

俞先生改過自新，力行三年就有這麼好的效果，真實的效驗，可知其往後行善必更積極。雖然傳記裡沒有記載，我們也想像得到，必然還是用老方法——每個月終向竈神爺報告。相信他是盡形壽（一生）都不會改變的。人家是這麼修行的，是這樣的斷惡遷善。

其子娶婦。連生七子。皆育。

俞先生自己很不幸，生了那麼多兒女，結果只剩一子一女。他是從四十七歲才開始改過修善，五十歲得到感應。我們同修當中有很多人年紀很輕，要是能努力學習，斷惡修善，改過自新，你們的前途太光明了！你們的效驗、福報、感應必然超過俞淨意、超過袁了凡。這是絕對做得到！只要諸位自己肯努力做，三年之後，事事如意，有求必應。為什麼不勉力去做？看俞先生的兒孫命運都轉好了，這是積德修善的感應。

悉嗣書香焉。

俞先生的七位孫兒個個書都念得很好，書香門第，個個成名。

公手書遇竈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

俞先生遇竈神這一段往事是事實。他遇到竈神，經竈神一番開示之後才改過自新，到晚年就有這樣的效驗與果報。我曾說過，晚年所享的福報才是真實的「福報」；年輕人享福，老實說絕不是福。年輕時發達過早容易迷惑顛倒，造罪業。因此，年輕的時候要多修福、培福，照俞先生的方法去做，把福德留到晚年享受。這才是懂得享福、造福的人。俞公把他自己一生改過自新之事，毫無隱瞞的寫出來，教訓他的子孫。

身享康壽。八十八歲。

俞公壽命也延長至八十八歲。他的長壽是修得的，而不是命中所有的。因為前面竈神爺曾經說他：「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

日甚，君逃禍且不暇，何由祈福哉？」可知他沒有福報。壽命是福報之一，五福中就有「長壽」。由此可知，他的長壽與福報，完全是他自己從四十七歲以後所修來的。這正是一切修行人的最佳榜樣！人皆以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

鄉里大眾看到俞先生一生所得的果報，沒有人不說他是力行善事，改轉了自己的命運。先生現身說法，廣勸社會大眾，功德尤不可稱量。同里後學羅禎記。

這一篇文章是俞淨意公同鄉晚輩羅禎先生所寫的。裡面所說的話，竈神說的話，以及俞淨意先生講的話，都是實錄。

了凡先生、俞淨意先生，是在家同修與初學道者的好榜樣，我們能夠取法於這兩位賢者，不但命運可以扭轉，道業在這一生必定也有

成就。

雲谷大師是出家人的榜樣。所謂「出世要學高僧，在家要學高士」。袁了凡跟俞淨意都是高士。我們以他們做典型、模範，照他們的方法學。如諸佛菩薩，做一切眾生最好的樣子，才是佛陀的好學生。

【經書贈送處】

★ 佛陀教育基金會

TEL: (02) 2395-1198

FAX: (02) 2391-3415

ADD: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55號11F

★ 香光淨宗學會

TEL: (02) 8511-0955

FAX: (02) 8511-0953

ADD: 三重市中興北街179號

★ 新竹淨宗學會

TEL: (03) 573-4289

FAX: (03) 573-5580

ADD:新竹市建功一路42巷17號

★ 彰化淨宗學會

TEL: (04) 725-6272

ADD:彰化市民族路269巷41號

★ 社團法人台南市淨宗學會

TEL: (06) 265-0766

FAX: (06) 265-0715

ADD:台南市文南路107號4F

★ 高雄市六和淨宗學會

TEL: (07) 238-0707

ADD:高雄市中東行201號3F

★ 岡山淨宗念佛會

TEL: (07) 624-1404

FAX: (07) 623-0050

ADD: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269巷55號

★ 花蓮淨宗學會

TEL: (038) 578-663

FAX: (038) 580-098

ADD:花蓮市富國路136號

★ 美國淨宗學會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U.S.A.

650 S.Bernardo Ave. Sunnyvale CA 94087 U.S.A. TEL:(408)736-3386 FAX:(408)736-3389

★ 美國華藏淨宗學會

THE PURE LAND LEARNING CENTER

21730 Stevens Creek Blvd #202, Cupertino, CA 95014 U.S.A. TEL: (408) 255-5258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TEL: (02) 2754-7178

FAX: (02) 2754-7262

ADD:台北市信義路4段333之1號2F

★ 菩提淨宗念佛會

TEL: (03) 439-3809

ADD:平鎮市新光路5段117號

★ 台中淨宗學會

TEL: (04) 2222-2887

ADD:台中市柳川西路3段12號

★ 雲林淨宗學會

TEL: (05) 636-6115

FAX: (05) 633-1301

ADD:雲林縣虎尾鎮德興路163號

★ 高雄淨宗學會

TEL: (07) 521-9988

ADD:高雄市七賢三路236號

★ 社團法人高雄縣岡山鎮淨宗學會

TEL: (07) 621-7846

FAX: (07) 622-4454

ADD:高雄縣岡山鎮頂紅街9號

★ 枋寮淨宗學會

TEL: (08) 878-8624

ADD:屏東縣枋寮鄉隆安路169巷11號

★ 達拉斯佛教會

DALL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515 Apollo Road, Richardson, TX 75081 U.S.A.

TEL: (972) 234-4401 FAX: (972) 234-8342

★新加坡淨宗學會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SINGAPORE)

NO.2 Lorong 35 Geylang, Singapore 387934

TEL: (65) 744-7444

★澳洲淨宗學會

THE AMITABHA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QUEENSLAND

11 Toona Place Calamvale, Brisbane, Queensland 4116 Australia

TEL: (61) 73273-1693 FAX: (61) 73272-0677

★雪梨淨宗學會

AMITABHA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INCORPORATED

Shop 1.150 Woodburn Road BERALA NSW 2141, Australia

P.O. Box 509 Burwood NSW 1805

TEL: (612) 9643-7588 . (612) 9643-7599

★馬來西亞淨宗學會

PERSATUAN PENGANUT AGAMA BUDDHIST AMITABHA

16-A, First Floor, Jalan Pahang, 53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4041-4101 FAX: (603) 4041-2172

★紐約華藏淨宗學會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N.Y. INC.

41-60 Main Street Suite#211 Flushing N.Y. 11355 U.S.A.

TEL: (718) 961-7299 FAX: (718) 961-8039

★洛杉磯淨宗學會

AMIDA SOCIETY

5918 Cloverly Ave., Temple City, CA 91780, U.S.A.

TEL: (626) 286-5077 FAX: (626) 576-5931

★費城淨宗學會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PHILADELPHIA

42 Lakeview Dr. Cherry Hill, NJ 08300

TEL: (856) 424-2516 FAX: (626) 576-5931

★美國休士頓淨宗學會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HOUSTON, (A.B.S.H.)

7400 Harwin Dr.#170 Houston, Texas 77036 U.S.A.

TEL: (713) 339-1864 FAX: (713) 339-2242

★泰國淨宗學會

701/202, Soi Pattanakarn 30, Pattanakarn Road,

Bangkok 10250, Thailand

TEL: (662) 719-5206 FAX: (662) 719-4356

★澳洲墨爾本佛教六和視聽圖書館

AMITABHA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VICTORIA Inc.

Shop 4, 111 Hardware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Cnr. 398 Lonsdale St., Melbourne)

TEL: (61) 41213-8228

★西澳淨宗學會

THE AMITABHA BUDDHIST ASSOOC. OF WESTERN AUSTRALIA

154 Elliot Road Wanneroo WA 6065 Australia

TEL: (618) 9306-3483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業障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飢饉等 希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希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 2548 年/西元 2004 年 5 月 恭印 1000 冊結緣

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印贈者：香光淨宗學會

倡印者：釋悟峯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中興北街一七九號

電話：(02)8511-0955

傳真：(02)8511-0953

劃撥帳號：19306643 廖世偉(釋悟峯)

達拉斯佛教會網址 <http://www.amtb-dba.org>

淨空法師專集有聲版網址 <http://www.amtb.org.tw>

淨空法師專輯簡體網站：<http://eee.amtb.cn>

淨空法師英文網站…：<http://www.chinkung.org>

承印者：三禾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電話：(02)2240-9978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敬請愛護》

歡迎翻印，功德無量。

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隨緣
念佛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絕無託人義賣募款，敬請明察。

Printed in Taiwan (This book is not to be sold.)
FOR FREE DISTRIBUTION